

自外而得哉。任情恣意之害。亦以不能精察天理於此心之良知而已。此誠毫釐千里之謬者。不容於不辨。吾子母謂其論之太刻也。

來書云。教人以致知明德。而戒其即物窮理。誠使昏闇之士。深居端坐。不聞教告。

深居端坐云云是本王子之深戒。然自世儒以陸王之學流。為頓悟宗。後學者不聞其道。不講其學。想像憶斷。遂以為深居端坐云云之流。亦可笑。語錄中所說不可枚舉。答書亦自明辨。遂能至於知致而德明乎。縱令靜而有覺。稍悟本性。則亦定慧無用之見。果能知

古今達事變。而致用於天下國家之實否乎。其曰知者。意之體。物者意之用。格物如格君心之非。之格。語雖超悟。獨得不踵陳見。抑恐於道未相昭合。

區區論致知格物。正所以窮理。但非朱子所謂窮理耳。未嘗戒人窮理。

昏闇之士——學問ノ道ニ闇キ初心ノモノナリ

超悟獨——普通ヨリハ餘リニカケ離レテ、一種獨得ノ越アリトノ意、陳見トハ陳腐ノ見ナリ。

無致用——天下國家ニトリテ實際ヤクニ立タヌト。  
頑空虛——佛家ヲ斥ス、佛家ハ頑乎トシテ空寂虛靜ヲ主トスル故ニ、斯ク名ヅクルナリ。  
遺棄倫——佛家ハ寂滅ヲ爲樂ニ以テ其ノ目的トスルガ故、人倫道德ヲ遺棄シテ顧ミズト。  
虛靈明——良知ハ心ノ本體ニシテ、意ハ其動即チ作用ナリトノ意ナリ。

使之深居端坐而一無所事也。若謂即物窮理。如前所云。務外而遺內者。則有所不可耳。昏闇之士。果能隨事隨物。精察此心之天理。以致其本然之良知。則雖愚必明。雖柔必強。大本立而達道行。九經之屬。可一以貫之。而無遺矣。尙何患其無致用之實乎。彼頑空虛靜之徒。正惟不能隨事隨物。精察此心之天理。以致其本然之良知。而遺棄倫理。寂滅虛無。以爲常。是以要之不可以治家國天下。孰謂聖人窮理盡性之學。而亦有是弊哉。心者身之主也。而心之虛靈明覺。即所謂本然之良知也。其虛靈明覺之良知。應感而動者。謂之意。有知而後有意。無知則無意矣。知非意之體乎。意之所用。必有其物。物即事也。如意用於事親。即事親爲一物。意用於治民。

格于文——文祖ハ堯ノ祖先ノ廟、正月元日舜位ニ即カントシテ文祖ニ格リテ其由ヲ告グルコト、右苗ハ古ノ國名、苗民險ニ據ル、禹之レヲ征シテ服セズ、舜文德ヲ敷キテ干羽ヲ兩階ニ舞セバ、七旬ニシテ格ヲ服セリ。

純孝誠——純粹無垢ノ孝心ト誠意敬虔ノ心トナク、幽明ハ神人ノ相感應シ合フ所ト云フガ如シ。

格其非——非心ハ非僻ノ心ニテヒガメル心ナリ、此非僻ノ心ヲ正スコト、君心ノ非モ非僻ニ同シ。

大臣——孟子ニハ大人ニ作ル。

即治民爲一物。意用於讀書。即讀書爲一物。意用於聽訟。即聽訟爲一物。凡意之所用。無有無物者。有是意。即有是物。無是意。即無是物矣。物非意之用乎。格字之義。有以至字訓者。如格于文祖。有苗來格。格于文祖語。出書堯典。朱子大學或問引以證之。書大禹謨曰。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注。誕。大也。 是以至訓者也。然格于文祖。必純孝誠敬。幽明之間。無一不得其理。而後謂之格。有苗之頑。實以文德誕敷。而後格。則亦兼有正字之義。在其間。未可專以至字盡之也。如格其非心。大臣格君心之非之類。格其悲心語。出書問命篇。格字考。出上卷先生又曰。格物條。 是則一皆正其不正。以歸於正之義。而不可以以至字爲訓矣。且大學格物之訓。又安知其不以正字爲訓。而必以至字爲義乎。如以至字爲義者。必曰窮至事物之理。而後其說始通。是其

見於繫辭——欄外曰、窮理盡性、見於說卦、此引爲繫辭、偶誤、轉折不——屈曲轉折シテ不完全ノ語ナリ。

用功之要。全在一窮字。用力之地。全在一理字也。若上去一窮。下去一理字。而直曰致知。在至物。其可通乎。夫窮理盡性。聖人之成訓。見於繫辭者也。今案窮理二字。出於說卦傳。 苟格物之說。而果即窮理之義。則聖人何不直曰致知。在窮理。而必爲此轉折不完之語。以啓後世之弊邪。蓋大學格物之說。自與繫辭窮理。大旨雖同。而微有分辨。窮理者。兼格致誠正。而爲功也。故言窮理。則格致誠正之功。皆在其中。言格物。則必兼舉致知誠意正心。而後其功始備。而密。今偏舉格物。而遂謂之窮理。此所以專以窮理屬知。而謂格物未嘗有行。非惟不得格物之旨。并窮理之義。而失之矣。此後世之學。所以析知行爲先後兩截。日以支離決裂。而聖學益以殘晦者。其端實始於此。

殘晦——試滅晦昧ナリ。

承沿積——舊說ノ弊ノ積習ヲ承繼スルコト。

吾子蓋亦未免承沿積習。則見以爲於道未相脗合。不爲過矣。

溫清、奉養ハ共ニ親ニ事フル道ナリ。

來書云。謂致知之功。將如何爲溫清。如何爲奉養。卽是誠意。非別有所謂格物。此亦恐非。

此乃吾子自以己意揣度。鄙見而爲是說。非鄙人之所以告吾子者矣。若果如吾子之言。寧復有可通乎。蓋鄙人之見。則謂意欲溫清。意欲奉養者。所謂意也。而未可謂之誠意。必實行其溫清奉養之意。務求自慊而無自欺。然後謂之誠意。知如何而爲溫清之節。知如何而爲奉養之宜者。所謂知也。而未可謂之致知。必致其知如何爲溫清之節者之知。而實以之。溫清致其知如何爲奉養之宜者之知。而實以之。奉養然

其溫清——欄外曰、其字、施本、俞本作欲。

後謂之致知。溫清之事。奉養之事。所謂物也。而未可謂之格物。必其於溫清之事也。一如其良知之所知。當如何爲溫清之節者。而爲之。無一毫之不盡。於奉養之事也。一如其良知之所知。當如何爲奉養之宜者。而爲之。無一毫之不盡。然後謂之格物。溫清之物格。然後知溫清之良知始致。奉養之物格。然後知奉養之良知始致。故曰。物格而後知至。致其知溫清之良知。而後溫清之意始誠。致其知奉養之良知。而後奉養之意始誠。故曰。知至而後意誠。此區區誠意致知格物之說。蓋如此。吾子更熟思之。將亦無可疑者矣。

來書云。道之大端。易於明白。所謂良知良能。愚夫愚婦。可與及者。至於節目時變之詳。毫釐千里之繆。必待學而後

可與及——良知良能ハ人ノ固有ナレバ愚夫愚婦ト雖モ皆之レニ與リ得ト。

不告娶——父母二告之  
 不葬與師——父母ノ喪  
 サレド武王ハ父西伯卒  
 シテ未ダ葬ラザルニ、  
 師ヲ興シテ討チ討チタ  
 リ、之レ天下萬民ノ爲  
 メ、武王其時變ノ權ヲ  
 取リシノミ。  
 養志養——曾子ハ父曾  
 暫ニ事ヘテ其志ヲ養  
 ヒ、曾元ハ父曾子ニ事  
 ヘテ其口體ヲ養ヒシコ  
 ト云フ。  
 小杖大——小杖ハ身ヲ  
 傷ツケザル故ニ甘シ  
 テ受ケ、大杖ハ身ヲ傷  
 ツケル故ニ受ケズシ  
 テ逃ケ去ルコト。  
 割股——割股トハ母  
 ノ病ヲ癒サンガ爲メ、  
 己ノ股ヲ割キテ食ハシ  
 メタルコト、廬墓トハ  
 孔子ノ卒後、子貢去ル  
 ニ忍ビズ、三年間墓側  
 ニ廬ヲ結ビテ居リシコ  
 ト、孟子滕文公上篇ニ  
 見ユ。  
 道在邇——道ハ須臾モ  
 離ルベカラズ、離ルベ

知。今語孝於溫清定省孰不知之。至於舜之不告而娶。武  
 之不葬而興師。養志養口。小杖大杖。割股廬墓等事。處常  
 處變。過與不及之間。  
 舜不告而娶事。見孟子離婁及萬章上篇。○武不葬  
 而興師事。見史記伯夷列傳。○養志事。見孟子離婁  
 上。○小杖大杖。孔子家語六本篇曰。曾子耘瓜。斬其根。云云。子曰。女不聞乎。昔瞽叟有  
 子曰舜。舜之事瞽叟。小極待過。大杖則逃走。○割股。朱子考異之。昌黎外集。黃氏日抄。  
 事文類聚外集。五月五日下午。瑯琊代醉二十卷等論之。李退溪自省錄亦論之。○廬墓。  
 孟子史記家語等。有此事。魏史有王真徐節孝。載言行錄。剔股廬墓。見宋史選舉志。蘇  
 軾語。朱子大學或  
 問中亦引此語。必須討論是非。以爲制事之本。然後心體無  
 蔽。臨事無失。

道之大端易於明白。此語誠然。顧後之學者。忽其易於明白  
 者。而弗由。而求其難於明白者。以爲學。此其所以道在邇而  
 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也。  
 道在邇。孟  
 子離婁語。  
 孟子云。夫道若大路  
 然。豈難知哉。人病不由耳。  
 夫道告子下  
 語。由作求。  
 良知良能。愚夫愚婦

キハ道ニアラズ、乃チ  
 道ハ邇クシテ易キニア  
 リ、之ヲ遠クシテ難キ  
 ニ求ムルハ、道ヲ求メ、  
 學ヲ爲ス所以ニアラズ  
 トノ意。  
 夫道若——道ハ即チ道  
 路ノ如シ、何人モ往來  
 スルニハ之レニ由ラザ  
 ルベカラザルガ如ク、  
 人此世ニ生存スル以上  
 ハ、必ズ此人道ヲ踐マ  
 ザルベカラザルヲ云  
 フ。

與聖人同。但惟聖人能致其良知。而愚夫愚婦不能致。此聖  
 愚之所由分也。節目時變。聖人夫豈不知。但不專以此爲學。  
 而其所謂學者。正惟致其良知。以精察此心之天理。而與後  
 世之學不同耳。吾子未暇良知之致。而汲汲焉顧是之憂。  
 字彙不  
 休息貌。此正求其難於明白者。以爲學之弊也。夫良知之於  
 節目時變。猶規矩尺度之於方圓長短也。  
 禮記經解曰。禮之於正  
 國。猶衡之於輕重也。繩  
 墨之於曲直也。規矩之於方圓也。故衡誠懸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規矩  
 誠設不可欺。以方圓。君子審禮不可誣。以姦詐。○文錄第四。禮記纂言序曰。方圓者規矩之  
 所出。而不可遂。以方圓爲規矩。故執規矩以爲方圓。則方圓不  
 可勝用。舍規矩以爲方圓。遂以方圓爲規矩。則規矩之用息矣。 節目時變之不  
 可預定。猶方圓長短之不可勝窮也。故規矩誠立。則不可欺  
 以方圓。而天下之方圓不可勝用矣。尺度誠陳。則不可欺以  
 長短。而天下之長短不可勝用矣。良知誠致。則不可欺以節

儀節トハ儀式節目ナ

日時變而天下之節目時變不可勝應矣。毫釐千里之謬。不於吾心良知一念之微而察之。亦將何所用其學乎。是不以規矩而欲定天下之方圓。不以尺度而欲盡天下之長短。吾見其乖張謬戾日勞而無成也已。吾子謂語孝於溫清定省。孰不知之。然而能致其知者鮮矣。若謂粗知溫清定省之儀節。而遂謂之能致其知。則凡知君之當仁者。皆可謂之能致其仁之知。知臣之當忠者。皆可謂之能致其忠之知。則天下孰非致知者邪。以是而言。可以知致知之必在於行。而不行之不可以為致知也明矣。知行合一之體。不益較然矣乎。夫舜之不告而娶。豈舜之前已有不告而娶者為之準則。故舜得以考之何典。問諸何人而為此邪。抑亦求諸其心一念之

準則——標準法則ナ

為無後——無後トハ子ヲ設ケズシテ、其家斷絶スルコト。

良知權輕重之宜。不得已而為此邪。堯舜稷夔之譬喻。大旨本於象山之意。考下文所喻楊墨條出之。武之不葬而興師。豈武之前已有不葬而興師者為之準則。故武得以考之何典。問諸何人而為此邪。抑亦求諸其心一念之良知。權輕重之宜。不得已而為此邪。使舜之心而非誠於為無後。離婁上。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舜不告而娶。為無後也。君子以為猶告也。武之心而非誠於為救民。則其不告而娶。與不葬而興師。乃不孝不忠之大者。而後之人。不務致其良知。以精察義理於此心。感應酬酢之間。顧欲懸空討論此等變常之事。執之以為制事之本。以求臨事之無失。其亦遠矣。其餘數端皆可類推。則古人致知之學。從可知矣。

來書云。謂大學格物之說。專求本心。猶可牽合。至於六經

四書所載多聞多見。

論語為政云子張學于祿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言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

祿在其中矣。○又述而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之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

前言往行。前言往行易大畜大象傳云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言往行以畜其德。

好古敏求。

論語述而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者也。

博學審問。

博學審問

溫故知新。

出論語為政及中庸

博學詳說。

博學詳說孟子離婁下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

反說

好問好察。

中庸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

是皆明白。

求於事為之際資於論說之閒者用功節目固不容紊矣。

格物之義前已詳悉牽合之疑想已不俟復解矣至於多聞

多見乃孔子因子張之務外好高。

論語子張篇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竝為仁矣朱註曰言其務外自高

不可輔而為仁亦不能以輔人之仁也。

徒欲以多聞多見為學而不能求諸其心以

闕疑殆此其言行所以不免於尤悔而所謂見聞者適以資

其務外好高而已蓋所以救子張多聞多見之病而非以是

詳悉牽合一欄外曰、詳悉、句絕、牽合屬下、

闕疑殆——疑ハシキコトトハズ行ハザルコト、尤悔トハトガメトクヒナリ、前注ノ言寡尤、行寡悔ヲ指ス。

夫子ハ孔子ヲ指ス、此語ハ論語述而篇ニアリ。

是非之——是非ノ心ハ善惡ヲ判別スル心ニシテ則チ知ナリ。

知之次——論語述而篇ノ語。

教之為學也。夫子嘗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是猶

孟子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之義也。

孟子語出於告子下。

此言正所以明

德性之良知非由於聞見耳。

德性之良知此卷下文答歐陽崇一書論之詳。

若曰多聞

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則是專求諸見聞之末而已

落在第二義矣。故曰知之次也。夫以見聞之知為次則所謂

知之上者果安所指乎。是可以窺聖門致知用力之地矣。夫

子謂子貢曰賜也汝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歟。非也。予一以

貫之。

夫子謂子貢論語衛靈公篇語朱註曰說見第四篇然彼以行言此以知言也是說甚支離知行既為二其為一以貫之者果何也。

使誠在

於多學而識則夫子胡乃謬為是說以欺子貢者邪。一以貫

之非致其良知而何。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夫

以畜其德為心則凡多識前言往行者孰非畜德之事。此正

知行合一之功矣。好古敏求者，好古人之學，而敏求此心之理耳。心即理也。學者學此心也。求者求此心也。孟子云：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告子下 篇語非若後世廣記博誦古人之言詞，以為好古，而汲汲然惟以求功名利達之具於其外者也。博學審問，前言已盡，溫故知新。朱子亦以溫故屬之尊德性矣。朱子於論語則注之曰：溫尋釋也。是以知釋之者也。於中庸則注之曰：猶煇溫之溫，涵泳乎其所以知是存心之屬也。是以行釋者也。德性豈可以外求哉。惟夫知新必由於溫故，而溫故乃所以知新。則亦可以驗知行之非兩節矣。博學而詳說之者，將以反說約也。若無反約之云，則博學詳說者，果何事邪。舜之好問好察，惟以用中而致其精一於道心耳。道心者，良知之謂也。君子之學，何嘗離去事為，而廢論說。但其從事於事為論說

廣記博誦——古人ノ言詞ヲ廣ク記憶シ、博ク暗誦スルコト。

道心ハ人心道心ノ道心ニシテ、所謂天理ヲ存スルノ心ナリ。

者，要皆知行合一之功。正所以致其本心之良知，而非若世之徒事口耳談說，以為知者。分知行為兩事，而果有節目先後之可言也。

來書云：楊墨之為仁義。

孟子滕文公曰：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又曰：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註：程子曰：楊氏為我，疑於義。墨氏兼愛，疑於仁。○近思錄：伊川先生曰：至如楊墨，亦未至於無父無君。孟子推之便至於此，蓋其差必至於此也。鄉

愿之亂忠信。

論語陽貨篇曰：鄉愿，德之賊也。○孟子盡心下：萬章曰：孔子以為德之賊，何哉。曰：居之似忠信，堯舜子

之之禪讓。

事詳出孟子萬章篇。○子之事見孟子公孫丑下。○又梁惠王下：齊人伐燕，注曰：案史記：燕王噲讓國於其相子之，而國大亂。史記出燕

家湯武楚項之放伐。

湯武放伐事見孟子梁惠王下。○楚項羽立

公莽操之攝輔。

周公輔成王攝政事見周書。○通鑑綱目：前漢平帝元始五年，安漢公莽居攝踐祚。注：初，泉陵侯劉慶上書言：皇帝富春

秋宜令安漢公攝行天子事。如成王周公故事。羣臣皆以為宜。○又冬十二月，安漢公莽弑帝。○綱目：後漢獻帝建安十三年夏六月，罷三公官，曹操自為丞相。無印正。又焉適從。左傳：僖公五年曰：一國三公，吾誰適從。且於古今事變禮樂

楊名ハ朱、字ハ子居、墨子ヨリ後レ、孟子ヨリ先ダチテ出ヅ、極端ナル利己説ヲ主倡セリ。  
鄉愿之——鄉愿ハ人ニ詔ヒ世ニ媚ビテ、善人タル名ヲ求メ、忠信ノ徳アル人ト同シ様ニ見エルヲ以テ、亂スト云フナリ。  
堯舜子——堯ハ位ヲ舜ニ讓リ、舜又位ヲ禹ニ讓リシコトヲ云フ、子之ハ燕王噲ノ臣、子之噲ヲ説キテ位ヲ讓リ受ケタルモノナリ。  
湯武楚——湯ハ桀ヲ討チ、武王ハ紂ヲ征シ、楚ノ項羽初メ義帝ヲ奉セシモ、後其君ヲ弑シテ自立セシナリ。  
周公莽——周公名ハ旦、武王ノ弟タリ、武王ノ卒後、成王ヲ輔ケ

テ國ヲ治ム、王莽字ハ巨君、始メ漢ノ臣トシテ平帝ニ事ヘ、後其位ヲ奪ヒテ自ラ新帝ト稱ス、操ハ曹操ニテ漢獻帝ノ丞相タリ、太子不ノ時、帝ニ迫リテ位ヲ讓リ受ケタルモノ。無印正——確タル證據標準ナシトノ意。

俟多賢——多クノ無益ナル賢言ヲ要セズト。

明堂辟雍——昔王者ノ諸侯ヲ朝參セシメシ殿堂ノ名、一ノ政廳ナリ、辟雍ハ天子ノ學宮ニシテ、大射ノ禮ヲ行フ所。月令漢——月令ハ禮記

名物未嘗考識使國家欲興明堂建辟雍制曆律艸封禪。明堂辟雍考出後曆日曆律音律封禪共祭名考見後。又將何所致其用乎故論語曰生而知之者義理耳。是述而篇我非生而知者章集注尹氏語也。故答書曰釋論語者來書或脫釋字也。若夫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後有以驗其行事之實此則可謂定論矣。

所喻楊墨鄉愿堯舜子之湯武楚項周公莽操之辨與前舜武之論大略可以類推古今事變之疑前於良知之說已有規矩尺度之喻當亦無俟多贅矣至於明堂辟雍諸事似尙未容於無言者然其說甚長姑就吾子之言而取正焉則吾子之惑將亦可以少釋矣夫明堂辟雍之制始見於呂氏之月令漢儒之訓疏。呂氏月令秦呂不韋所撰之書名曰呂氏春秋○禮記月令篇正義云按鄭氏目錄曰本呂氏春秋十二月記之首章也。

ノ篇名ナレド呂氏春秋ヨリ采リシモノ漢儒ノ訓疏トハ漢ノ鄭玄ノ註ヲ云フ。三代之——夏殷周三代ノ聖賢ナリ。齊宣王——嬀姓田氏名ハ辟疆威王ノ子文學ノ子ヲ喜ビ稷下ニ學士ヲ進メテ尤モ盛ナリ。幽厲之——幽王ハ姬姓名ハ宮涅宣王ノ子褒姒ノ愛ニ溺レテ諸侯ノ信ヲ失ヒ寇至ルニ及ビ逃レテ驪山ノ下ニテ殺サル厲王名ハ胡夷王ノ子利ナ好ミテ暴虐侈傲國人皆反キテ王ヲ殺スル共ニ周代ノ暴君タリ。茅茨土——堯舜時代ハ素朴ニシテ王ノ宮殿スラ尙ホ茅葺キノ屋根ニ土ニテ造リシ階段ナリト其實素ノ状態ヲ云フ。文武成——周初代ノ四王文ハ文王ニテ名ハ昌古公亶父ノ孫在位五十年ニシテ崩ズ武王名ハ發文王ノ子殷ヲ滅シ後七年ニシテ崩ズ成王ハ武王ノ子名ハ誦在位三十七年

○又明堂位題注正義引鄭氏之目錄詳言其制○又大戴禮有明堂篇。六經四書之中未嘗詳及也豈呂氏漢儒之知乃賢於三代之賢聖乎齊宣之時明堂尙有未毀。孟子梁惠王下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注趙氏曰明堂泰山明堂周天子東巡狩朝諸侯之處○案王先生之說蓋論其本而孟子之教是我愛其禮之意也○齊宣當周三十七代赧王之時。則幽厲之世。厲王周室第十三主周道從是傷衰。周之明堂皆無恙也。神異經北方有獸曰獐豨也黃帝殺之由是人無憂疾謂之無恙。堯舜茅茨土階明堂之制未必備而不害其爲治。史記本紀茅茨不剪土階三等是堯之治也。幽厲之明堂固猶文武成康之舊。成王康王周之第三第四主也。而無救於其亂何邪豈能以不忍人之心而行不忍人之政。孟子公孫丑上云先王有不忍人之心則雖茅茨土階固亦明堂也以幽厲之心而斯有不忍人之政。則雖茅茨土階固亦明堂也。而行幽厲之政則雖明堂亦暴政所自出之地邪武帝肇講於漢。綱目漢武帝建元元年趙綰請立明堂薦其師申公上使使者奉安車蒲輪束帛加璧迎之議明堂巡狩改歷服色事○史記天漢四年東巡狩祀明堂修封禪。



ニシテ崩ズ、康王ハ成王ノ子、名ハ釗、在位二十六年、何レモ名君ナリ。武帝一前漢五世ノ主、名ハ徹、景帝ノ子、雄材大略ニシテ諸夷族ヲ征ス、又文學ヲ好ム、後元二年崩ズ、在位五十四年。武后一唐ノ高宗ノ皇后、并州文水ノ人、高宗太子タリシ時入内シ、後立ツテ皇后トナル、高宗ノ崩後、中宗ヲ廢シテ、子且チ立ツ、遂ニ唐ノ宗室ヲ殺シテ自ラ皇帝ト稱シ、國ヲ周ト改ム、後中宗復ス、八十ニ歳ニテ崩ス。聲爲律一音聲ハ凡テ樂律ニ叶ヒ、身ノ動作ハ皆法則ニ當テハマルコト。祝史之一祝ハ祭祀ヲ司ル官、史ハ文事ヲ司ル官ナリ。籩豆之一籩豆ハ祭時ニ供物ヲ盛ル器。

而武后盛作於唐。

謂唐則天后綱目中宗嗣聖五年二月毀乾元殿作明堂。

其治亂何如邪。

天子之學曰辟雍。諸侯之學曰泮宮。

禮記王制曰大學在郊天子曰辟雍諸侯曰頽宮古注辟雍水

環如璧泮宮半之蓋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水也。

皆象地形而爲之名耳。然三代之學其要

皆所以明人倫。

孟子滕文公上曰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云云皆所以明人倫也。

非以辟不辟泮不

泮爲重輕也。孔子云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孔子云語出里仁爲美。

制禮作樂必具中和之德。聲爲律而身爲度者。

禮記郊特牲云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記稱禹語。無其德不敢作禮樂。

律身爲度本史記稱禹語。

然後可以語此。

中庸曰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

樂工之事祝史之守。

禮記郊特牲云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儀禮經傳通解冠義下朱子曰今按此蓋

秦火之前典籍具備之時之語今謹案下文曾子語亦未必然須詳味之。

故曾子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籩豆之事則有司存也。

語出論語泰伯篇。

堯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

月星辰。

書堯典文蔡注云羲氏和氏主曆象授時之官若順也吳廣大之意曆所以紀數之書象所以觀天之器下篇璣衡之屬是也。

其重在

於敬授人時也。舜在璿璣玉衡其重在於以齊七政也。

書舜典注。

在察也美珠謂之璿璣機也以璿飾璣所以象天體之轉運也。衡橫也謂衡篇也以玉爲管橫而設之所以窺璣而齊七政之運行猶今之渾天儀也。七政日月五星也。竊案授民時是政之大本。故曰七政。

是皆汲汲然以仁民之心而行其養民之政。

語出孟子上篇。

治曆明時之本固在於此也。羲和曆數之學。臯契未必

能之也。禹稷未必能之也。堯舜之知而不徧物。雖堯舜亦未

必能之也。堯舜之知同上。○象山集要一與邵叔誼書曰人情物理之變何可勝窮若其探末雖古聖人不能盡知也。稷之不能審於八音變之不能詳

於五種可以理揆云云亦此意也。

然至於今循羲和之法而世修之。雖曲知小

慧之人。星術淺陋之士。論語衛靈公篇好行小慧注小慧私智也。亦能推步占候而

無所忒。後漢馮翊傳美推步之術注謂日月五星之度昏且節氣之差。○史紀黃帝本紀迎日推筭。則是後世曲知小

慧之人。反賢於禹稷堯舜者邪。封禪之說尤爲不經。是乃後

世佞人諛士所以求媚於其上。倡爲誇侈以蕩君心而靡國

爲不經——正經ニ據ル所ナキ虛妄ノコトト云フ意。

司馬相——字長卿，成都人。漢孝景帝二年，任武騎常侍。後病，乃令諸儒采尚書周官王制之文章，封禪儀。殆亦未之思邪。夫聖人之所以為聖者，以其生而知之也。而

釋論語——論語而述編ノ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ノ朱註ヲ指ス。

費。靡字彙奢麗也。又無也。又爛也。又滅也。蓋欺天罔人。無恥之大者。君子之所不道。司馬相如之所以見譏於天下後世也。漢武帝元鼎六年綱目曰。帝自制封禪儀。注。初司馬相如病且死。有遺書勸上封泰山。會寶鼎上。乃令諸儒采尚書周官王制之文章。封禪儀。吾子乃以是為儒者所宜學。殆亦未之思邪。夫聖人之所以為聖者。以其生而知之也。而釋論語者曰。生而知之者。義理耳。若夫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後有以驗其行事之實。夫禮樂名物之類。果有關於作聖之功也。而聖人亦必待學而後能知焉。則是聖人亦不可以謂之生知矣。謂聖人為生知者。專指義理而言。而不以禮樂名物之類。則是禮樂名物之類。無關於作聖之功矣。聖人之所以謂之生知者。專指義理。而不以禮樂名物之類。則是學而知之者。亦惟當學知此義理而已。困而知之者。

拔本塞——本源ニサカノホリテ正シク所置スル義ニシテ、此所ハ學問ノ根本問題ヲ講究スルコト。

將凍解——我が説モ此ノ拔本塞源ノ論ヲ明カニセザレバ、一時ハ明カナルモ、忽チニシテ西ニ氷ノ如ク解ケ、或ハ東ニ氷ノ如ク結ビ、或ハ前ニ霧ノ如クニ散ジ、或ハ後ニ雲ノ如ク濛ルト。

亦惟當困知此義理而已。今學者之學聖人。於聖人之所能知者。未能學而知之。而顧汲汲焉。求知聖人之所不能知者。以為學。無乃失其所以希聖之方歟。凡此皆就吾子之所惑者。而稍為之分釋。未及乎拔本塞源之論也。夫拔本塞源之論。左傳昭公九年文字。○案。是至論中之至論。明文中之明文。自秦漢以來。數千歲之間。惟有此一文而已。不明於天下。則天下之學聖人者。將日繁日難。斯人淪於禽獸夷狄。而猶自以為聖人之學。吾之說。雖或暫明於一時。暫字彙。暫同。終將凍解於西。而冰堅於東。霧釋於前。而雲滃於後。嗚呼。危困以死。而卒無救於天下之分毫也已。夫聖人之心。以天地萬物為一體。是程子語。然本禮記禮運。聖人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語。其視天下之人。無外內遠近。凡有血氣。皆其昆弟赤子之親。莫不欲安全而教養之。以遂其

萬物一體之念。張橫渠西銘。正言此意。天下之人心。其始亦非有異於

聖人也。特其間於有我之私。近思錄程子曰。人有身則有自私之理。宜難與道一。隔於物欲

之蔽。大者以小。通者以塞。人各有心。至有視其父子兄弟如

仇讐者。聖人有憂之。孟子語。考出下。是以推其天地萬物一體之仁。

以教天下。使之皆有以克其私去其蔽。以復其心體之同然。

孟子告子上云。聖人先得我心之同然耳。其教之大端。則堯舜禹之相授受。所謂道心

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書大禹謨。語考出前。而其節目。則舜之命契

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

者而已。舜典。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孟子滕文公上曰。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爲

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唐虞三代之世。教者惟以此爲教。

而學者惟以此爲學。當是之時。人無異見。家無異習。安此者

無異見——天下太平ニシテ、人人異ナル意見ヲ以テ相爭フコトナ

謂之聖。勉此者謂之賢。而背此者雖其啓明如朱。亦謂之不

肖。書堯典。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放齊曰。胤子朱啓明。帝曰。吁。嚮訟可乎。○孟子萬章上曰。丹朱之不肖。下至閭井田野農工

商賈之賤。莫不皆有是學。而惟以成其德行爲務。何者。無有

聞見之雜。記誦之煩。辭章之靡濫。功利之馳逐。而但使之孝

其親。弟其長。信其朋友。以復其心體之同然。是蓋性分之所

固有。而非有假於外者。則人亦孰不能之乎。學校之中。惟以

成德爲事。而才能之異。或有長於禮樂。長於政教。長於水土

播植者。則就其成德。而因使益精其能於學校之中。迨夫舉

德而任。則使之終身居其職。而不易用之者。惟知同心一德。

以共安天下之民。視才之稱否。而不以崇卑爲輕重。勞逸爲

美惡。效用者亦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苟當其能。

ク、又家皆一様ノ風習ニ從ヒテ、異ナル風俗ナシト。啓明如——舜ノ子丹朱ハ性、本來ノ愚者ニアラズ、啓明ナリ、唯ダ此教ニ負クヲ以テ不肯トハ云フトノ意。閭井田——巷閭市井田野ニ於ケル農夫工人商人ノ微賤ニ至ルマテトノ意。

材之稱——其才器ノ職務ニ稱フヤ否ヤナク云フ、崇卑ハ其職ノ上下ナリ、勞逸ハ苦勞ト安逸トナリ。



商鞅・蘇秦・張儀等ノ説  
 ナ云フ。假之於一霸者ノ徒ハ  
 仁義ノ道ヲ假リテ、徒  
 ニ表面ヲ飾リ粧フコ  
 ト。靡然而一關外曰、而  
 字、施本、命本並無。  
 靡然ハ皆ナヒク説、宗  
 トストハ、本宗トシテ  
 尊アコト。  
 燕塞トハ、荆棘ヤ雜草生  
 ヒ茂リテ、道ヲ塞ケガ  
 如ク、王道荒蕪スルコ  
 ト。  
 傾詐之——詐偽ノ謀ヲ  
 以テ、人ヲ顛覆セシム  
 ルコト。  
 管商蘇——管仲名ハ夷  
 吾、齊ノ人、鮑叔ト善  
 シ、齊桓公ヲ輔ケテ霸  
 タラシム、著管子アリ。  
 商鞅ハ公孫鞅ナリ、刑  
 名ノ學ヲ好ミ、秦ノ孝  
 公ニ用キラレテ國ヲ富  
 強ニス、商於ニ封セラ  
 ル、孝公ノ卒後、秦兵  
 ニ殺サル、著商子アリ。  
 蘇秦ハ洛陽ノ人、鬼谷  
 子ヲ師トス、合従ヲ以  
 テ六國ノ相印ヲ佩ブ、  
 後齊ニ相タリ、周慎觀  
 王ノ四年ニ殺サル。張  
 儀ハ魏人、鬼谷子ヲ師  
 トシ、遊説ヲ以テ名ア  
 リ、秦ニ仕ヘテ蘇秦ノ

王之近似者假之於外。孟子盡心上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以內濟其私  
 己之欲。天下靡然而宗之。聖人之道遂以蕪塞。明道先生論異端曰。是皆正路  
 之蕪。蕪。聖門之蔽塞。關之。相倣相效。日求所以富強之說。傾詐之謀。  
 而後可以入道。(近思錄)攻伐之計。一切欺天罔人。苟一時之得。以獵取聲利之術。若  
 管商蘇張之屬者。至不可名數。管仲商鞅蘇秦張儀皆霸功。權謀之徒。傳共見史記列傳。既其  
 久也。鬪爭劫奪不勝其禍。斯人淪於禽獸夷狄。而霸術亦有  
 所不能行矣。世之儒者。慨然悲傷。世之儒者。指漢儒。蒐獵先聖王之  
 典章法制。而掇拾修補於煨燼之餘。秦始皇焚天下之書。其殘漏或存者。謂之煨燼之餘。蓋  
 其爲心。良亦欲以挽回先王之道。聖學既遠。霸術之傳。積漬  
 已深。雖在賢智。皆不免於習染。其所以講明修飭。以求宣暢  
 光復於世者。僅足以增霸者之藩籬。而聖學之門牆。遂不復

合従策ニ反對シ、六國  
 ノ間ヲ割カシテ、ナカ  
 △、ノチ魏ノ相トナリ  
 テ殺ス。  
 典章法——經典文章ナ  
 ドノ殘片ナリ。  
 宣暢光——先王ノ道ヲ  
 世ニ宣暢シテ、挽回ス  
 ルコト。

百戲之——百戲ノ場ハ  
 芝居ヤ輕業ナドヲ演ズ  
 ル所、譚諧ハ喧囂諧謔  
 スルコト、巧ヲ闘ハシ、  
 奇ヲ騁セ、笑ヲ獻リ、妍  
 ナ争フモ、皆詭譎記誦  
 等ノ諸派ノ紛紛タルヲ  
 形容セルナリ。  
 耳目眩——耳目眩惑  
 シ、精神恍惚トシテ何  
 物ヲ辨ズル能ハズ、  
 日夜其間ニ遊放久淹ス  
 ルコト。  
 空疎謬——實ナキ空説  
 ニシテ誤謬妄誕、支離  
 滅裂、取ルニ足ラザル  
 ナ云フ。

可觀。論語子張篇曰。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於是乎有訓詁之學。而傳  
 之以爲名。漢有專門學。毛萇之於詩。鄭玄之於禮之類也。今時談經者。皆知賤之。而  
 其於論孟則又不過爲之訓詁。而其詳則卻不如二子之於詩禮之類。  
 有記誦之學。而言之以爲博。有詞章之學。而侈之以爲麗。若  
 是者。紛紛籍籍。羣起角立於天下。籍籍音寂。語聲前漢江都易王傳。口語籍籍。又不知  
 其幾家。萬徑千蹊。莫知所適。世之學者。如入百戲之場。譚諧  
 跳踉。跳踉。勇躍貌。莊子。跳踉乎井幹之上。騁奇鬪巧。獻笑爭妍者。四面而競出。前瞻  
 後盼。應接不遑。而耳目眩瞶。精神恍惚。日夜遨遊淹息其間。  
 如病狂喪心之人。莫自知其家業之所歸。時君世主亦皆昏  
 迷顛倒於其說。而終身從事於無用之虛文。莫自知其所謂  
 間有覺其空疎謬妄支離牽滯。而卓然自奮。欲以見諸行事  
 之實者。極其所抵。亦不過爲富強功利五霸之事業而止。聖

譬惑於佛老ノ說ニ  
昏惑スルコト。

居臺諫——君ヲ諫ムル  
官。宰執ハ宰相執政ナ  
リ。

人之學日遠日晦而功利之習愈趨愈下。其間雖嘗譬惑於  
壽老而佛老之說。卒亦未能有以勝其功利之心。雖又嘗折  
衷於羣儒而羣儒之論。終亦未能有以破其功利之見。蓋至  
於今。功利之毒。淪浹於人之心髓。而習以成性也。太甲曰。習  
與性成。幾千年矣。相矜以知。相軋以勢。相爭以利。軋字彙。乙點  
切。勢相傾也。相高  
以技能。相取以聲譽。其出而仕也。理錢穀者。則欲兼夫兵刑。  
典禮樂者。又欲與於銓軸。銓字彙。輕與銓同。莊子。輕才諷說之徒。注。輕量人  
物也。○銓量也。度也。○軸。車軸。蓋謂樞要。然連銓  
字。則遷抽人才之官。唐有尙  
書銓侍郎。鈞等。是選官也。處郡縣則思藩臬之高。謂藩鎮之官。  
臬。閩同音孽。居  
臺諫則望宰執之要。故不能其事。則不得以兼其官。不通其  
說。則不可以要其譽。記誦之廣。適以長其敖也。知識之多。適  
以行其惡也。聞見之博。適以肆其辨也。辭章之富。適以飾其

偽也。是以臯夔稷契所不能兼之事。而今之初學小生。皆欲  
通其說。究其術。其稱名借號。未嘗不曰吾欲以共成天下之  
務。成天下之務。易上係辭曰。  
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而其誠心實意之所在。以為不如是  
則無以濟其私而滿其欲也。嗚呼。以若是之積染。應上文霸術  
之傳。積漬已  
久。以若是之心志。應上文功利  
之心云云。而又講之以若是之學術。應上  
文記  
誦知識。聞見  
辭章等語。宜其聞吾聖人之教。而視之以為贅疣。枘鑿。贅疣。  
莊子  
附贅垂疣。○字彙。疣。瘤也。○宋玉九辨。圓枘而  
方鑿兮。吾固知鉏鋸而難入。○字彙。枘。音芮。則其以良知為未足。而謂  
聖人之學為無所用。亦其勢有所必至矣。指上文所謂斯人。論禽  
獸夷狄。而猶自以為聖  
人之學。嗚呼。士生斯世。而尚何以求聖人之學乎。尚何以論  
聖人之學乎。士生斯世。而欲以為學者。不亦勞苦而繁難乎。  
不亦拘滯而險艱乎。嗚呼。可悲也已。所幸。天理之在人心。終

惘然ハ悲ム貌、戚然ハ痛ム貌、憤然ハイカル貌、沛然ハサカンナル貌。

周道通一名ハ衡、靜庵ト號ス、常ノ宜陽ノ人、陽明、道ヲ學ビ講ズルヤ、往イテ業ヲ受ケ、又甘泉ニ從ヒ學ブ、師說ヲ集メテ新泉問辯錄ヲ作ル。

吳會ノ兩生トハ何人ナルカ、未ダ詳ナラズ。尉相念——關外曰、相字、南本作想、施、俞同。憂病中——陽明ハ、父龍山公ノ喪中ニ居リシコトヲ云ヒシカ。

有所不可泯。而良知之明。萬古一日。則其聞吾拔本塞源之論。必有惘然而悲。戚然而痛。憤然而起。沛然若決江河。而有所不可禦者矣。非夫豪傑之士無所待而興者。孟子盡心上曰。待文王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吾誰與望乎。

答周道通書

答周。全書作啓問和刊從之。而異本有作答周者。今據從之。夫啓問不知爲何義。而見卷首德洪之小序。有答周道通陸清伯語。則其以字相似誤之無疑。○案。異本全書。題下有甲申字。是嘉靖三年先生五十三歲之書也。按年譜。嘉靖元年二月龍山公卒。三年四月服闋。則書中所謂憂病及荒憤等語。是喪中之詞也。而下文言春間再承。則是爲三四月中之書亦可知。

吳會兩生至。備道道通懇切爲道之意。殊慰相念。若道通真可謂篤信好學者矣。憂病中曾不能與兩生細論。然兩生亦自有志向肯用功者。每見輒覺有進在。區區誠不能無負於兩生之遠來。在兩生則亦庶幾無負其遠來之意矣。臨別以

荒憤トハ心ノスサミダルルコト、乃チ喪中ニ居ル有様ナリ。轉語トハ言葉ヲ借りテ其意味ヲ轉セシムルコト、口添ハ口上ニ悉スコト。

遊行經——逍遙散步シテメグリ行クコト。

離羣索——皆チリチリバラバラニ散在シテ居ルコト。

此册致道通意。請書數語。荒憤無可言者。輒以道通來書中所問數節。略下轉語奉酬。艸艸殊不詳細。兩生當亦自能口悉也。

來書云。日用工夫只是立志。

是先生之教人格致之基。作聖之功。固無別法。而示弟立志說甚詳盡。可並考。

近來於先生誨言。時時體驗。愈益明白。然於朋友不能一時相離。若得朋友講習。則此志纔精健闊大。纔有生意。若三五日不得朋友相講。便覺微弱。遇事便會困。亦時會忘。乃今無朋友相講之日。還只靜坐。或看書。或游衍經行。凡寓目措身。悉取以培養此志。頗覺意思和適。然終不如朋友講習。精神流動。生意更多也。離羣索居之人。當更有何法以處之。

純熟工夫ノ純粹ニ成熱スルコト。

自家痛——自家ハ自己ヲ云フ、痛痒ハイタミトカユキコトナレドモ、此所ニテハ工夫ノ利害得失ヲ云フ。

上蔡——姓ハ謝、名ハ良佐、字ハ顯道、上蔡ノ人、程門ニ學ブ、著論語說アリ、朱子、呂祖謙等、皆上蔡ノ門ニ游ブ。天下何——天下ニ於テ何一ツ思慮スベキモノナシトノ意。

此段足驗道通日用工夫所得工夫大略亦只是如此用。只要無間斷。到得純熟後意思又自不同矣。大抵吾人爲學緊要大頭腦。只是立志。所謂困忘之病。亦只是志欠真切。今好色之人。未嘗病於困忘。只是一真切耳。自家痛痒。自家須會知得。自家須會搔摩得。既自知得痛痒。自家須不能搔摩得。佛家謂之方便法門。法華有方便品。祖庭事苑曰。方謂方法。便謂便宜。○法門以法爲入道之門也。須是自家調停斟酌。他人總難與力。亦更無別法可設也。

來書云。上蔡嘗問天下何思何慮。易繫辭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思何慮。朱子本義曰。理本無二。而殊塗百慮。莫非自然。何以思慮爲哉。○近思錄謝顯道見伊川。伊川曰。近日事如何。對曰。天下何思何慮。伊川曰。是則是有此理。賢卻發得太早在。伊川直是會鍛鍊得人。說了又道。恰好著工夫。伊川云。有此理。只是發得太早在。學者工夫。固是必有事焉。而勿忘。然亦須識得何思何慮底。

氣象一併看爲是。若不識得這氣象。便有正與助長之病。若認得何思何慮。而忘必有事焉。工夫恐又墮於無也。須是不滯於有不墮於無。然乎否也。

所論亦相去不遠矣。此卷答歐陽崇一書。再論此條盡其餘意。只是契悟未盡。上蔡

之問與伊川之答。亦只是上蔡伊川之意。與孔子繫辭原旨。稍有不同。繫言何思何慮。是言所思所慮。只是一箇天理。更無別思別慮耳。非謂無思無慮也。故曰。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云殊途。云百慮。則豈謂無思無慮邪。心之本體。即是天理。天理只是一箇。更有何可思慮得。天理原自寂然不動。原自感而遂通。學者用功。雖千思萬慮。只是要復他本來體用而已。易繫辭曰。易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今案。無思無爲。是說本體。何思何慮。是說工夫。

繫言——關外曰。朱本、繫下有二字。

寂然不動——寂然不動トハ天理ノ體ヲ云ヒ、自ラ感シテ通ズトハ、天理ノ作用ヲ云フナリ。



廓然而太——君子ノ學ハ此心一點ノ人欲ナク、廓然トシテ高明正大ニ、物ニ應ジテ些少ノ停滯ナカラシムルニアリトノ意ナリ。  
聖人分——分上下ハ其地位身分ナドト云フガ如シ、自然のトハ所謂安行、勉然のトハ所謂勉行ナリ。  
卻好用——關外曰、近思錄、卻作怡。  
濂溪主——周濂溪ノ主靜說ニシテ、大極圖說ハ近思錄道體篇ニアリ。

然工夫即本體。本體即工夫。更無二致也。○又案上卷雖曰何思何慮。非初學時事。初學必須思省察克治。說與此少異也。蓋前說也。不是以私意去安排思索出來。故明道云。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太公。物來而順應。若以私意去安排思索。便是用智自私矣。何思何慮。正是工夫。在聖人分上。便是自然的。在學者分上。便是勉然的。伊川卻是把作效驗看了。所以有發得太早之說。既而云。卻好用功。則已自覺其前言之有未盡矣。濂溪主靜之論。大極說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自注曰。無欲故靜。亦是此意。今道通之言。雖已不爲無見。然亦未免尙有兩事也。

來書云。凡學者纔曉得做工夫。便要識認得聖人氣象。蓋認得聖人氣象。把做準的。乃就實地做工夫去。纔不會差。纔是作聖工夫。未知是否。

昔人トハ下注ニヨレバ、伊川ナルコト明ナリ。

無星之——稱ハハカリニテ、星ハハカリノ星目ナリ、妍媸トハ妍ハ顔ノ美シキコト、媸ハミニクキコト。  
君子之心——關外曰、晉庾政之語、見世說。

觀著堯——堯ノ行動ヲ窺ヒ見テ、其行事ヲ一切真似ルト雖モ、堯ノ如キ大多ノ聰明睿知ノ性ヲ有セザレバ、何ゾ能ク堯ノ如ク動容周旋、凡テ禮ニ中タルコトヲ得ンヤトノ意ナリ。

先認聖人氣象。昔人嘗有是言矣。

近思錄伊川先生曰。學者不學聖人。已欲學聖人。須玩味聖人之氣象。不可只於名上理會。如此只是講論文字。○論語公冶長篇。老者安之。注程子曰。凡看論語。非但欲理會文字。須要識得聖賢氣象。

聖人氣象。自是聖人的。我從何處識認。若不就自己良知上。

然亦欠有頭腦。

真切體認。如以無星之稱。而權輕重。未開之鏡。而照妍媸。真所謂以小人之心。而度君子之心矣。

左傳昭公二十八年曰。願以小人之腹爲君子之心。屬厭而已。

聖人氣象。何由認得。自己良知。原與聖人一般。若體認得自己良知。明白。即聖人氣象。不在聖人。而在我矣。程子嘗云。觀

著堯學他行事。無他許多聰明睿智。安能如彼之動容周旋。

中禮。程子語。出近思致知類下語同。○孟子告子下曰。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伊川前說本之而活說也。又云。心通

於道。然後能辨是非。今且說通於道。在何處。聰明睿智。從何

處出來。

來書云。事上磨煉。

事上磨煉。此亦王氏之家法。而格物之實功。博文約禮之

在鴻臚寺條曰。人正要此等時磨煉。○下卷又問靜坐條曰。人須在事上磨煉。做工夫。乃有益。只好靜遇事便亂。無長進。那靜時工夫。亦差似收斂。實放溺也。○又一友靜坐條曰。隨爾去事。上磨煉也好。一日之內。不管有事無事。只一意培養本原。若

遇事來感。或自己有感。心上既有覺。安可謂無事。

上卷問格物於

動靜條曰。格物無間。動靜靜亦物也。孟子謂必有事焉。是動靜皆有也。

但因事凝心。一會大段覺得事

理當如此。只如無事處之盡吾心而已。然乃有處得善與

未善何也。又或事來得多。須要次第與處。每因才力不足。

輒為所困。雖極力扶起。而精神已覺衰弱。遇此未免要十

分退省。寧不了事。不可不加培養。如何。

所說工夫。就道通分上也。只是如此用。

此卷答歐陽崇一書亦再論此條。然未

免有出入。在凡人為學。終身只為這一事。自少至老。自朝至

培養本——只管本原即  
才良知培養スルコ  
ト。

事凝心——心ハ凝リテ  
事物ト一トナリテ亂レ  
ザルコトナリ。  
如無事——欄外曰。只  
如無事處之。句絕。  
振本如作以。

這一事——所謂本原ヲ  
培養スルコトヲ指ス。

忠恕達——此語中庸ニ  
アリ。

鄙心トハ拙者ノ心ト云  
フニ同ジ。

致知格——致知ト格物  
トハ固ヨリ一ナレバ  
一併ニ工夫ノ手ヲ下ス  
ベキモノナリト。

暮。不論有事無事。只是做得這一件。所謂必有事焉者也。若  
說寧不了事。不可不加培養。卻是尙為兩事也。必有事焉。而  
勿忘勿助。事物之來。但盡吾心之良知以應之。所謂忠恕達  
道不遠矣。凡處得有善。有未善。及有困頓失次之患者。皆是  
牽於毀譽得喪。不能實致其良知耳。若能實致其良知。然後  
見得。平日所謂善者。未必是善。所謂未善者。卻恐正是牽於  
毀譽得喪。自賊其良知者也。

來書云。致知之說。春間再承誨益。已頗知用力。覺得比舊  
尤為簡易。但鄙心則謂。與初學言之。還須帶格物意思。使  
之知下手處。本來致知格物。一併下。但在初學未知下手  
用功。還說與格物。方曉得致知云云。

格物是致知工夫。知得致知，便已知得格物。若是未知格物，則是致知工夫亦未嘗知也。近有一書與友人論此，頗悉今往一通，細觀之，當自見矣。

朱陸之辨——朱子陸象山トノ學術ノ是非異同ヲ辨ズル議論ナリ。

點化人——人ヲ薰育教化スルコト。

動氣トハ癩ニサソリテ憤怒スルコト。

吳涉禮——欄外曰、涉、是師字訛、王本作師。

來書云。今之爲朱陸之辨者，尙未已。朱陸之辨，外集第三。答徐成之第二書詳盡。然錢德洪於小序論之，其意亦可見。每對朋友言正學，不明已久，且不須枉費心力，爲朱陸爭是非，只依先生立志二字點化人。若其人果能辨得此志來，決意要知此學，已是大段明白了。朱陸雖不辨，彼自能覺得。又嘗見朋友中，見有人議先生之言者，輒爲動氣。昔在朱陸二先生，所以遺後世紛紛之議者，亦見二先生工夫有未純熟，分明亦有動氣之病。若明道則無此矣。觀其與吳涉禮論介甫之學。吳涉禮案二程全書及近思錄所載并作吳師禮，是蓋艸書之

可從。介甫、王氏、名安石、字介甫、號荊川、人益ノ子ナリ、博覽強記、文及比辯ヲ善クス、宋ノ神宗ニ用キラレテ荆國公ニ封セラレ、嘗テ新法ヲ行ヒテ名アリ、哲宗ノ朝六十八歳ニテ卒ス。達諸介——我が言ヲ盡ク王安石ニ傳達セヨトノ義。願朋友——欄外曰、朱本、願作願。

說○介甫 王荆公字

云。爲我盡達諸介甫，不有益於他，必有益於我也。氣象何等從容，嘗見先生與人書中亦引此言。文錄第一答汪石潭內翰書曰：有未盡，不惜教論，不益於兄，必益於我。是辛未之書。先生時四十歲。願朋友皆如此如何。

此節議論得極是極是，願道通遍以告於同志，各自且論自己是非，莫論朱陸是非也。以言語謗人，其謗淺；若自己不能身體實踐而徒入耳出口，呶呶度日，是以身謗也。其謗深矣。凡今天下之論議我者，苟能取以爲善，皆是砥礪切磋我也。則在我無非警惕修省進德之地矣。昔人謂攻吾之短者是吾師。荀子脩身篇曰：非我而當者吾師也。是我而當者吾友也。諂諛我者吾賊也。師又可惡乎。

來書云。有引程子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性，便已不是性。近思錄道體載：明道先生曰：生之謂性，性即氣，氣即性，生之謂也。人生氣稟，理有善惡，然不是性中元有此兩物相對而生也。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惡。

是氣稟有然也。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蓋生之謂性。人生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名是文。曰性論。朱子作之注。見全書。○禮記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

何故不容說。何故不是性。晦庵答云。不容說者。未有性之可言。不是性者。已不能無氣質之雜矣。二先生之言。皆未能曉。每看書至此。輒爲一惑。請問。

生之謂性。生字。即是氣字。猶言氣即是性也。氣即是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氣即是性。即已落在一邊。不是性之本原矣。孟子性善。是從本原上說。然性善之端。須在氣上始見得。若無氣亦無可見矣。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即是氣。程子謂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程子語見遺書曰。亦是爲學者各認一邊。只得如此說。若見得自性。明白時。氣即是性。性即是氣。原無性氣之可分也。

孟子性——孟子滕文公上篇。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又告子上篇。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又告子

答陸原靜書

是嘉靖三年甲申。先生五十三歲。在越時之書。○文錄第三寄陸原靜書云。南元善曾將原靜後來論學數條。刊入後錄中。初心甚不欲渠如此。近日朋輩見之。卻因此多有省悟。始知古人相共論辨窮語。亦不獨要自己明白。直欲共明此學於天下耳。蓋此數條。同志中肯用功者。亦時有疑及之。然非原靜則亦莫敢如此曲折詳盡。故此原靜一問。其益於同志。良不淺淺也。○案原靜嘗淫仙釋。又好寧靜。故所問多其病。上卷原靜所錄。可以見之。

來書云。下手工夫。覺此心無時寧靜。安心固動也。照心亦動也。心既恒動。則無刻暫停也。

是有意於求寧靜。是以愈不寧靜耳。夫安心則動也。照心非動也。恒照則恒動。恒靜。天地之所以恒久而不已也。

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照心固照也。安心亦照也。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息。

中庸曰。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有刻暫停。則息矣。非至誠無息之學矣。

妄心ハ物欲ノ爲メニ昏マサレタル人心、照心ハ天理ヲ存スル道心、所謂良知ヲ指ス。

有起處——欄外曰、王本、處下有「否」字、無「云」字。

精一之——欄外曰、王本、此節前、有「來書云、前日精一之論、即作「聖之功否」十五字、語本並脫。文集、精一云云ノ前ニ來書問、前日精一之論、即作「聖之功否」ノ問目一項アリ。

來書云。良知亦有起處云云。此或聽之未審。良知者心之本體。即前所謂恒照者也。心之本體無起無不起。雖妄念之發而良知未嘗不在。但人不知存。則有時而或放耳。雖昏塞之極而良知未嘗不明。但人不知察。則有時而或蔽耳。雖有時而或放。其體實未嘗不在也。存之而已耳。雖有時而或蔽。其體實未嘗不明也。察之而已耳。若謂良知亦有起處。則是有時而不在也。非其本體之謂矣。

精一之精以理言。精神之精以氣言。理者氣之條理。氣者理之運用。無條理則不能運用。無運用則亦無以見其所謂條理者矣。精則精。精則明。精則一。精則神。精則誠。一則精。一則

明精則——欄外曰、精則一三字、疑漢文、不然、明一問、脫一則一、一句、恐ラクハ衍文ナラン。養生之說——仙家ノ說ニシテ、鍊丹養生ノ工夫ヲ積ミテ神化シ、遂ニ不老不死ノ域ニ至ル修養法ナリ。

其妙用——元神元氣元精ト云フモ、是レ其知ニ外ナラズ、唯ダ其真知ノ妙用ナル所ヲ名ヅケテ元神ト云ヒ、其流行ノ所ヲ名ヅケテ元氣ト云ヒ、其凝聚スル所ヲ名ヅケテ元精ト云フノミトノ意。

明。一則神。一則誠。原非有二事也。但後世儒者之說與養生之說各滯於一偏。是以不相爲用。前日精一之論。

文錄第二 答陸原靜

第一書曰。聞以多病之故。將從事於養生。區區往年蓋嘗弊力於此矣。後乃知其不必如是。始復一意於聖賢之學。大抵養德養身只是一事。原靜所云。真我者果能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而專志於是。則神住氣住。精住而仙家所謂長生久視之說亦在其中矣。雖爲原靜愛養精神而發。然而作聖之功。寔亦不外是矣。

來書云。元神元氣元精。

上卷問仙家條。既有此問及此答。

必各有寄藏發生

之處。又有真陰之精。真陽之氣云云。

夫良知一也。以其妙用而言謂之神。以其流行而言謂之氣。以其凝聚而言謂之精。安可以形象方所求哉。

近思道體。伊川曰。夫天專言之

則道也。天且不違是也。分而言之。則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之神。以性情謂之乾。○又曰。在天爲命。在物爲理。在人爲性。主於身爲心。其實一也。○案。程子論道體如此。而朱子亦從之。然而其所以終支離者。蓋別工夫本體。分知行先後。及格物致知之差。以致之耳。而其論道體亦至精微之處。則不能無少違也。當精察之。

真陰之精——真陰ノ精、真陽ノ氣ト云フモ、固一體ナレバ、陰中既ニ陽アリ、陽中既ニ陰アリ、故ニ真陰ノ精ハ即チ真陽ノ氣ノ母ト云ヒ、真陽ノ氣ハ即チ真陰ノ精ノ父ト云フナリト。

真陰之精。即真陽之氣之母。真陽之氣。即真陰之精之父。陰根陽。陽根陰。亦非有二也。陰根陽陽根陰。太極圖說語。苟吾良知之說明。

則凡若此類。皆可以不言而喻。不然則如來書所云三關七返九還之屬。三關。五車韻瑞黃庭經曰。口爲天關。手爲人關。足爲地關。九還。韻瑞曰。隱舟經有。大小還丹。九還。盧合。九轉。言九遍循環。尙有無窮可疑者也。

又

來書云。良知心之本體。即所謂性善也。未發之中也。寂然不動之體也。廓然大公也。何常人皆不能。而必待於學邪。中也。寂也。公也。既以屬心之體。則良知是矣。今驗之於心。知無不良。而中寂太公實未有也。豈良知復超然於體用之外乎。

性無不善。故知無不良。良知即是未發之中。即是廓然大公。寂然不動之本體。人人之所同具者也。但不能不昏蔽於物欲。故須學以去其昏蔽。然於良知之本體。初不能有加損於毫末也。知無不良。而中寂大公。未能全者。是昏蔽之未盡去。而存之未純耳。體即良知之體。用即良知之用。寧復有超然於體用之外者乎。

來書云。周子曰。主靜。程子曰。動亦定。靜亦定。先生曰。定者心之本體。是靜定也。決非不觀不聞無思無爲之謂。必常知常存。常主於理之謂也。夫常知常存。常主於理。明是動也。已發也。何以謂之靜。何以謂之本體。豈是靜定也。又有以貫乎心之動靜者邪。

理無動者也。常知常存。常主於理。即不覩不聞。無思無爲之謂也。不覩不聞。無思無爲。非槁木死灰之謂也。覩聞思爲一於理而未嘗有所覩聞思爲。即是動而未嘗動也。通書動靜章曰。動而無靜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非不動不靜也。所謂動亦定。靜亦定。體用一原者也。

來書云。此心未發之體。其在已發之前乎。其在已發之中。而爲之主乎。其無前後內外而渾然一體者乎。今謂心之動靜者。其主有事無事而言乎。其主寂然感通而言乎。其主循理從欲而言乎。若以循理爲靜。從欲爲動。則於所謂動中有靜。靜中有動。動極而靜。靜極而動者。不可通矣。太極圖說曰。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而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若以有事而感通爲動。無

寂然感——寂然ハ心ノ本體、感通ハ其作用ヲ指ス。

聖人有復ノ復ハ、宋學者ノ所謂本然ノ性ニ復ヘルノ復ニシテ、復性復初ノコトナリ。

酬酢萬——主人ガ客ニ答フルヲ酬ト云ヒ、客ガ主人ニ報イルヲ酢ト云フ、此所ニテハ千變萬化繁劇極リナキ世ニ處シテ應對スル義ナリ。

事而寂然爲靜。則於所謂動而無動。靜而無靜者。不可通矣。若謂未發在已發之先。靜而生動。是至誠有息也。聖人有復也。又不可矣。若謂未發在已發之中。則不知未發已發俱當主靜乎。抑未發爲靜而已發爲動乎。抑未發已發俱無動無靜乎。俱有動有靜乎。幸教。

未發之中。即良知也。無前後內外而渾然一體者也。有事無事。可以言動靜。而良知無分於寂然感通也。動靜者。所遇之時。心之本體。固無分於動靜也。理無動者也。動即爲欲。循理則雖酬酢萬變而未嘗動也。從欲則雖槁心一念而未嘗靜也。動中有靜。靜中有動。又何疑乎。有事而感通。固可以言動。然而寂

然者未嘗有增也。無事而寂然。固可以言靜。然而感通者未嘗有減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又何疑乎。無前後內外。而渾然一體。則至誠有息之疑。不待解矣。未發在已發之中。而已發之中。未嘗別有未發者在。已發在未發之中。而未發之中。未嘗別有已發者在。是未嘗無動靜。而不可以動靜分者也。

朱子大極說曰。靜而常覺。動而常止者。心之妙也。寂而感。感而寂者。也。○寂感說曰。易曰。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何也。曰。無思慮也。無作為也。其寂然者。無時而不感。其感通者。無時而不寂也。是乃天命之全體。人心之至正。所謂體用之一源。流行不息者也。疑若不可以時處分矣。然於其未發也。見感通之體。於其已發也。見寂然之用。亦各有當。而實未嘗分焉。故程子曰。中者言寂然不動者也。和者言感而遂通者也。○王先生已發未發說。文錄答王石潭書詳盡。

凡觀古人之言語。在以意逆志。而得其大旨。若必拘滯文義。則靡有子遺者。是周果無遺民也。

孟子萬章上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子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注曰。雲漢大雅篇名也。子獨立之貌。遺脫也。言說詩之法。不可以一字而害一句之義。不可以一句而害設辭之志。當以己意迎取作者之志。乃可得之。

以意逆——自己ノ意ヲ以テ、詩ヲ作リシ者ノ志ヲ推シ度リテ、其本意ヲ解シ得ルコト。靡有子——獨モ遺ルモノナキヲ云フ、詩ノ意ハ、天早シテ雨フラズンバ、周ノ民ハ皆餓死

シテ、一人モ生き遺ルモノナシノ意ナリ。周子ノ語ハ近思錄中ニアリ。

若但以其辭而已。則如雲漢所言。是周之民真無遺種矣。惟以意逆之。則知作詩者之志。在於憂旱而非真無遺民。

周子靜極而動之說。苟不善觀。亦未免有病。蓋其意從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說來。太極生生之理。妙用無息。而常體不易。太極之生生。即陰陽之生生。就其生生之中。指其妙用無息者。而謂之動。謂之陽之生。非謂動而後生陽也。就其生生之中。指其常體不易者。而謂之靜。謂之陰之生。非謂靜而後生陰也。若果靜而後生陰。動而後生陽。則是陰陽動靜。截然各自為一物矣。陰陽一氣也。一氣屈伸而為陰陽。動靜一理也。一理隱顯而為動靜。春夏可以為陽。為動。而未嘗無陰與靜也。秋冬可以為陰。為靜。而未嘗無陽與動也。春夏此不息。秋冬此不息。皆可謂之陽。謂之動也。春夏此常體。秋冬此常體。皆可謂之陰。



謂之靜也。自元會運世歲月日時。以至刻秒忽微。莫不皆然。  
元會十二時為一日。三十日為一月。十二月為一年。三十年為一世。十二世為一運。三十運為一會。以十二會一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為一元。見皇極經世書。刻者漏刻也。以一晝夜為百刻。○秒者一晝夜十萬分之一也。忽微者又益少細也。

所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  
伊川易傳序文。在

知道者默而識之。非可以言語窮也。若只牽文泥句。比擬做像。則所謂心從法華轉。  
出六祖法壇經。非是轉法華矣。

來書云。嘗試於心。  
嘗試。孟子梁惠王上曰。我雖不敏。請嘗試之。 喜怒憂懼之感發

也。雖動氣之極。而吾心良知一覺。即罔然消阻。或過於初。或制於中。或悔於後。然則良知常若居優閑無事之地。而為之主。於喜怒憂懼。若不與焉者。何歟。

知此則知未發之中。寂然不動之體。而有發而中節之和。感而遂通之妙矣。然謂良知常若居於優閑無事之地。語尚有

病。蓋良知雖不滯於喜怒憂懼。而喜怒憂懼亦不外於良知也。

來書云。夫子昨以良知為照心。  
前章有此問答。是其再問也。 竊謂良知

心之本體也。照心人所用功。乃戒慎恐懼之心也。猶思也。而遂以戒慎恐懼為良知。何歟。

能戒慎恐懼者。是良知也。

來書云。先生又曰。照心非動也。豈以其循理而謂之靜歟。妄心亦照也。豈以其良知未嘗不在於其中。未嘗不明於其中。而視聽言動之不過則者。皆天理歟。且既曰。安心則在。安心可謂之照。而在照心則謂之妄矣。妄與息何異。今假妄之照。以續至誠之無息。竊所未明。幸再啓蒙。

所用功——關外曰、用功間、施本、喻本並有之字。

不過則——言語舉動等、若法則ニ稱フテ過ラザルコト。

照心非動者。以其發於本體明覺之自然。而未嘗有所動也。有所動即妄矣。安心亦照者。以其本體明覺之自然者。未嘗不在於其中。但有所動耳。無所動即照矣。無妄無照。非以妄為照。以照為妄也。照心為照。安心為妄。是猶有妄有照也。有妄有照則猶貳也。貳則息矣。無妄無照則不貳。不貳則不息矣。  
中庸曰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

來書云。養生以清心寡欲為要。

周子通書後錄養心亭記曰。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為人也寡。

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為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予謂養心不止於寡焉而存耳。蓋寡焉以至無。無則誠立。明通誠立賢也。明通聖也。是聖賢非性生。必養心而至之。養之善有大焉。如此存乎其人而已。○孟子出盡心下。 夫清心寡欲。作聖之功畢矣。然欲寡則心自清。清心非舍棄人事。而獨居求靜之謂也。蓋欲使此心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耳。今欲為此之功。而

刊剝洗——削リ落シ  
 テ、洗ヒススグコト。  
 搜剔ハ鑿索スルコト。

隨人欲生而克之。則病根常在。未免滅於東而生於西。若欲刊剝洗蕩於衆。欲未萌之先。則又無所用其力。徒使此心之不清。且欲未萌。而搜剔以求去之。  
案。是王氏家法。上卷一日論為學條曰。無事時

將好色好貨好名等私。逐一追究。撥尋出來。定要拔去病根。永不復起。方始為快云云。又下卷一友問條曰。一友問。欲於靜坐時。將好名好色好貨等根。逐一撥尋。掃除廓清。恐是剝肉做瘡否。先生正色曰。這是我醫人的方子。真是去得人病根。更有大本事。人過了十數年。亦還用得著。你如不用。且放起。不要作壞我的方子云云。可並考之。

是猶引犬上堂而逐之也。  
二程遺書曰。如養犬者。不欲其升堂。則時其使。孰從。雖日撻而求其不升。不可得也。養異類且爾。況人乎。 愈不可矣。

必欲此心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此作聖之功也。必欲此心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非防於未萌之先。而克於方萌之際。不能也。防於未萌之先。而克於方萌之際。此正中庸戒慎恐懼大學致知格物之功。舍此之外。無別功矣。

將迎意——執著ノ心ヲ云フ。

本來面——心ノ本來ノ真面目ニシテ、所謂眞相ナリ、善ヲ思ハズ惡ヲ思ハズトハ、無念無想ノ狀態ヲ云フ。

寐而方——欄外曰、而字、南本・施本・俞本並無。

夫謂滅於東而生於西。引犬上堂而逐之者。是自私自利。將迎意必之爲累。而非克治洗蕩之爲患也。今日養生以清心寡欲爲要。只養生二字。便是自私自利。將迎意必之根。有此病根潛伏於中。宜其有滅於東而生於西。引犬上堂而逐之之患也。

來書云。佛氏於不思善。不思惡時。認本來面目。

語出六祖法壇經而

凡禪錄中

於吾儒隨物而格之功。不同。吾若於不思善。不

思惡時。用致知之功。則已涉於思善矣。欲善惡不思。而心之良知。清淨自在。惟有寐而方醒之時耳。斯正孟子夜氣之說。但於斯光景。不能久。倏忽之際。思慮已生。不知用功久者。其常寐初醒。而思未起之時。否乎。今澄欲求寧靜。愈

造物者——天地萬物一切ヲ創造セシ神ナリ、造物者ト遊バントストハ、致良知ノ極、神ト冥合スルコトヲ云フ。

體段工夫——大體ノ工夫ト同シ。

不寧靜。欲念無生。則念愈生。如之何。而能使此心前念易滅。後念不生。良知獨顯。而與造物者遊乎。

不思善。不思惡時。認本來面目。此佛氏爲未識本來面目者。設此方便。本來面目。即吾聖門所謂良知。今既認得良知明白。即已不消如此說矣。隨物而格。是致知之功。即佛氏之常惺惺。

是謝顯道說存養之語。然本於傳燈錄。瑞巖禪師主人公惺惺否之語。故言佛氏。

亦是常存他本來面

目耳。體段工夫大略相似。但佛氏有箇自私自利之心。所以便有不同耳。今欲善惡不思。而心之良知清淨自在。此便有自私自利。將迎意必之心。所以有不思善。不思惡時。用致知之功。則已涉於思善之患。孟子說夜氣。亦只是爲失其良心之人。指出箇良心萌動處。使他從此培養將去。今已知得良

知明白常用致知之功。即已不消說夜氣。

上卷夜氣條曰夜氣是就常人說學者能用功

則日間有事無事皆是此氣翁聚發生處聖人則不消說夜氣

却是得兔後不知守兔而仍去守株。

兔將復失之矣。

韓非子五蠹宋人有耕田者田中有株兔走觸株折頸而死因釋其耒而守株冀復得兔兔不可復得而身爲宋國笑○莊子

外物篇曰筮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筮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注筮蹄取魚取兔之具也既得則無用矣在兔意在得兔也○案是語文用韓非子意用莊子者也

欲

求寧靜欲念無生此正是自私自利將迎意必之病是以念

愈生而愈不寧靜良知只是一箇良知而善惡自辨再有何

善何惡可思良知之體本自寧靜今卻又添一箇求寧靜本

自生生今卻又添一箇欲無生非獨聖門致知之功不如此

雖佛氏之學亦未如此將迎意必也只是一念良知徹頭徹

尾無始無終即是前念不滅後念不生今卻欲前念易滅而

後念不生是佛氏所謂斷滅種性入於槁木死灰之謂矣

是聲

斷滅種一世ノ一切ノ羅伴ヲ棄テテ寂滅ニ至ルコト。

聞乘之學○槁木死灰語本出莊子齊物論

來書云佛氏又有常提念頭之說。

是禪家常談如瑞巖喚主人翁類

其猶

提念頭一本來ノ心ヲ提持シテ外物ヲ馳セ求ムルノ心ヲ防グ修業法ナリ。必有事一孟子公孫丑上篇ノ必有事焉而勿レ正レ心云云ノ語ヲ指

而始忽一欄外曰、而始、句、屬、上。

孟子所謂必有事夫子所謂致良知之說乎其即常惺惺常記得常知得常存得者乎於此念頭提在之時而事至物來應之必有其道但恐此念頭提起時少放下時多則工夫間斷耳且念頭放失多因私欲客氣之動而始忽然驚醒而後提其放而未提之間心之昏雜多不自覺今欲日精日明常提不放以何道乎只此常提不放即全功乎抑於常提不放之中更宜加省克之功乎雖曰常提不放而不加戒懼克治之功恐私欲不去若加戒懼克治之功焉又爲思善之事而於本來面目又未達一閒也如之何

一閒也一僅カノ閒隔ニシテ其ノ實ハ同シトノ意。

查滓ハ物ノチドミ、カ  
スナリ、渾化ハ渾融變  
化スルコト  
謂明得——欄外曰、謂  
下、施本・俞本並有之  
字。

瑩徹トハ明瞭ニ透キ通  
ルコト。

不明白——欄外曰、不  
字、施本・俞本並作レ欠。  
明善之義——中庸ノ  
不明善、則不誠、其  
身矣ヲ指ス。  
後儒所——後儒即チ朱  
子ノ明善ノ義ヲ解スル  
コトノ淺薄ナルヲ云  
フ。

子房仲——子房、其先  
ハ韓人ナリ、黄石公ヨ  
リ圜下ニテ書ヲ受ケ、  
漢ノ高祖ヲ輔ケテ天下  
ヲ定メ、三萬戶ヲ賜ハ  
ル、三傑ノ一人ナリ。仲  
舒、廣川ノ人、深ク春  
秋ヲ脩メテ、漢代ノ醇  
儒タリ、武帝ノ時用キ  
ラレテ江都ノ相タリ、  
後斥ケラレ、桂陽山ニ  
病ミテ卒ス。叔度、慎  
陽ノ人、屢孝廉ニ舉ゲ  
ラレテ就カズ、當時人  
皆憲ヲ見テ未ダ曾テ容  
テ正サザルモノナリ、  
歸ルニ及ビ惘然失フ所  
アルガ如シト。孔明、  
名ハ亮、琅琊陽都ノ人、  
昭烈帝ニ仕ヘテ丞相ト  
ナリ、武侯侯ニ封セラ  
ル、五十四歳ニテ卒ス。

則可

戒懼克治。即是常提不放之功。即是必有事焉。豈有兩事邪。此節所問。前一段已自說得分曉。末後卻是自生迷惑。說得支離。及有本來面目未達一閒之疑。都是自私自利。將迎意必之爲病。去此病自無此疑矣。

來書云。質美者明得盡。查滓便渾化。  
近思錄爲學。明道先生曰。質美者明得盡。查滓便渾化。卻與天地同體。○查字無查滓義。正字通。渣注曰。俗爲渣滓字。云云。滓注曰。澀也。濁也。 如何謂明得盡。如何而能便渾化。

良知本來自明。氣質不美者查滓多。障蔽厚不易開明。質美者查滓原少。無多障蔽。略加致知之功。此良知便自瑩徹。些少查滓。如湯中浮雪。如何能作障蔽。此本不甚難曉。原靜所

以致疑於此。想是因一明字不明白。亦是稍有欲速之心。向會面論明善之義。明則誠矣。非若後儒所謂明善之淺也。

來書云。聰明睿知果質乎。  
中庸二十四章朱注曰。聰明睿知聖人之資也。 仁義禮智

果性乎。喜怒哀樂果情乎。私欲客氣果一物乎。二物乎。古之英才。若子房仲舒叔度孔明文中韓范諸公德業表著

子房張良也。仲舒姓董共漢人。○叔度姓黃。名憲。後漢安帝時人。大原郭泰曰。叔度汪汪若千頃波。澄之不清。撓之不可量也。○孔明姓諸葛。蜀人。○文中見前。○韓退之見前。○范祖禹諡文正公。宋名臣也。 皆良知中所發也。而不得謂之聞道者。果

何在。乎。苟曰。此特生質之美耳。則生知安行者。不愈於學知困勉者乎。愚意竊云。謂諸公見道偏則可。謂全無聞則恐後儒崇尚記誦訓詁之過也。然乎否乎。

性一而已。仁義禮知。性之性也。聰明睿知。性之質也。喜怒哀

韓范ノ韓ハ韓琦ナリ、字ハ稚圭、宋ノ仁宗ヨリ神宗ニ仕ヘテ所謂韓トセルハ誤リナリ。范、名ハ仲淹、字ハ希文、宋ノ吳縣ノ人、龍圖學士ヲ以テ延州ニ知タリ、樞密副使、參知政事ニ進ム、卒シテ楚國公ニ追封セラレ、注ニ名祖禹トアルハ誤リナリ。學知困勉——關外曰、知字、疑利字訛。性之性——關外曰、性之性也、王本作性之德也。

樂性之情也。私欲客氣性之蔽也。質有清濁。故情有過不及。而蔽有淺深也。私欲客氣。一病兩痛非二物也。張黃諸葛及韓范諸公。皆天質之美。自多暗合道妙。雖未可盡謂之知學。盡謂之聞道。然亦自有其學違道不遠者也。使其聞學知道。即伊傅周召矣。若文中子。則又不可謂之不知學者。其書雖多出於其徒。亦多有未是處。然其大略則亦居然可見。但今相去遼遠。無有的然憑證。不可懸斷其所至矣。夫良知即是道。良知之在人心。不但聖賢。雖常人亦無不如此。若無有物欲牽蔽。但循著良知發用流行。將去即無。不是道。但在常人。多為物欲牽蔽。不能循得良知。如數公者。天質既自清明。自少物欲為之牽蔽。則其良知之發用流行處。自然是多。自然

依擬做——其表面ノ形ノミヲ真似模倣スルコト。

違道不遠。學者學循此良知而已。謂之知學。只是知得專在學。循良知。數公雖未知專在良知上用功。而或泛濫於多岐。疑迷於影響。是以或離或合而未純。若知得時。便是聖人矣。後儒嘗以數子者。尚皆是氣質用事。未免於行不著習不察。孟子盡心上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此亦未為過論。但後儒之所謂著察者。亦是狃於聞見之狹。蔽於沿習之非。而依擬倣象於影響形迹之間。尚非聖門之所謂著察者也。則亦安得以己之昏昏而求人之昭昭也乎。孟子盡心下曰。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所謂生知安行。知行二字。亦是就用功上說。若是知行本體。即是良知良能。雖在困勉之人。亦皆可謂之生知安行矣。知行二字更宜精察。

周茂叔——茂叔ハ周濂溪ノ字、伯淳ハ程明道ノ字、共ニ前ニアリ。顔子樂——論語ノ人、不レ堪ニ其憂、同也、不レ改ニ其樂、ノ樂ヲ指ス。

來書云。昔周茂叔每令伯淳尋仲尼顏子樂處。

近思錄爲學明道先

生曰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顏子仲尼樂處所樂何事

敢問是樂也。與七情之樂同乎否乎。若同則常人之一遂所欲皆能樂矣。何必聖賢若別有

真樂。則聖賢之遇大憂大怒大驚大懼之事。此樂亦在否乎。且君子之心。常存戒懼。是蓋終身之憂也。惡得樂澄平

生多悶。未嘗見真樂之趣。今切願尋之。

樂是心之本體。

下卷問樂是心條曰。問樂是心之本體。不知遇大故於哀哭時。此樂還在否。先生曰。須是大哭一番了。方樂不哭便不樂矣。雖

哭此心安處即是樂也。本體未嘗有動。

雖不同於七情之樂。而亦不外於七情之樂。

雖則聖賢別有真樂。而亦常人之所同有。但常人有之而不自知。反自求許多憂苦。自加迷棄。雖在憂苦迷棄之中。而此樂又未嘗不存。但一念開明。反身而誠。則即此而在矣。每與

騎驢覓——手近ニアルコトヲ知ラズシテ、卻ツテ遠キニ求ムルコトノ譬ナリ。

原靜論無非此意。而原靜尙有何道可得之問。

是只推其意言之耳。而上文亦

有今欲日精日明常提不放。以何道乎之問。

是猶未免於騎驢覓驢之蔽也。

傳燈不解。即心是佛。驢覓驢。

病癘譬——上卷ノ澄間喜怒哀樂之中和條ニアリ。

來書云。大學以心有好樂忿懣憂患恐懼爲不得其正。而程子亦謂聖人情順萬事而無情。所謂有者。傳習錄中以病瘡譬之。極精切矣。

傳習語出上卷。此卷是續錄。故指上卷曰傳習錄。

若程子之言。

則是聖人之情。不生於心而生於物也。何謂耶。且事感而情應。則是是非非。可以就格。事或未感時。謂之有。則未形也。謂之無。則病根在。有無之間。何以致吾知乎。學務無情。累雖輕。而出儒入佛矣。可乎。

聖人致知之功。至誠無息。其良知之體。皦如明鏡。略無纖翳。

皦ハアキラカナナルコト、纖翳ハ細カナナルヒ隠スモノ。

妍媸之來隨物見形。而明鏡曾無畱染。所謂情順萬事而無情也。無所住而生其心。佛氏曾有是言。未爲非也。應無所住而生其心

是金剛經文。明鏡之應物。妍者妍。媸者媸。一照而皆真。即是生其

心處。妍者妍。媸者媸。一過而不畱。即是無所住處。病瘡之喻。既已見其精切。則此節所問。可以釋然。病瘡之人。瘡雖未發。而病根自在。則亦安可以其瘡之未發。而遂忘其服藥調理之功乎。若必待瘡發。而後服藥調理。則既晚矣。致知之功。無間於有事無事。而豈論於病之已發未發邪。大抵原靜所疑。前後雖若不一。然皆起於自私自利。將迎意必之爲累。此根一去。則前後所疑。自將冰消霧釋。有不待於問辨者矣。

答原靜書出。讀者皆喜。澄善問師善答。皆得聞所未聞。

欄外曰。南本無此致。蓋錢緒山所書。張問達冒以。南元善曰。妄矣。

知解上——單ニ知識上ノ解釋ノミニ涉リシコト。

逐節分——一節一節ヲ逐ヒテ、分解疏學セシコト。

一勘ハ一考校シテト云フガ如シ。

撲人逐——枝葉問題ニノミ走ルモノハ、其根本ヲ究ムルコト能ハザルニ譬フ。惺悟トハ二字共ニサトルコト。

答歐陽——欄外曰。此書。南本。載在二上冊第四卷。崇一下有二書字。

文錄第三寄陸原靜書曰。南元善曾將原靜後來論學數條。刊入後錄中。初心甚不欲渠如此。近日朋輩見之。卻因此多有省悟。始知古人相共論辨窮詰。亦不獨要自己明白。直欲共明此學於天下耳。蓋此數條。同志中嘗用功者。亦時有疑及之。然非原靜則莫敢如此披露。就欲如此披露。亦不能如此曲折詳盡。故此原靜一問。其益於同志。良不淺淺。

師曰。原靜所問。只是知解上轉。不得已與之逐節分疏。若信得良知。只在良知上用功。雖千經萬典。無不脗合。異端曲學。一勘盡破矣。何必如此節節分解。佛家有撲人逐塊之喻。

涅槃經二十六曰。凡一切凡夫。雖觀於果。不觀因緣。如犬逐塊。不逐人。亦復如塊終不止。有擲於獅子。獅子逐人。其塊自止。案是自大般若論變來也。見塊。

撲人則得人矣。見塊逐塊。於塊爰得哉。在座諸友聞之。惕然皆有惺悟。此學貴反求。非知解可入也。

答歐陽崇一——據前後例。當有書字。○崇一名德。案年譜。嘉靖五年丙戌。

已領鄉薦。先生恆以小秀才呼之。故遣服役。德欣恭命。雖勞不怠。先生滋器之。嘉靖癸未。第進士。出守六安州。數月奉書。以爲初政。倥偬。後稍次第。始



來書云：「關外曰：來書上，諸本多有「崇」一二字。」

來書云。

今據前後例除去之。

師云：德性之良知，非由於聞見。

若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則是專求之。」

見聞之末，而已落在第二義，竊意良知雖不由見聞而有，

然學者之知，未嘗不由見聞而發，滯於見聞固非，而見聞

亦良知之用也。今日落在第二義，恐為專以見聞為學者

而言，若致其良知而求之，見聞似亦知行合一之功矣。如

何。

良知不由見聞而有，而見聞莫非良知之用，故良知不滯於

見聞，而亦不離於見聞。孔子云：「吾有知乎哉？無知也。」

良知之外別無知矣。故致良知是學問，大

子罕篇語先生

是聖人——關外曰：聖人，南本，作「聖門」，施俞並同。

然其功——關外曰：南本，其下有「問字」，施俞並同。鶴突トハハツキリセヌコト，曖昧ナルヲ云フ。見聞醜——醜，醉ハ酒杯ヲ相酬酢スルコトナレドモ，此所ハ見聞ノ相應對スルコトナ云フ。

頭腦是聖人教人第一義。今云專求之見聞之末，則是失卻

頭腦而已，落在第二義矣。近時同志中，蓋已莫不知有致良

知之說，然其功夫尚多，鶴突者正是欠此一問。

大抵學問功夫，只要主意頭腦是當，若

主意頭腦專以致良知為事，則凡多聞多見，莫非致良知之

功。蓋日用之間，見聞醜酢，雖千頭萬緒，莫非良知之發用，流

行，除卻見聞醜酢，亦無良知可致矣。故只是一事。若曰：「致其

良知而求之，見聞則語意之間，未免為二。此與專求之見聞

之末者，雖稍不同，其為未得精一之旨，則一而已。多聞擇其

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既云擇，又云識，其良知亦未嘗不

行於其間，但其用意乃專在多聞多見上去，擇識則已失卻

多聞擇——論語而述篇ノ語ナリ。其良知——關外曰：南本，其良知之其，作「則」。又曰：用意，南本，作「立意」，施俞並同。

頭腦矣。崇一於此等處。見得當已分曉。今日之間。正為發明此學。於同志中極有益。但語意未瑩。則毫釐千里。亦不容不精察之也。

來書云。師云。繫言何思何慮。是言所思所慮。只是天理。更無別思別慮耳。非謂無思無慮也。

上文答周道通書中語

心之本

體即是天理。有何可思慮得。學者用功。雖千思萬慮。只是要復他本體。不是以私意去安排思索。出來若安排思索。便是自私自用智矣。學者之弊。大率非沈空守寂。則安排思索。德辛壬之歲。  
壬辛正德十六年壬巳及嘉靖元年辛午之歲也  
著前一病。近又著後一病。但思索亦是良知發用。其與私意安排者。何所取別。恐認賊作子。惑而不知也。

來書云——關外曰。南本。來書下有又字。繫言トハ易ノ繫辭傳ニ言フノ義ナリ。

沈空守——佛家ノ如ク。空寂ニ陥リテ活氣ナキコト。前一病——安排思索ノ弊ヲ指シ。後一病トハ沈空守寂ノ弊ヲ指シテ云フ。認賊作——賊ヲ認メテ于トナストハ。觀察誤リテ賊ヲ我が子トナスコト。

思曰。睿。睿作聖。

二句共書經洪範語

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

孟子告子上曰

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思其可少乎。沈空守寂。與安

排思索。正是自私自用智。其為喪失良知一也。良知是天理之昭明靈覺處。故良知即是天理。思是良知之發用。若是良知發用之思。則所思莫非天理矣。良知發用之思。自然明白簡易。良知亦自能知得。若是私意安排之思。自是紛紜勞擾。良知亦自會分別得。蓋思之是非邪正。良知無有不自知者。所以認賊作子。正為致知之學不明。不知在良知上體認之耳。來書又云。師云。為學終身只是一事。不論有事無事。只是這一件。若說寧不了事。不可不加培養。卻是分為兩事也。  
上文答周道通書中語  
竊意。覺精力衰弱。不足以終事者。良知也。寧不

心之官——心ノ官能ナリ。

持志而一 孟子公孫丑  
上篇二夫志氣之帥也、  
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  
氣次焉、故持其志、無  
暴其氣、トアリ。

爾外曰、此節有三自謙  
字、一從心、二從言、  
宜歸於一、南本、俞本  
皆從言、王本皆從心。

求自慊 所謂自己滿  
足、欲求スルコト。  
素其位 君子ハ其位  
ニ居リテ其地位ニ相當  
スルコトヲ行ヒ、敢テ  
其他ヲ願ハザルコト。  
思不出 人ハ其地位  
ニ居リテ、思フベキコ  
トヲ思フテ、其以外無  
謀ナル事ヲ思ハザルヲ  
云フ。

不得於心 孟子公孫  
丑上篇ノ語。

了事且加休養致知也。如何卻爲兩事。若事變之來有事  
勢不容不了。而精力雖衰。稍鼓舞亦能支持。則持志以帥  
氣可矣。然言動終無氣力。畢事則困憊已甚。  
孟子離婁下曰。仲尼不爲己甚。

者集注。

不幾於暴其氣已乎。

已乎助語也。考出此  
卷上文既云交條。

此其輕重

緩急。良知固未嘗不知。然或迫於事勢。安能顧精力。或困  
於精力。安能顧事勢。如之何則可。

寧不了事。不可不加培養之意。且與初學如此說。亦不爲無  
益。但作兩事看了。便有病痛在。孟子言必有事焉。則君子之  
學。終身只是集義一事。義者宜也。心得其宜之謂義。能致良  
知。則心得其宜矣。故集義亦只是致良知。君子之醜酢萬變。  
當行則行。當止則止。當生則生。當死則死。斟酌調停。無非是

致其良知以求自慊而已。故君子素其位而行。  
中庸 思不

出其位。  
易良大象傳及論 語子罕篇曾子語。 凡謀其力之所不及。而強其知之

所不能者。皆不得爲致良知。  
凡謀至能者。歐 陽修秋聲賦文。 而凡勞其筋骨。

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動心忍性。以增益其所

不能者。皆所以致其良知也。  
勞其筋骨。至其所不 能。孟子告子下文。 若云寧不

了事。不可不加培養者。亦是先有功利之心。較計成敗利鈍。

而愛憎取舍於其間。是以將了事。自作一事。而培養又別作

一事。此便有是內非外之意。便是自私自用。智便是義外。便有

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之病。便不是致良知以求自謙之功矣。

所云鼓舞支持。畢事則困憊已甚。又云迫於事勢。困於精力。

皆是把作兩事做了。所以有此。凡學問之功。一則誠。二則僞。

凡此皆是致良知之意。欠誠一真切之故。大學言誠其意者。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曾見有惡惡臭。好好色。而須鼓舞支持者乎。曾見畢事則困憊已甚者乎。曾有迫於事勢。困於精力者乎。此可以知其受病之所從來矣。

來書又有云。人情機詐百出。御之以不疑。往往為所欺。覺則自入於逆億。論語憲問篇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夫逆詐即詐也。

億不信即非信也。為人欺又非覺也。不逆不億而常先覺。其惟良知瑩徹乎。然而出入毫忽之間。背覺合詐者多矣。不逆不億而先覺。此孔子因當時人專以逆詐億不信為心。而自陷於詐與不信。又有不逆不億者。然不知致良知之功。而往往又為人所欺詐。故有是言。非教人以是存心而專欲

逆億——逆ハ逆詐ノ逆ニテ、人已チ欺クナラントテ、億メ之ヲ察スルコト、億ハ不億不信ノ億ニテ、人已チ疑フナラントテ、形跡ナキコトヲ思フコト。

猜忌險——疑ヒ惡ム辭アリテ、陰險ニシテ輕薄ナルコト。

先覺人之詐與不信也。以是存心。即是後世猜忌險薄者之事。而只此一念。已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矣。不逆不億而為人所欺者。尚亦不失為善。憲問注。楊氏曰。君子一於誠而已。然未有誠而不明者。故雖不逆詐不億不信而常先覺也。若夫不逆不億而卒為小人所罔焉。斯亦不足觀也矣。案先生是說。暗論此注文之弊。

覺者之尤為賢耳。崇一謂其惟良知瑩徹者。蓋已得其旨矣。然亦穎悟所及。恐未實際也。實際。出傳燈滄山傳字彙。際極也。蓋良知之在人心。亙萬古塞宇宙。而無不同。不慮而知。恆易以知險。不學而能。恆簡以知阻。

易下係辭曰。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恆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恆簡以知阻。本義曰。健者如自高臨下。而知其險。順者如自下趨上。而知其阻。蓋雖易而能知險。則不陷於險矣。既簡而又能知阻。則不困於阻。○今案險者易之反。阻者簡之反也。吾之德行既易簡。則自然知其險阻。而無疑。猶邪者正之反。而吾之德既正。則一毫之邪無所不知也。

乎。況於鬼神乎。先天而天不違。天且不違。而況於人乎。夫

先天至神乎。易文言語。○傳習下先生曰。先天條曰。先天而天不違。天即良知也。後天而奉天時。良知即天也。

謂背覺合詐者。是雖不逆人。而或未能無自欺也。雖不億人。而或未能果自信也。是或常有求先覺之心。而未能常自覺也。常有求先覺之心。即已流於逆億。而足以自蔽其良知矣。此背覺合詐之所以未免也。君子學以爲己。未嘗虞人之欺己也。恆不自欺其良知而已。未嘗虞人之不信己也。恆自信其良知而已。

和版文錄第四答陸原靜第二書曰。以講學異同。議論方與。吾儕當務求其是。不得輒是己而非人也。使其言而非欺。吾斯既已自信。則當益致其踐履之實。以務求於自慊。所謂默而成之。不言而信者也。○第五答友人書曰。君子之學。務求在己而已。毀譽榮辱之來。非獨不以動其心。且資之以爲切磋砥礪之地。故君子無入不自得。正以其無入而非學也。若夫聞譽而喜。聞毀而戚。則將惶惶於外。惟日之不足矣。其何以爲君子。往年駕在留都。左右交讒。某於武廟。當時禍且不測。僚屬咸危懼。謂羣疑若此。宜圖所以自解者。某曰。君子不求天下之信己也。自信而已。吾方求以自信之。不暇而暇。求人之信己乎。○又答伍汝真書曰。昔人有言。何可以止謗。曰。無辯。人之是非毀譽。如水之濕。如火之熱。久之必見。豈能終掩其實者。故有其事不可辨也。無其事不必辨也。無其事而辨之。是自謗也。有其事而辨之。是增益己之惡。而甚人之怒也。皆非所以自修而平物也。○傳習錄所載答聶文蔚書。自信之意。深切著明。可並案之。

未嘗求先覺

自信而明——欄外曰、明字、南本作誠、施命並同。  
至誠如一——至誠ノ徳ヲ有スルモノハ、禍福吉凶ノ來ルコトヲ前知ス、故ニ之レヲ神ノ如シト云フ。

羅整庵、吉ノ泰和ノ人、弘治年間進士及第ス、

人之詐與不信也。恆務自覺其良知而已。是故不欺則良知無所僞而誠。誠則明矣。自信則良知無所惑而明。明則誠矣。明誠相生。是故良知常覺常照。常覺常照。則如明鏡之懸。而物之來者。自不能遁其妍媸矣。何者。不欺而誠。則無所容其欺。苟有欺焉而覺矣。自信而明。則無所容其不信。苟不信焉而覺矣。是謂易以知險。簡以知阻。子思所謂至誠如神。可以前知者也。語出中庸下然子思謂如神。謂可以前知。猶二而言之。是蓋推言思誠者之功效。是猶爲不能先覺者說也。若就至誠而言。則至誠之妙用。即謂之神。不必言如神。至誠則無知而無不知。不必言可以前知矣。

答羅整菴少宰書

整菴名欽順。字允升。文錄一本。題下有庚辰二字。○是正德十五年。先生四十九歲之書。○年譜是

官ハ南京吏部尙書ニ至リ、改メテ禮部ニ入ル、朱子學ヲ奉シ、困知記ヲ著ス、八十三歳ニテ卒ス、太子太保ヲ贈ラレ、文莊ト諡ス。取手教—羅整庵ノ書翰ヲ取リ出シテ讀ムコト。贛ハ江西省ノ一地名。紛沓ハ紛亂雜沓スルコト。

極則トハ最上至極ノ法則ト云フガ如シ。其敢自—欄外曰、其字、畫ニ上下文勢、似ニ某字訛ト。

深且至—欄外曰、至下、諸本有ニ矣字。

年六月  
如讞

某頓首啓。昨承教及大學發舟匆匆未能奉答。

匆匆字彙勿字注曰勿凡急遽

者稱勿勿今俗于勿勿中。曉來江行稍暇復取手教而讀之恐至斜加一點讀聰失真甚矣。贛後人事復紛沓先具其略以請來教云見道固難而體道尤難道誠未易明而學誠不可不講恐未可安於所見而遂以爲極則也幸甚幸甚何以得聞斯言乎其敢自以爲極則而安之乎正思就天下之有道以講明之耳而數年以來聞其說而非笑之者有矣詬訾之者有矣置之不足較量辨議之者有矣其肯遂以教我乎其肯遂以教我而反覆曉諭惻然惟恐不及救正之乎然則天下之愛我者固莫有如執事之心深且至感激當何如哉夫德之不修學之不講孔子以

爲憂。

論語述而篇子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

而世之學者稍能傳習

訓誥即皆自以爲知學不復有所謂講學之求可悲矣夫道必體而後見非已見道而後加體道之功也道必學而後明非外講學而復有所謂明道之事也然世之講學者有二有講之以身心者有講之以口耳者講之以口耳揣摩測度求之影響者也講之以身心行著習察實有諸己者也知此則知孔門之學矣來教謂某大學古本之復以人之爲學但當求之於內而程朱格物之說不免求之於外遂去朱子之分章而削其所補之傳非敢然也學豈有內外乎大學古本乃孔門相傳舊本耳朱子疑其有所脫誤而改正補緝之在某則謂其本無脫誤悉從其舊而已矣失在於過信孔子則有

大學古—大學古本ノ復トハ陽明、朱子ノ定メシ大學章句ノ區分ヲ排シテ、古本大學ヲ以テ是トシ、コレニ復ヘラントスルコトナリ。程朱格—朱子ハ格ヲ至トシ、物ヲ猶ホ事ノ如シトナシテ、事物ノ理ヲ窮至シテ、其ノ極處ニ到ルト解セリ。朱子之分—朱子ガ大學ニ序次ヲ定メテ、經傳ノ章ヲ分設シタルヲ

去リ、又其格物致知ノ  
傳文ヲ補ヒシナリシ  
コト。

何而誤——闕外曰、誤  
字、舊作補、執齋從三異  
本及則言改正、今案三  
年譜、施本、俞本、亦並  
作誤。重於背——孔子ヲ重  
ズシテ、寧ロ朱子ヲ重  
ズルト云フ意。

之。非故去朱子之分章而削其傳也。夫學貴得之心。求之於  
心而非也。雖其言之出於孔子。不敢以為是也。而況其未及  
孔子者乎。求之於心而是也。雖其言之出於庸常。不敢以為  
非也。而況其出於孔子者乎。且舊本之傳。數千載矣。今讀其  
文詞。既明白而可通。論其工夫。又易簡而可入。亦何所按據  
而斷其此段之必在於彼。彼段之必在於此。與此之如何而  
缺。彼之如何而誤。而誤之誤。全書及通本皆作補。異  
本文錄及則言共作誤。今從之。而遂改正補緝  
之。無乃重於背朱而輕於叛孔已乎。來教謂如必以學不資  
於外求。但當反觀內省以為務。則正心誠意四字。亦何不盡  
之有。何必於入門之際。便因以格物一段工夫也。誠然誠然。  
若語其要。則脩身二字亦足矣。何必又言正心。正心二字亦

足矣。何必又言誠意。誠意二字亦足矣。何必又言致知。又言  
格物。惟其工夫之詳密而要之。只是一事。此所以為精一之  
學。此正不可不思者也。夫理無內外。性無內外。故學無內外。  
講習討論。未嘗非內也。反觀內省。未嘗遺外也。夫謂學必資  
於外求。是以己性為有外也。是義外也。用智者也。謂反觀內  
省。為求之於內。是以己性為有內也。是有我也。自私者也是  
皆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故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  
以崇德也。精義至德也。  
易下繫辭文。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中庸曰。成己  
仁也。成物知  
也。性之德也。合  
外內之道也。此可以知格物之學矣。格物者。大學之實下手  
處。徹首徹尾。自始學至聖人。只此工夫而已。非但入門之際  
有此一段也。夫正心誠意。致知格物。皆所以脩身。而格物者

用力日一欄外曰、日  
字、施本、俞本並作、寒。

其所用力日可見之地。故格物者格其心之物也。格其意之物也。格其知之物也。正心者正其物之心也。誠意者誠其物之意也。致知者致其物之知也。  
先生大學問發盡精微其如所謂身心意知者是其工夫所用之條理雖亦各有其所其實只是一物格致誠正修者是其條理所用之工夫雖亦皆有其名而其實只是一事宜熟玩 此豈有內外彼此之分哉。理一而已。以其理之凝聚而言則謂之性。以其凝聚之主宰而言則謂之心。以其主宰之發動而言則謂之意。以其發動之明覺而言則謂之知。以其明覺之感應而言則謂之物。故就物而言謂之格。就知而言謂之致。就意而言謂之誠。就心而言謂之正。正者正此也。誠者誠此也。致者致此也。格者格此也。皆所謂窮理以盡性也。天下無性外之理。無性外之物。學之不明。皆由世之儒者認理為外。認物為外。而不知義

襲陷其——告子ノ仁内  
義外ノ説ニ陷ルコト。

外之說孟子蓋嘗闢之。

出孟子告子上又公孫丑上云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

乃至襲

陷其内而不覺。豈非亦有似是而難明者歟。不可以不察也。凡執事所以致疑於格物之說者。必謂其是内而非外也。必謂其專事於反觀内省之爲。而遺棄其講習討論之功也。必謂其一意於綱領本原之約。而脫略於支條節目之詳也。必謂其沈溺於枯槁虛寂之偏。而不盡於物理人事之變也。  
案今之辨王子者亦不過此數說夫先生之論明白詳盡如此而猶以是譏之何其頑 審如是豈但獲罪於聖門。獲罪於朱子。是邪說誣民。叛道亂正。人人得而誅之也。  
邪說誣民孟子滕文公下語。○孟子滕文公距楊墨注。邪說害正。人人得而攻之。不必聖賢。如春秋之法。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不必士師也。 而況於執事之正直哉。審如是。世之稍明訓詁。聞先哲之緒論者。皆知其非也。而況執事之高明哉。凡某之所謂格物。其於朱子九條之



包羅統——包含網羅シテ總括スルコト。

說。朱子大學或問格物章舉程說九條曰此九條者皆言格物致知所當用力之地與其次第工程也○九條則言作凡條皆包羅統括

於其中但爲之有要作用不同正所謂毫釐之差耳然毫釐之差而千里之繆實起於此不可不辨孟子闢楊墨至於無父無君二子亦當時之賢者

楊墨考出于前○近思錄伊川先生曰儒者潛心正道不容有差其始甚微其終則不可救如師也過商也不及於聖人中道師只是過於厚些商只是不及些然而厚則漸至於兼愛不及則便至於爲我其過不及同出於儒者其末遂至楊墨至如楊墨亦未至於無父無君孟子推之便至

使與孟子並世而生未必不以此爲賢墨子兼愛行仁而過耳楊子爲我行義而過耳此其爲說亦豈滅理亂常之甚而足以眩天下哉而其流之弊孟子至比於禽獸夷狄所謂以學術殺天下後世也

象山集要第一與曾宅之書曰此豈非以學術殺天下後世也今世學術之弊其謂之學仁而過者乎謂之學義而過者乎抑謂之學不仁不義而過者乎吾不知其於洪水猛獸

兼愛行——墨子ノ兼愛說ハ、仁道ヲ行ヒテ餘リニ過ギタルモノ、楊子ノ爲我說モ、義ヲ行ヒテ過ギタルノミ、何レモ皆其中庸ヲ得ザルモノナリトノ意。流ノ弊——其ノ門派末流ノ弊ナリ。

何如也。孟子云予豈好辨哉予不得已也。孟子語出。楊墨

之道塞天下。孟子之時天下之尊信楊墨當不下於今日之

崇尙朱說而孟子獨以一人呶呶於其間噫可哀矣。韓氏云

佛老之害甚於楊墨。韓氏語與孟簡。韓愈之賢不及孟子。孟

子不能救之於未壞之先而韓愈乃欲全之於已壞之後其

亦不量其力且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嗚呼若某者其

尤不量其力果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矣。夫衆方嘻嘻

之中。易家人九三家人嗃嗃。而獨出涕嗟若。易離六五出涕。舉

世恬然以趨而獨疾首蹙額以爲憂。此其非病狂喪心殆必

誠有大苦者隱於其中而非天下之至仁其孰能察之。其爲

朱子晚年定論。附錄於下卷以此書稱晚年者而其壯年之論或有之。整庵議之故答書云。蓋亦不得已

嘻嘻ハ笑ヒサワグコト、嗟若ハ悲ミ嘆息スル貌。

首蹙額——關外曰、蹙額、張本、作蹙額。疾首蹙額——疾首ハ頭痛、蹙額ハ額ヲ蹙メテ憂フル貌。病狂ハ氣チガヒヤミ、喪心ハ精神ノ喪失ナリ。

神明著——著ハ著ノ字ノ誤ナラン、其意ハ平生朱子ノ學說ヲ信ズルコト、恰モ神明ト信ズル信ズルガ如シト。知我者——我ノ此ノ如ク苦心慘情スルコトヲ知ルモノハ、我ニ同情ヲ表シテ、我が心ニ深キ憂アリトナスト。不直抵——朱子ノ說ト抵觸即チフレアルコトヲ忍ビザルハ、我が本懷ナリト。不直則——其儘ニシテ置キテ直シ正サザレバ、則チ道見ハレズトノ意。

而然。中閒年歲早晚誠有所未考。雖不必盡出於晚年。固多出於晚年者矣。然大意在委曲調停以明此學爲重。平生於朱子之說如神明著龜。一旦與之背馳。年譜正德三四心誠有所未忍。故不得已而爲此。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詩王風黍離。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蓋不忍抵牾朱子者。其本心也。不得已而與之抵牾者。道固如是。不直則道不見也。孟子滕文公上。墨者夷之求見章。孟子語。執事所謂決與朱子異者。僕敢自欺其心哉。夫道天下之公道也。學天下之公學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天下之公也。公言之而已矣。故言之而是。雖異於己。乃益於己也。言之而非。雖同於己。適損於己也。益於己者。己必喜之。損於己者。己必惡之。然則某今日

日月之食トハ日蝕月蝕ヲ云フ。

敢縷縷——縷縷ハツブサニ述ブル貌、瓊屑ハ細末ナルコトガラナリ。面陳口——直接面會シテ說キ述ブルコト。問道啓——開發啓導スルコト。

之論。雖或於朱子異。未必非其所喜也。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其更也。人皆仰之。而小人之過也。必文。語出論語子張篇。小人之過同上。

某雖不肖。固不敢以小人之心事朱子也。執事所以教反覆數百言。皆以未悉鄙人格物之說。若鄙說一明。則此數百言皆可以不待辨說而釋然無滯。故今不敢縷縷以滋瑣屑之瀆。然鄙說非面陳口析。斷亦未能了了於紙筆間也。嗟乎執事所以開導啓迪於我者。可謂懇到詳切矣。人之愛我。寧有如執事者乎。僕雖甚愚。下寧不知所感。刻佩服。然而不敢遽舍其中心之誠。然而姑以聽受云者。正不敢有負於深愛。亦思有以報之耳。秋盡東還。必求一面。以卒所請。千萬終教。所和刊本作析請。全書及異本傳習錄皆作所請。今從之。

答聶文蔚

聶文蔚名豹，蔚音畏。是嘉靖五年八月書。○據前後例，則題下當有書字。○年譜曰：是年夏豹以御史巡按福建錢塘來見先生，然此書曰：春間，則譜言夏者失考也。○案：異本傳習錄，斷自是以下為中卷之四。○異本文錄第三載之，而無證。倦倦三字，及已期至靜地十字，反復至無甚九字，而板留之上，有甚欲二字，浣慰之下，有可知二字，異本傳習錄亦同。

春間遠勞迂途，枉顧間證倦倦。倦倦字彙謹也。此情何可當也。已

期二三同志，更處靜地，板留旬日，少效其鄙見，以求切劘之

益，而公期俗紆，勢有不能，別去極快快。快快，全書作快者非也。如有所

失，忽承箋惠，反覆千餘言，讀之無甚浣慰。甚，疑堪字誤，然全書亦作甚。○浣與澣同音，緩濯垢也。中間推許太過，蓋亦獎掖之盛心，而規礪真切，思欲納

之於賢聖之域，又託諸崇一，以致其勤勤懇懇之懷，此非深

交篤愛，何以及是。知感知媿，且懼其無以堪之也。雖然，僕亦

何敢不自鞭勉，而徒以感媿辭讓為乎哉。其謂思孟周程無

意相遭於千載之下，與其盡信於天下，不若真信於一人，道

固自在學，亦自在天下，信之不為多。天下信之，此卷答歐陽崇一書第四節億逆之說及注詳之。

一人信之不為少者，斯固君子不見是而無悶之心。易文言曰：遯世無悶，不見是無悶。豈世之謫譎屑屑者，知足以及之乎。謫譎字彙注薄也。

乃僕之情，則有大不得已者存乎其間，而非以計人之信與

不信也。夫人者，天地之心，天地萬物本吾一體者也。生民之

困苦荼毒，孰非疾痛之切於吾身者乎。不知吾身之疾痛，無

是非之心者也。是非之心，不慮而知，不學而能，所謂良知也。

良知之在人心，無間於聖愚。天下古今之所同也。世之君子，

惟務致其良知，則自能公是非，同好惡，視人猶己，視國猶家，

而以天地萬物為一體，求天下無治不可得矣。古之人所以

不見是——心中確然，卜

シテ信ズル所アレバ、

譬へ世人舉ツテ非トス

ルモ、決シテ煩悶スル

コトナキ心ナリト。

一夫不獲——一人タリトモ其安住ノ地ヲ得ズシテ、困窮スル時ハ、己ガ之ヲ推シテ溝中ニ入ルルガ如シ。  
推已而——爾外曰、推訛從木。  
新天下——又曰、斬字、全書南本、施本、並作斬、求也、下二斬同。

能見善不啻若己出見惡不啻若己入視民之饑溺猶己之饑溺而一夫不獲若己推而納諸溝中者。孟子萬章上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獲堯舜之澤者若己推而內之溝中。

非故爲是而以斬天下之信己也務致其良知求自謙而已矣堯舜三王之聖言而民莫不信者致其良知

而言之也。中庸云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

行而民莫不說者致其良知而行之也是以其民熙熙皞皞殺之不怨利之不庸施及蠻貊

熙熙皞皞考出前孟子盡心上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不知爲之者也。而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爲

其良知之同也嗚呼聖人之治天下何其簡且易哉後世良

知之學不明天下之人用其私智以相比軋是以人各有心

而偏瑣僻陋之見狡僞陰邪之術至於不可勝說外假仁義

之名而內以行其自私自利之實詭辭以阿俗矯行以干譽

揜人之善而襲以爲己長訐人之私而竊以爲己直。論語陽貨篇子貢曰惡訐以爲直者。

忿以相勝而猶謂之徇義險以相傾而猶謂之疾

惡妬賢忌能而猶自以爲公是非恣情縱欲而猶自以爲同

好惡相陵相賊自其一家骨肉之親已不能無爾我勝負之

意彼此藩籬之形而況於天下之大民物之衆又何能一體

而視之則無恠於紛紛籍籍而禍亂相尋於無窮矣僕誠賴

天之靈偶有見於良知之學以爲必由此而後天下可得而

治是以每念斯民之陷溺則爲之戚然痛心忘其身之不肖

而思以此救之亦不自知其量者天下之人見其若是遂相

與非笑而詆斥之以爲是病狂喪心之人耳嗚呼是奚足恤

呼號匍——呼號ハ呼ビ  
ト徒跳、顛頓ハ赤裸  
キ仆ルコト、板懸ハ  
攀シ下ルコト、板懸ハ  
欄外曰、裸跳、施木、俞  
本作、蹠跳、板懸、板從  
手。

哉。吾方疾痛之切體。而暇計人之非笑乎。人固有見其父子  
兄弟之墜溺於深淵者。呼號匍匐。裸跳顛頓。板懸崖壁而下  
拯之。詩經邶風谷風篇曰。凡民有喪。匍匐救之。集傳云。匍匐手足並行。急遽之甚也。士之見者。方相與揖讓  
談笑於其傍。以爲是棄其禮貌衣冠。而呼號顛頓。若此是病  
狂喪心者也。故夫揖讓談笑於溺人之傍。而不知救。此惟行  
路之人。無親戚骨肉之情者能之。然已謂之無惻隱之心。非  
人矣。若夫在父子兄弟之愛者。則固未有不痛心疾首。狂奔  
盡氣。匍匐而拯之。彼將陷溺之禍。有不顧。而況於病狂喪心  
之譏乎。而又況於斬人之信與不信乎。嗚呼。今之人。雖謂僕  
爲病狂喪心之人。亦無不可矣。天下之人心。皆吾之心也。天  
下之人。猶有病狂者矣。吾安得而非病狂乎。猶有喪心者矣。

吾安得而非喪心乎。昔者孔子之在。當時有議其爲諂者。

論語八佾篇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諂也。有譏其爲佞者。又憲問篇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爲是桮桮者。與。無乃爲佞乎。

有毀其未賢。詆其爲不知禮。而侮之。以爲東家丘者。未賢。又子張篇曰。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又叔孫武叔毀仲尼云云。又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爲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不知禮。又八佾。子入大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鄒人子知禮。又述而。陳司敗問曰。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孔子退。揖巫馬期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娶於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東家丘。家語。魯人不知孔子聖人。乃曰。東家丘者知之矣。有嫉而沮之者。論語序說。定公十四年乙巳。孔子年五十六。攝行相事。魯國大治。齊人歸女。樂以阻之。

有惡而欲殺之者。又適宋。司馬桓魋欲殺之。○又述而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知予何。晨門荷

蕢之徒。皆當時之賢士。且曰。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歟。鄙哉

經經乎。莫已知也。斯已而已矣。晨門。又憲問。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歟。○荷蕢。又曰。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既曰鄙哉。經經乎。莫已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雖子路在升

堂之列。又先進。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尙不能無疑於其所見。不悅於

爲東家丘——欄外曰、  
東家丘、南本、作、表家  
二字。

荷蕢——蕢、草ナ織リ  
テ作リシ器、艾草ヲ入  
ルルニ用リ、所謂アジ  
カナリ。

經經乎——經經ハ堅ク  
クルシキ貌。  
升堂之列——禮樂ニ於  
テ、子路ハ未ダ其極所  
ニ至ラズト雖モ、尙ホ  
造詣アリトノ意。  
疑於其所——孔子衛靈  
公ノ夫人南子ヲ見ント  
セシ時、子路ハ南子淫

亂ナルヲ以テ、辱トシテ之ヲ説バザルコト。弗擾ニ招カレ、往キテ道ヲ説カントセシニ、子路ハ其反逆者ナルヲ以テ説バザリキ。爲迂——子路孔子ニ衛國ノ政ヲナスニ何レヲ先ニスベキヤト問ヒシニ、孔子ハ名ヲ正スナリ、子路ハ之レヲ迂遠ナリトセリ。汲汲遑遑モ、亡子チ道路ニ求ムルモ、席ヲ暖ムルニ暇アラザルモ、皆孔子ノ道ヲ天下ニ行ハントスルノ急ナルヲ云フナリ。

非斯人——鳥獸ト羣テ同ジクスルコトハ、孔子ノ能クセザル所、乃チ斯ノ天下ノ人ト羣テ同ジクシテ道ヲ行フナク云フ。

欲潔其身——是レ子路ノ語ナリ、節義ヲ廢シテ獨善ヲ守リ、獨其身ヲ潔クセントスルガ如キハ、道德倫理ヲ亂スモノニシテ、是レ君子ノ能クセザル所ナリト。

末之難——孔子實チ荷フモノノ言ヲ聞キテ曰

其所欲往而且以之爲迂。又雍也子見南子子路不說。○欲往又陽貨公山弗擾以費晬召子欲往子路不說云云。○又佛胥召子欲往子路不說。○爲迂子路篇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則當時之不信夫子者。豈特十之二三而已乎。然而夫子汲汲遑遑若求亡子於道路。汲汲不息貌。遑遑字彙急也。今案與皇同禮記檀弓下。皇皇焉如有求而弗得。注猶栖栖也。而不暇於煖席者。班孟堅答賓戲曰。孔席不暖。墨突不黔。○又寧以斬人之知我信我而已哉。蓋其天地萬物一體之仁。疾痛迫切。雖欲已之而自有所不容已。故其言曰。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欲潔其身而亂大倫。論語微子。長沮桀溺耦而耕。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又子路從而後。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事見憲問篇。○象山集要第一。與姪孫澹書曰。孔子之轍環於天下。長沮桀溺楚狂接輿負黃植杖。不免於毀謗。下卷問叔孫武叔條可參考。嗚呼此非誠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者。孰能以知夫子之心乎。若其遯世無悶。樂天知命者。

ヒシ語ナリ、其意ハ彼等ハ能クモ思ヒ切リテ世ヲ棄テシモノカナ、斯ク思ヒ切ルハ、何モ難キコトハナシト。

循是而充——欄外曰、施本、俞本、而充、作以會稽ハ地名、浙西省ニアリ、モト山水明媚ノ地トナス。

則固無入而不自得。道竝行而不相悖也。遯世。出易文言。○樂天。出繫辭。○無入。出中庸。道上。僕之不肖何敢以夫子之道爲己任。顧其心亦已稍知。疾痛之在身。是以徬徨四顧。將求其有助於我者。相與講去其病耳。今誠得豪傑同志之士。扶持匡翼。共明良知之學於天下。使天下之人皆知自致其良知。以相安相養。去其自私自利之蔽。一洗讒妬勝忿之習。以濟於大同。則僕之狂病。固將脫然以愈。而終免於喪心之患矣。豈不快哉。嗟乎。今誠欲求豪傑同志之士於天下。非如吾文蔚者而誰望之乎。如吾文蔚之才。與志誠足以援天下之溺者。今又既知其具之在我。而無假於外求矣。循是而充。若決河注海。孰得而禦哉。文蔚所謂一人信之不爲少。其又能遜以委之何人乎。會稽素

塵囂無一世俗ノ塵煙  
喧囂ノ煩ハシキコトナ  
シテ愉快ナル貌、禮記  
ニアル孔子ノ語。  
不怨天—譬ヒ我レ不  
過ニシテ、道ヲ天下ニ  
行フ能ハズトモ、天ヲ  
モ怨マズ、人ヲモ尤メ  
ズ、下ニアル人ノ道ヲ  
學ビテ、上ニアル天道  
ニ達ス、即チ天ヲ怨ミ  
ズ人ヲ尤メザルコトヲ  
云フ。  
臨岐トハ使者ノ歸途ニ  
就クコト。

關外曰、此書、南本、  
載在上册第四卷、二  
作、又。

衛勒トハ馬ノ口ニ含マ  
セテ、馬ヲ御スルニ用  
キル具、クツワナリ。  
傍蹊曲—正路ナラザ  
ル小路ナリ。

主上聖—主上ハ世  
宗、明十二世ノ主、姓  
ハ朱、名ハ厚煜、憲宗  
ノ次子與獻王ノ子ナ  
リ。  
洞察ハ事理ニ明ナルコ  
ト、責付ハ主上ヨリ託  
セラレタル職責。  
致遠辭—關外曰、遠  
辭、句絶。  
軍務冗—戰時ノ務ノ  
多忙ナルコト。  
具本トハ上書スルコ  
ト。  
人還トハ使者今ヤ歸ラ  
ントスルナリ。  
惟濬ハ陳九川ノ字、明  
水ト號ス、江西臨川ノ  
人、陽明ノ門ニ學ビテ  
頗ル信ル所アリ。  
山中講—禹穴、南鎮、  
陽明洞ノ諸山ニ於テ、

號山水之區。深林長谷。信步皆是。寒暑晦明。無時不宜安居  
飽食。塵囂無擾。良朋四集。道義日新。優哉游哉。天地之間。寧  
復有樂於是者。孔子云。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孔子云  
語出憲  
問 僕與二三同志。方將請事斯語。奚暇外慕。獨其切膚之  
痛。乃有未能忽然者。忽然孟子萬章上曰。  
不若是想注無憂貌。 輒復云云。爾咳疾  
暑毒。書札絕懶。盛使遠來。遲留經月。臨岐執筆。又不覺累紙。  
蓋於相知之深。雖已縷縷至此。殊覺有所未能盡也。  
二 異本文錄題下有戊子字。是嘉靖七年也。先生于時五  
十七歲。是年十一月先生卒。案年譜是其十月之書也。  
得書見近來所學之驟進。喜慰不可言。諦視數過。諦字彙音  
帝審也。  
其間雖亦有一二未瑩徹處。卻是致良知之功。尚未純熟。到  
純熟時。自無此矣。譬之驅車。既已由於康莊大道之中。雅爾

道路五達謂之康。六達謂之  
莊。○柳宗元詩。周士舞康莊。  
或時橫斜迂曲者。乃馬性未調。銜勒不  
齊之故。然已只在康莊大道中。決不賺入傍蹊曲徑矣。賺  
字  
彙音暫重賣也。又錯也。○集韻。虛收物不實。  
○祖庭事苑三曰。當作詰。佇陷切。被誑也。  
近時海內同志。到此地位者。  
曾未多見。喜慰不可言。斯道之幸也。賤軀舊有咳嗽畏熱之  
病。近入炎方。輒復大作。主上聖明洞察。責付甚重。不敢遽辭。  
地方軍務冗沓。皆與疾從事。今卻幸已平定。已具本乞回養  
病。得在林下。稍就清涼。或可瘳耳。案年譜。茲年二月。平思田。二州之  
名。七月。破八寨。斷藤峽。十月。疏請  
告。略曰。臣自往年承乏南贛。為炎毒所中。遂患咳痢之疾。歲滋甚。其後退休林野。稍就  
醫藥。而疾亦終不能止。自去歲入廣。炎毒益甚。力疾從事。竣事而出。遂爾不復能興。  
還伏枕草草不盡。傾企外。惟濬一簡。幸達致之。  
來書所詢。草草奉復。一二近歲來。山中講學者。往往多說勿  
忘勿助。工夫甚難。問之則云。才著意便是助。才不著意便是

學ヲ講ズルモノナク  
フ。勿忘勿——此心ヲ常ニ  
存シテ、忘ルコトナ  
ク、又他力ヲ以テ助長  
スルコトナク、急カズ  
怠ラズ、間斷ナク、向上  
發展スルノ工夫、解已  
ニ前ニ歷アリ。

曾漬水——關外曰、南  
本、漬作注。

忘。所以甚難。區區因問之云。忘是忘箇甚麼。助是助箇甚麼。其人默然無對。始請問。區區因與說。我此間講學。卻只說箇必有事焉。不說勿忘勿助。必有事焉者。只是時時去集義。若時時去用。必有事的工夫。而或有時間斷。此便是忘了。即須勿忘。時時去用。必有事的工夫。而或有時欲速求效。此便是助了。即須勿助。其工夫全在必有事焉上用。勿忘勿助。只就其間提撕警覺而已。提撕。撕音西。亦提義。因學紀開云。字出詩抑箋。若是工夫原不間斷。即不須更說勿忘。原不欲速求效。即不須更說勿助。此其工夫何等明白簡易。何等灑脫自在。今卻不去。必有事上用工。而乃懸空守著一箇勿忘勿助。此正如燒鍋鬻飯。鬻。字彙。腫與切。鍋內不曾漬水。下米。而乃專去添柴放火。

火候ハ火ノ加減ナリ。

濇滂瀉——水ノ奔流スル形容ナリ。

癡騃漢——愚カナルモノ。宰制ハ處理スルコト、耽閣ハ其事ヲ差シ置キテセザルコト、乃チ一生ヲ無益ニ過スコトナク云フ。耽閣——關外曰、南本、耽作擔、全書施俞張並同。

去致良知——關外曰、南本、良知上有其字。

不知畢竟鬻出箇甚麼物來。吾恐火候未及調停。而鍋已先破裂矣。近日一種專在勿忘勿助上用工者。其病正是如此。終日懸空去做箇勿忘。又懸空去做箇勿助。濇滂瀉蕩蕩。全無實落下手處。究竟工夫。只得箇沈空守寂。學成一箇癡騃漢。才遇些子事來。即便牽滯紛擾。不復能經綸宰制。此皆有志之士。而乃使之勞苦纏縛。耽閣一生。一本耽作擔。下卷問讀書條同案。耽擔音相通。俗語詞。猶謂倚閣。李退溪集十一云。凡事姑置不行。謂之倚閣。皆由學術誤人之故。甚可憫矣。夫必有事焉。只是集義。集義只是致良知。說集義則一時未見頭腦。說致良知。即當下便有實地步可用工。故區區專說致良知。隨時就事上致其良知。便是格物。著實去致良知。便是誠意。著實致其良知。而無一毫意必固我。便是正心。著實



孟子說——孟子公孫丑上篇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心外之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云云トアリ又同篇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云云トアリ

言若是——關外曰南本若若是作若人全書朱施俞並同張本則作若人人

致良知則自無忘之病無一毫意必固我則自無助之病故說格致誠正則不必更說箇忘助孟子說忘助亦就告子得病處立方告子強制其心是助的病痛故孟子專說助長之害告子助長亦是他以義爲外不知就自心上集義在必有事焉上用功是以如此若時時刻刻就自心上集義則良知之體洞然明白自然是是非非纖毫莫遁又焉有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之弊乎

不得於言是乃告子強制其心語見孟子浩然章孟子序說程子曰孟子便說許多養氣出來只此二字其功甚多

然亦是因病立方說得大段不若大學格致誠正之功尤極精一簡易爲徹上徹下萬世無弊者也聖賢論學多是隨時就事雖言若是殊而要其工夫頭腦若合符節緣天

符節ハ割リ符ナリ。

地之間原只有此性只有此理只有此良知只有此一件事耳故凡就古人論學處說工夫更不必攙和兼搭而說

字彙初銜切推也扶也搭字彙音答打也

自然無不脗合貫通者才須攙和兼搭而

說即是自己工夫未明徹也近時有謂集義之功必須兼搭箇致良知而後備者則是集義之功尚未了徹也集義之功尚未了徹適足以爲致良知之累而已矣謂致良知之功必須兼搭一箇勿忘勿助而後明者則是致良知之功尚未了徹也致良知之功尚未了徹適足以爲勿忘勿助之累而已矣若此者皆是就文義上解釋牽附以求渾融湊泊而不曾就自己實工夫上體驗是以論之愈精而去之愈遠文蔚之論其於大本達道既已沛然無疑至於致知窮理及忘助等

牽附以——牽強附會ノ釋解ヲ以テ渾然融化解スルノ歸結ヲ得ントスルコト。

所持循——固持シテ循  
ヒ守ル所ナ云フ。

說時亦有攙和兼搭處。卻是區區所謂康莊大道之中。或時  
橫斜迂曲者。到得工夫熟後。自將釋然矣。文蔚謂致知之說。  
求之事親從兄之間。便覺有所持循者。此段最見近來真切  
篤實之功。但以此自爲不妨自有得力處。以此遂爲定說。教  
人。卻未免又有因藥發病之患。亦不可不一講也。蓋良知只  
是一箇天理。自然明覺發見處。  
案自一箇至發見處  
一連當一氣讀之。 只是一  
箇真誠惻怛。便是他本體。故致此良知之真誠惻怛。以事親  
便是孝。致此良知之真誠惻怛。以從兄便是弟。致此良知之  
真誠惻怛。以事君便是忠。只是一箇良知。一箇真誠惻怛。若  
是從兄的良知不能致其真誠惻怛。即是事親的良知不能  
致其真誠惻怛矣。事君的良知不能致其真誠惻怛。即是從

當下具——當下ハ現在  
ニ同ジ、具足ハ本有具  
足ナリ。

自有之中トハ天然自然  
ニ固有スル中和ナリ。

無方體——良知ノ妙用  
ハ、方形大小ノ域ヲ超  
越シテ、絕對ノモノナ  
リトノ意。

兄的良知不能致其真誠惻怛矣。故致得事君的良知。便是  
致卻從兄的良知。致得從兄的良知。便是致卻事親的良知。  
不是事君的良知不能致卻須又從事親的良知上去擴充  
將來。如此又是脫卻本原著在支節上求了。良知只是一箇  
隨他發見流行處。當下具足。更無去來。不須假借。然其發見  
流行處。卻自有輕重厚薄。毫髮不容增減者。  
自有輕重厚薄下  
卷問大人與物同  
體條把手足捍頭。所謂天然自有之中也。  
程子曰。識得則事事物物  
上皆天然有箇中在那上。  
不待人安排也。安排非中。大學或問亦載之。  
案。程子以事物言之。王子以心理說之也。雖則輕重厚薄。毫髮不容增  
減。而原又只是一箇。雖則只是一箇。而其間輕重厚薄。又毫  
髮不容增減。若可得增減。若須假借。即已非其真誠惻怛之  
本體矣。此良知之妙用。所以無方體無窮盡。語大天下莫能

孝弟——弟ハ悌ニ通ジテ、年長者ニ盡ス道ナリ。

載語小天下莫能破者也。二句中 庸語。 孟氏堯舜之道孝弟而已者。孟子告子下云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爲也堯舜之道孝悌而已矣。 是

就人之良知發見得最真切篤厚不容蔽昧處提省人使人於事君處友仁民愛物與凡動靜語默間皆只是致他那一念事親從兄真誠惻怛的良知即自然無不是道蓋天下之事雖千變萬化至於不可窮詰而但惟致此事親從兄一念真誠惻怛之良知以應之則更無有遺缺滲漏者正謂其只有此一箇良知故也事親從兄一念良知之外更無有良知可致得者故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此所以爲惟精惟一之學放之四海而皆準施諸後世而無朝夕者也文蔚云欲於事親從兄之間而求所謂良知之學就自己用工得力處

無朝夕——朝夕其差違ナキコト。

行仁自——仁ハ道ノ全體ヲ含ム、孝悌ハ道ノ一部分ナレバ、之レヲ以テ仁ノ本ヲ行フトナスハ可ナレドモ、孝悌ヲ以テ直ニ是レ即チ仁ノ根本ナリト云フハ不可ナリト。  
億逆先——欄外曰、億逆、當作「逆億」。旁行曲防——欄外曰、施本、曲防、作「曲行」、俞本同。

倚著之——一方ニ偏倚スル弊ナリ。察邇言——舜ハ多クノ

如此說亦無不可若曰致其良知之真誠惻怛以求盡夫事親從兄之道焉亦無不可也明道云行仁自孝弟始孝弟是仁之一事謂之行仁之本則可謂是仁之本則不可。語出論語學而篇集 其說是矣億逆先覺之說。億逆見上 文蔚謂誠則旁行

曲防皆良知之用。旁行易上係辭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曲防孟子告子下桓公五命曰無曲防然非此義禮記坊記君子禮以坊德刑以坊淫命以坊欲陳注坊與防同言君子以道防民之失猶以隄防遇水之流也恐是此義言委曲防禦也。 甚善甚善間有攙搭

處則前已言之矣惟濬之言亦未爲不是。和版文錄第五與陳惟濬書曰近得聶文蔚書 知已入漳患難困苦之餘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者宜必有所進養之以福正在此時不得空放過也聖賢論學無不可用之工只是致良知三字尤簡易明白有實下手處更無走失近時同志亦已無不知有致良知之說然能於此實用工者在文蔚須有

取於惟濬之言而後盡在惟濬又須有取於文蔚之言而後明不然則亦未免各有倚著之病也舜察邇言而詢芻蕘

取於惟濬之言而後盡在惟濬又須有取於文蔚之言而後明不然則亦未免各有倚著之病也舜察邇言而詢芻蕘

人二問七、又手近キ話  
ヲ注意シテ聞キ、惡ヲ  
去リテ善ヲ取レリ。  
詢芻蕘——古昔ノ賢人  
ハ疑ハシキコトアレ  
バ、芻蕘即チ薪采リノ  
如キ微賤ノモノニマテ  
問ヒハカリシコト。

盡心三節——孟子盡心  
上篇ニ曰ク、盡其心  
者、知其性也、知其  
性、則知天矣、存其  
心、養其性、所以事  
天也、殫壽不貳、修  
身以俟之、所以立  
命也トアリ、三節トハ  
之レチ指ス。

中庸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詢芻蕘、詩大  
雅板篇曰、先民有言、詢芻蕘、注、先民古之賢人也、芻蕘、采薪者、  
非是以邇言當  
察芻蕘、當詢、而後如此、乃良知之發見流行、光明圓瑩、更無  
罣礙遮隔處、罣、音卦、礙也。此所以謂之大知、才有執著意

必、其知便小矣、講學中自有去取分辨、然就心地上、著實用  
工夫、卻須如此方是盡心三節、說見于上卷之愛問、昨問條、中卷之盡  
心、由於知性條、至此益明備矣、合味其

意、區區曾有生知學知、困知之說、頗已明白、無可疑者、蓋  
盡心、知性、知天者、不必說存心、養性、事天、不必說殫壽不貳、  
修身以俟、而存心、養性、與修身以俟之功、已在其中矣、存心、  
養性、事天者、雖未到得盡心、知天的地位、然已是在那裏、做  
箇求到盡心、知天的工夫、更不必說殫壽不貳、修身以俟、而  
殫壽不貳、修身以俟之功、已在其中矣、譬之、行路、盡心、知天

襁ハ襁褓ナリ、兒ヲ負  
フ衣、抱ハ懷ニ抱クナ  
リ。

知之成——之レチ知リ  
トハ、生レナガラニ知  
リ、學ビテ知リ、困  
テ知リ、是レナリ、之レ  
チ成ストハ、安シテ行  
ヒ、利シテ行ヒ、勉強  
シテ行フノ三ヲ云フ。

者、如、年力壯健之人、既能奔走往來於數千百里之間者也、  
存心事天者、如童穉之年、使之學習、步趨於庭除之間者也、  
殫壽不貳、修身以俟者、如襁抱之孩、方使之扶牆傍壁、而漸  
學起立、移步者也、既已能奔走往來於數千里之間者、則不  
必更使之於庭除之間、而學步趨、而步趨於庭除之間、自無  
弗能矣、既已能步趨於庭除之間、則不必更使之扶牆傍壁、  
而學起立、移步、而起立、移步、自無弗能矣、然學起立、移步、便  
是學步趨、庭除之始、學步趨、庭除、便是學奔走往來於數千  
里之基、固非有二事、但其工夫之難易、則相去懸絕矣、心也、  
性也、天也、一也、故及其知之成功、則一、中庸云、及其知之一也、又  
云、及其成功一也、是合說  
然而三者、人品力量、自有階級、不可躐等、而能也、細觀

文蔚之論其意似恐盡心知天者廢卻存心修身之功而反爲盡心知天之病是蓋爲聖人憂工夫之或間斷而不知爲自己憂工夫之未真切也吾儕用工卻須專心致志在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上做專心孟子告子上奕之爲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只此便是做盡心知天功夫之始正如學起立移步便是學奔走千里之始吾方自慮其不能起立移步而豈遽慮其不能奔走千里又況爲奔走千里者而慮其或遺忘於起立移步之習哉文蔚識見本自超絕邁往而所論云然者亦是未能脫去舊時解說文義之習是爲此三段書分疏比合以求融會貫通而自添許多意見纏繞反使用工不專一也近時懸空去做勿忘勿助者其意見正有此病最能耽誤人耽一本作擔音通不可

是爲此——關外曰、王本、是作故、

耽誤人——關外曰、南本、耽誤作擔、諸本同、耽誤ハ誤リテ其レニ耽

謂スルコト。所謂——關外曰、南本、謂作論、施、俞並同。至當歸——正當ナル道理ハ必ズ皆一途ニ歸スルコト。

遂復答——關外曰、復去聲讀、此字、句。

千里差人——遠方ニ人ヲ差遣スルコトナリ。竟虛來——關外曰、虛字、令做反語、看、語急、故、著、乎字。直懸煩——直懸ハ愚チ云フ、煩縷ハ煩ハシキ程繰リカヘシ繰リカヘシ陳アルコト。謙之、鄒氏、名ハ守益、東廓ト號ス、江西安福ノ人、陽明ニ師事ス、官ハ太常少卿、侍讀ニ至ル、職ヲ免セラレテ家居講學二十餘年ニシテ卒ス、隆慶ノ初、南京禮部右侍郎ヲ贈リ、文莊ト諡ス。

不滌除耳所謂尊德性而道問學一節至當歸一更無可疑此便是文蔚曾著實用工然後能爲此言此本不是險僻難見的道理人或意見不同者還是良知尚有纖翳潛伏若除去此纖翳即自無不洞然矣已作書後移臥簷間偶遇無事遂復答此文蔚之學既已得其大者此等處久當釋然自解本不必屑屑如此分疏但承相愛之厚千里差人遠及諄諄下問孟子萬章上諄諄然命之乎注詳語貌而竟虛來意又自不能已於言也然直懸煩縷已甚恃在信愛當不爲罪惟潛處及謙之崇一處各得轉錄一通寄視之尤承一體之好也

右南大吉錄

此卷一本以答人論學書爲第一以答周道通書以下爲第二答歐陽崇一書以下爲第三答聶文蔚二書爲第四訓蒙之前載立志說一條合爲第五於終書右

門人南大吉錄七字據年譜曰大吉取先生論學書復增五卷見嘉靖三年則是似爲得之焉然卷首德洪小序言摘錄先師手書八篇而歷舉之而未及立志訓蒙之二條而所謂五卷者亦未知其元本否則是恐後人所增而非元善之舊矣然訓蒙篇收於此書既尙矣而於其蒙養之正最不可欠也至立志說又直指精切無有過之者而學者用功當務之第一義矣故從異本之次第而共存之但右南大吉錄之五字則從通行印本存之於此云○大吉卽元善也

示弟立志說

立志說出和刊文錄第八題下有乙亥字是正德十年而先生四十四歲在越

予弟守文來學

守文龍山公第三子案世德紀海日翁行狀先生之四子長守仁次守儉次守文次守章

告之以

立志守文因請次第其語使得時觀省且請淺近其辭則易於通曉也因書以與之

夫學莫先於立志志之不立猶不種其根而徒事培擁灌溉勞苦無成矣世之所以因循苟且隨俗習非而卒歸於汚下者凡以志之弗立也故程子曰有求爲聖人之志然後可與共學  
程子伊川語近思錄爲學及論語集注載之  
人苟誠有求爲聖人之志則必思聖人之所以爲聖人者安在非以其心之純乎天理而無人欲之私歟聖人之所以爲聖人惟以其心之純乎天理而無人欲則我之欲爲聖人亦惟在於此心之純乎天理而無人

弟守文——父龍山公初鄭氏娶リテ陽明先生ヲ生ム鄭氏ハ陽明十三歳ノ時ニ卒ス故ニ後妻趙氏ヲ娶ル趙氏乃チ守文ヲ生ム守文ハ則チ陽明ノ異母弟ナリ

事培擁——欄外曰堆詭從手

先覺考——先覺ハ學問ヲ修メテ得タル人、古訓ハ古昔ノ聖人賢者ノ遺シタル訓言戒語ナリ。

夫所謂——欄外曰、南本・施本、夫所謂以下別提。

師嚴然——師ノ道嚴肅ナラザレバ、人之ヲ尊バズ、嚴肅ニシテ始メテ尊ク、而シテ又民モ學ヲ敬スルニ至ルト。

欲耳。欲此心之純乎天理而無人欲。則必去人欲而存天理。務去人欲而存天理。則必求所以去人欲而存天理之方。求所以去人欲而存天理之方。則必正諸先覺考諸古訓。說命下曰。學于古訓乃有獲事。而凡所謂學問之功者。然後可得而講。而亦有所不容已矣。夫所謂正諸先覺者。既以其人爲先覺。而師之矣。則當專心致志。惟先覺之爲聽。言有不合。不得棄置。必從而思之。思之不得。又從而辨之。務求了釋。不敢輒生疑惑。故記曰。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是禮記苟無尊崇篤信之心。則必有輕忽慢易之意。言之而聽之不審。猶不聽也。聽之而思之不慎。猶不思也。是則雖曰師之。猶不師也。

跛ハ足ノ不具ナルモノ、チンバナリ。

不踰矩——心ノ思フマニ行ヒテ、決シテ法則即チ道ヲ離レザルコトナリ。志氣之帥——志ハモトニシテ氣ハ之レニ次グモノ、志ノ向ク所氣之レニ隨フ、故ニ志ハ氣ノ帥ナリト云フ。

夫所謂考諸古訓者。聖賢垂訓。莫非教人去人欲而存天理之方。若五經四書是已。吾惟欲去吾之人欲。存吾之天理。而不得其方。是以求之於此。則其展卷之際。眞如饑者之於食。求飽而已。病者之於藥。求愈而已。暗者之於燈。求照而已。跛者之於杖。求行而已。曾有徒事記誦講說。以資口耳之弊哉。夫立志亦不易矣。孔子聖人也。猶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出論語爲政篇。立者志立也。雖至於不踰矩。亦志之不踰矩也。志豈可易而視哉。夫志氣之帥也。孟子公孫丑上語。人之命也。木之根也。水之源也。源不濬則流息。根不植則木枯。命不續則人死。志不立則氣昏。是以君子之學。無時無處。而不以立志爲事。正目而視之。無他見也。傾耳而聽之。無他聞也。

如<sub>レ</sub>猫<sub>ヲ</sub>捕<sub>ル</sub>鼠<sub>ヲ</sub>。考出 上卷 如<sub>レ</sub>鷄<sub>ノ</sub>覆<sub>ル</sub>卵<sub>ヲ</sub>。精神心思凝聚融結而不復

知<sub>レ</sub>有<sub>レ</sub>其他<sub>ニ</sub>。然後此志常立。神氣精明。義理昭著。一有私欲。即便知覺。自然容住不得矣。故凡一毫私欲之萌。只責此志不

立。近思錄爲學類。明道先生曰。學者爲氣所勝。習所奪。只可責志。 即私欲便退聽。一毫客氣之動。

只責此志不立。即客氣便消除。或怠心生。責此志即不怠。忽

心生。責此志即不忽。燥心生。責此志即不燥。妬心生。責此志

即不妬。忿心生。責此志即不忿。貪心生。責此志即不貪。傲心

生。責此志即不傲。吝心生。責此志即不吝。蓋無一息而非立志。責志之時。無一事而非立志。責志之地。故責志之功。其於

魁魘潛——妖怪ドモガ  
太陽ノ光ノ爲メニ消滅  
スルコト。

責此志——此志ノ立マ  
ザルヲ責ムル義、以下  
皆此意ナリ。

求其放——孟子告子上  
篇ニ學問之道、無他、  
求此放心而已矣ト、  
放心ヲ求ムトハ、心ハ  
外物ノ爲メニ亂サレ  
テ、之レヲ追ハントス  
ルヲ防グ工夫ナリ。

敬義ハ前文ノ敬以直  
ノ内、義以方ノ略語。

訓蒙大——陽明四十七  
歲、贛ニアリテ大帽洞  
頭ノ諸寇ヲ平ゲ、其地

賢因時立教。雖若不同。其用功大指無或少異。書謂惟精惟

一。易謂敬以直内。義以方外。孔子謂格致誠正博文約禮。曾

子謂忠恕。子思謂尊德性而道問學。孟子謂集義養氣求其

放心。雖若人自爲說。有不可強同者。而求其要領歸宿。合若

符契。字彙。契合也。刻也。約也。○孟子離婁下。若合符節。注。符節以玉篆刻文字。而中分之。彼此各藏其半。有故則左右相合。以爲信。若合符節。言其同。 何

者。夫道一而已。道同則心同。心同則學同。其卒不同者。皆邪

說也。後世大患。尤在無志。故今以立志爲說。中間字字句句

莫非立志。蓋終身問學之功。只是立得志而已。若以是說而

合精一。則字字句句。皆精一之功。以是說而合敬義。則字字

句句。皆敬義之功。其諸格致博約忠恕等說。無不脗合。但能

實心體之。然後信予言之非妄也。

訓蒙大意示教讀劉伯頌等

年譜。正德十三年四月立  
社學。下有此事。可參考。



ニ學校ヲ建テ、兒童ニ  
教ヘ、以テ民俗ヲ改善  
セントスル時、之レヲ  
作リテ劉伯頌等ニ示セ  
シモノナリ、教讀トハ  
其學校ノ教師ナリ、伯  
頌ノ傳未ダ明カナラ  
ズ。

其趨向——兒童ノ性質  
ノ赴ク所ニ從ヒテ、鼓  
舞スルコト。

幽抑結——性質ノ幽鬱  
ニシテ結滯、活潑壯快  
ナラザルヲ云フ。

固旋揖讓——禮ヲ行フ  
ノ様態ナリ。

抑揚諷誦ハ、節ヲツケ  
テ低音ニ讀ムコト。

麤頑ハ粗野ニシテ頑固  
ナルコト。

蒙穉——幼童ヲ云フ。

鞭撻繩——鞭ニテウ  
チ、繩ニテシバルコト、  
其教育法ノ苛酷ヲ云  
フ。

古之教者。教以人倫。後世記誦詞章之習起。而先王之教亡。今教童子。惟當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爲專務。其栽培涵養之方。則宜誘之歌詩。以發其志意。導之習禮。以肅其威儀。諷之讀書。以開其知覺。今人往往以歌詩習禮爲不切時務。此皆末俗庸鄙之見。烏足以知古人立教之意哉。大抵童子之情。樂嬉遊而憚拘檢。如草木之始萌芽。舒暢之則條達。摧撓之則衰痿。今教童子。必使其趨向鼓舞。中心喜悅。則其進自不能已。譬之時雨春風。霑被卉木。莫不萌動發越。自然日長月化。若冰霜剝落。則生意蕭索。日就枯槁矣。故凡誘之歌詩者。非但發其志意而已。亦所以洩其跳號呼嘯於詠歌。宣其幽抑結滯於音節也。導之習禮者。非但肅其威儀而已。亦所

以周旋揖讓。而動盪其血脈。拜起屈伸。而固束其筋骸也。諷之讀書者。非但開其知覺而已。亦所以沉潛反復。而存其心。抑揚諷誦。以宣其志也。凡此皆所以順導其志意。調理其性情。潛消其鄙吝。默化其麤頑。日使之漸於禮義。而不苦其難。入於中和。而不知其故。是蓋先王立教之微意也。若近世之訓蒙穉者。日惟督以句讀課做。責其檢束。而不知導之以禮。求其聰明。而不知養之以善。鞭撻繩縛。若待拘囚。彼視學舍如囹圄。而不肯入。視師長如寇仇。而不欲見。窺避掩覆。以遂其嬉遊。設詐飾詭。以肆其頑鄙。偷薄庸劣。日趨下流。是蓋驅之於惡。而求其爲善也。何可得乎。凡吾所以教。其意實在於此。恐時俗不察。視以爲迂。且吾亦將去。

是年三月乞致仕  
不允。事見年譜。

故

繩墨ハ大工ノ用キル墨  
ナハ、乃チ物ノ法則標  
準ト云フ義。  
蒙以養——童蒙ハ能ク  
惡ニ陷ラザルノ工夫ヲ  
養ヒテ、其功果ヲ收メ  
成サンコトナトノ意。  
教約——ハ所謂學則ノ  
如シ、前ノ訓蒙ニ附屬  
シテ、師弟皆之レヲ遵  
守スベキノ規約ナリ。  
清晨ハ早朝ノ外氣爽カ  
ナル時ヲ云フ、參揖ハ  
參リ合シテ挨拶ノ禮ヲ  
スルコト。

特叮嚀以告爾諸教讀其務體吾意永以為訓母輒因時俗  
之言改廢其繩墨。孟子盡心上大匠不為拙工改廢繩墨。庶成蒙以養正之功矣。  
易蒙象傳曰蒙念之念之。

教約

每日清晨諸生參揖畢教讀以次遍詢諸生在家所以愛親  
敬長之心得無懈忽未能真切否溫清定省之儀得無虧缺  
未能實踐否往來街衢步趨禮節得無放蕩未能謹飭否一  
應言行心術。一應俗語上卷澄問喜怒條一應私心同。得無欺妄非僻未能忠信篤  
敬否諸童子務要各以實對有則改之無則加勉教讀復隨  
時就事曲加誨諭開發然後各退就席肄業。  
凡歌詩須要整容定氣清朗其聲音均審其節調母躁而急

肄業——學業ヲ習フコ  
ト。

四班——四組ナリ、一  
班ヲ輪ストハ一組ツ  
輪番ニスルコト。  
選歌——順順ニ代リテ  
歌フコト。  
朔八月一日、望八月  
十五日。

母蕩而囂母餒而懾久則精神宣暢心氣和平矣每學量童  
生多寡分為四班每日輪一班歌詩其餘皆就席斂容肅聽  
每五日則總四班遞歌於本學每朔望集各學會歌於書院  
凡習禮須要澄心肅慮審其儀節度其容止母忽而惰母沮  
而作母徑而野從容而不失之迂緩修謹而不失之拘局久  
則體貌習熟德性堅定矣童生班次皆如歌詩每間一日則  
輪一班習禮其餘皆就席斂容肅觀習禮之日免其課做每  
十日則總四班遞習於本學每朔望則集各學會習於書院  
凡授書不在徒多但貴精熟量其資稟能二百字者止可授  
以一百字常使精神力量有餘則無厭苦之患而有自得之  
美諷誦之際務令專心一志口誦心惟字字句句紬繹反覆

免其課——其課業ヲ休  
ムコト。  
資稟——天ヨリ受ケタ  
ル資質。

紬繹——ツムギ出スコ  
ト其意ヲ探求スル意。

義理決——關外曰，南  
本、禮作理。  
背書誦——書物ヲ伏セ  
テ暗誦スルコト。

神而明——其教育ヲシ  
テ、神ノ如クニ發明シ  
テ功果アラシムルハ、  
實ニ其ノ人物ノ如何ニ  
存スト。

抑揚其音節。寬虛其心意。久則義禮浹洽。聰明日開矣。  
每日工夫。先考德。次背書誦書。次習禮。或作課做。次復誦書。  
講書。次歌詩。凡習禮歌詩之類。皆所以常存童子之心。使其  
樂習不倦。而無暇及於邪僻。教者知此。則知所施矣。雖然此  
其大略也。神而明之。則存乎其人。  
易上係  
辭文

傳習錄卷之中終

傳習錄卷之下

續錄

案一本題下有續錄二字。據德洪跋文。今從之。

正德乙亥。

乙亥。正德十年。先生四十四歲。

九川初見先生於龍江。先生與甘泉

先生論格物之說。甘泉持舊說。先生曰。是求之於外了。甘

泉曰。若以格物理為外。是自小其心也。九川甚喜舊說之

是。先生又論盡心一章。九川一聞。卻遂無疑。後家居復以

格物遺質。先生答云。但能實地用功。久當自釋。山間乃自

錄大學舊本讀之。覺朱子格物之說非是。然亦疑。先生以

意之所在為物。所在。通本作所。如。今從本集改之。物字未明。已卯歸自京師。

再見先生於洪都。先生兵務倥偬。乘隙講授。己卯。正德十四年。先生四十八歲。在

江西。六月奉勅。勘處福建叛軍。聞宸濠反。遂還起義兵。事年譜詳。首問近年用功何如。九川曰。近年

體驗得明。明德功夫。只是誠意。自明明德於天下。步步推

傳習錄卷之下

此卷ハ陽明ノ歿後、錢  
緒山ノ編セシモノニシ  
テ、筆錄者ハ乃チ陳九  
川、黃直、黃修易、黃  
曾等ノ諸門弟ナリ、而  
シテ此條ヨリ以下二十  
一條ハ、乃チ九川ノ錄  
スル所ナリ。  
關外曰、此條、往往有  
致疑者、願惟實見續  
錄問答、多有未當於  
心者、作傳習錄疑、黃  
宗羲又議續錄、黃曾  
錄有失、陽明之意者、  
要之、前二冊、當時已  
經文成親覽、而至續  
錄、則選出於緒山、故  
或來此議、讀者其審  
之。  
甘泉、洪氏、名ハ若水、  
字ハ原明、廣東增城ノ  
人、初メ陳白沙ニ學テ、  
隨處ニ天理ヲ體認スル  
ヲ以テ宗旨トナス、官  
ハ南京禮吏兵三部尙書  
ニ至ル、致仕シテ卒ス、  
年九十五、文簡ト諡ス。  
盡心一章ナリ。  
洪都ハ今ノ江西省南昌  
府ノコト、朱元璋ガ龍  
興ヲ取リテ新ニ命名セ  
ルモノナリ。  
兵務倥偬——軍務ノセハ  
シク迫ルコト。

乃可以一關外曰施  
張二氏以乃可字爲  
有不善一顏淵ハ流石  
テ、己ノ過アルバ直ニ  
改メ、不善ヲ決シテ  
行ハズト。

功夫顛倒——格物ノ工夫  
ハ相顛倒シテ、誠意ノ  
工夫ト一致スルコトナ  
シト、片段ヲ成サズト  
ハマトマリナキコト。  
希顔ハ何人ナルカ傳未  
ダ詳ナラズ、恐ラクハ  
九川ノ同輩ナラン。

入根源。到誠意上。再去不得。如何以前又有格致工夫。後  
又體驗覺得。意之誠偽。必先知覺。乃可以顏子有不善未  
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爲證。易係辭下曰。顏子之子其殆庶幾乎。豁  
然若無疑。卻又多了格物功夫。又思來吾心之靈。何有不  
知。意之善惡。只是物欲蔽了。須格去物欲。始能如顏子未  
嘗不知耳。司馬溫公格物致知之說曰。格猶扞也。禦也。能扞禦外物。而後知至道  
物之說。未爲甚害。然止捍禦於其外。則未有拔去病根之意。非所謂克己求 又自  
仁之功矣。○後世林兆恩亦爲扞去物欲之說。然其學三教一致之宗也。  
疑。功夫顛倒與誠意不成片段。後問希顏。希顏曰。先生謂  
格物致知是誠意功夫。極好。九川曰。如何是誠意功夫。希  
顏令再思體看。九川終不悟。請問。先生曰。惜哉。此可一言  
而悟。惟濬所舉顏子事便是了。只要知身心意知物是一  
件。九川疑曰。物在外。如何與身心意知是一件。先生曰。耳

目口鼻四肢身也。非心安能視聽言動。心欲視聽言動。無  
耳目口鼻四肢亦不能。故無心則無身。無身則無心。但指  
其充塞處言之。謂之身。指其主宰處言之。謂之心。指心之  
發動處謂之。指意之靈明處謂之。指意之涉著處謂  
之物。只是一件事。意未有懸空的。必著事物。故欲誠意則隨  
意所在。某事而格之。去其人欲而歸於天理。則良知之在  
此事者。無蔽而得致矣。此便是誠意的功夫。九川乃釋然  
破數年之疑。又問。甘泉近亦信用大學古本。和文錄三答甘泉  
次亦嘗進其大學舊本及格物諸說。兄時未以爲然。而僕亦遂置不復 謂格物猶  
強聒者。知兄之不久自當釋然於此也。乃今果獲所願。喜躍何可言。  
言造道。二程全書遺書曰。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有述事之言。有德者止言己  
出子東見錄之中。而 又謂窮理如窮其巢穴之窮。是譬若逐禽者必  
師訓亦有此議論。 以身心至之也。故格物亦只是隨處體認天理。和刊  
者必窮之 其穴也。

泛濫之學——唯徒二學ノ博カラントスルヲ云フ。擾擾——噪シク亂ルル貌。

第五與毛古庵書。凡鄙人所謂致良知之說。與今之所謂體認天理之說。本亦無大相遠。但微有直截迂曲之差耳。譬之種植。致良知者是培其根本之生意而達之。枝葉者也。體認天理者是茂其枝葉之生意而求以復之根本者也。然培其根本之生意。固自有以達之。枝葉矣。欲茂其枝葉之生意。亦安能舍根本而別有生意。可以茂之。枝葉之間者乎。○又寄鄒謙之第五書曰。隨事體認天理。即戒慎恐懼工夫。以為向隔一塵。為世之所謂事事物物皆有定理而求之於外者言之耳。若致良知之功明。則此語亦自無害。不然。即猶未免於毫釐千里也。似與先生之說漸同。先生曰。甘泉用功。所以轉得來。當時與說親民字。不須改。他亦不信。今論格物。亦近。但不須換物字。作理字。只還他一物字。便是。後有人問九川曰。今何不疑物字。曰。中庸曰。不誠無物。程子曰。物來順應。又如物各付物。胷中無物之類。皆古人常用字也。他日先生亦云然。

九川問。近年因厭泛濫之學。每要靜坐。求屏息念慮。非惟不能。愈覺擾擾。如何。先生曰。念如何。可息。只是要正。曰。當自有無念時否。先生曰。實無無念時。曰。如此。卻如何言靜。曰。

戒懼之——中庸ノ所謂其睹ザル所ニ戒懼シ、其聞カザル所ニ恐懼スルノ念ハ、是レ別チ活潑潑地ニシテ、生氣充滿活躍極リナキ所ナリト。維天之命——天ノ命ハ四時運行シテ、決シテ停止スルコトナキナク、フ、吾ガ念モ時トナク處トナク活躍シテ、已マザルナリト。槁木死——見聞セズンバ、是レ枯木ヤ死灰モ同然ナリ、聲ヤ言ナラバ、其レニテモ宜シト、死灰ハ久シク用キザル灰チ云フ。

靜未嘗不動。動未嘗不靜。戒謹恐懼。即是念。何分動靜。曰。周子何以言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曰。無欲故靜。太極圖說。周子自注之語。是靜亦定。動亦定的。定字主其本體也。靜亦語。戒懼之念。是活潑潑地。潑潑地。通本無一潑字。今從一本增之。中庸義詳講曰。活潑潑地云者。只是真見這道理在。此是天機不息處。所謂維面前。如活底物相似。○潑字彙冠注。水涌也。天之命。於穆不已。詩大雅。維天之命。篤斯。一息便是死。非本體之念。即是私念。

又問。用功收心時。有聲色在前。如常聞見。恐不是專一。曰。如何。欲不聞見。除是槁木死灰。耳聾目盲。則可。猶孟子滕文公下。只是雖聞見。而不流去。便是。曰。昔有人靜坐。其子隔壁讀書。不知其勤惰。程子稱其甚敬。何如。二程全書遺書曰。許渤與其子讀書。與不讀書。先生謂此人持敬如此。注曰。曷嘗有如此聖人。○朱子文集答陳正己書曰。許渤為人不可知其詳。○隔牖事者。非有寄叔之意。而欲其不聞也。況此條

苦功トハ前ノ靜座法ヲ云フ。内外打——内外ハ心ノ内外ナリ、心ト事ト合シテ一ナラズ、工夫ノ支離滅裂ニ終ルコト。照管ハ心ヲ一ニシテ觀察スルコト。

于中國——于中ハ王氏、名及ビ傳未ダ詳ナラズ、國裳ハ舒氏、名ハ芬、梓溪ト號ス。

又問。靜坐用功頗覺此心收斂。遇事又斷了。旋起箇念頭。去事上省察。事過又尋舊功。還覺有内外打不作一片。先生曰。此格物之說未透。心何嘗有内外。即如惟濬。今在此講論。又豈有一心在內照管。這聽講說時專敬。即是那靜坐時。心功夫一貫。何須更起念頭。人須在事上磨鍊。做功夫。考詳于中卷。乃有益。若只好靜遇事便亂。終無長進。那靜時功夫亦差。似收斂而實放溺也。後在洪都復與于中國裳論内外之說。渠皆云。物自有内外。但要内外並著功夫。不可有間耳。以質先生曰。功夫不離本體。本體原無内外。只爲後來做功夫的分了内外。失其本體了。如今正要講明功夫。不要有内外。乃是本體功夫。是日俱有省。

又問。陸子之學何如。

和文錄第二。象山文集序曰。至宋周程二子始復追尋孔顏之宗。而自是而後有象山陸氏。雖其純粹和平若不及其學之必求諸心。則一而已。故吾嘗斷以陸氏之學孟氏之學也。○又第四卷與席元山書亦論此事。○象山集要第二。與路彥彬書曰。竊不自揆。區區之學。自謂孟子之後。至是而始一明也。先生曰。濂溪明道之後。還是象山。只還粗些。九川曰。看他論學。篇篇說出骨髓。

句句似鍼膏肓。卻不見他粗。先生曰。然他心上用過功夫。與揣摩依做求之文義。自不同。但細看有粗處。用功久當見之。

庚辰往虔州。再見先生問。

庚辰。正德十五年也。子時先生四十九歲。在江西。

近來功夫雖若

稍知頭腦。然難尋箇穩當快樂處。先生曰。爾卻去心上尋箇天理。此正所謂理障。

理障。圓覺經彌勒菩薩章曰。二章。理障事障云云。○伊川先生曰。釋氏理障之說。謂既明是理。而又執持。是故謂爲障也。此錯看了也。天下只有一箇理字。既明此理。夫復何障。則此已與理爲二。此間有箇訣竅。也要法也。

曰。請問如何。曰。只是致知。曰。如何致。曰。爾那一點良知是。

象山、陸氏、名ハ九淵字ハ子靜、乾道中進士及第シ、官ハ知荆門軍ニ至ル、象山ニ居リ以テ號トス、書ヲ朱子ニ與ヘテ周子ノ大極圖說ヲ論ズ、其門ニ遊ブモノ數千百人、歿シテ文安ト號ス。似鍼膏肓——關外曰、俞本、似作是、選粗些——象山ノ學ハ唯々粗笨ナル所アリト。揣摩依——ヨイ加減ニ揣摩シテ摸做スルコト。

靠著トハ附著ノ義、ヨリツクコトナリ。體貼トハ身ニ引キアテテ見ルコト。

無小些——爾外曰、些小。施本、作些少、餘同。謙之ハ都東廓ノ字、傳前ニ出ツ。

不敢當——致テ其言ニ當ラズト、謙讓辭退スル詞。要推——推シテ辭退スルニ及バズトノ意。

不會失——爾外曰、會本、會作會、張同。

這些子——此ノ良知ノ僅ナル點ヲ看得テ、十分ニ透徹底セバトノ意。

試金石——事物ノ眞偽ヲ試驗スルモノ、乃チ標準法則ナリ、指南針ハ磁石ナリ。爾外曰、此條、餘本載在ニ卷末補遺内。

發盡精——蕙典精微ヲ盡セリト。何言ノ易——何ソ餘リニ輕卒ニ言ヒ過ギシソヤトノ意。

爾自家底準則。爾意念著處。他是便知是非。便知非更瞞他一些不得。爾只不要欺他。實實落落。依著他做去。善便存惡便去。他這裏何等穩當快樂。此便是格物的真訣。致知的實功。若不靠著這些真機。如何去格物。我亦近年體貼出來。如此分明。體貼言自己心身修練得出。明道先生曰。吾學有所受。然天理二字自家體貼出來。初猶疑只依他恐有不足。精細看來。從一本增之。今無些小欠闕。

在虔與于中謙之同。侍先生曰。人胸中各有箇聖人。只自信不及。都自理倒了。因顧于中曰。爾胸中原是聖人。于中起不敢當。先生曰。此是爾自家有的。如何要推于中。又曰。不敢。先生曰。衆人皆有之。況在于中。卻何故謙起來。謙亦不得。于中乃笑受。又論良知在人。隨爾如何不能泯滅。雖盜賊亦自知不當爲盜。喚他做賊。他還忸忸。孟子萬章上。象曰。鬱陶思君。爾忸忸音義。

忸女六反。忸音尼。忸忸慙色也。于中曰。只是物欲遮蔽。良心在內。自不會失。如雲自蔽。日日何嘗失了。先生曰。于中如此聰明。他人見不及此。

先生曰。這些子看得透徹。隨他千言萬語。是非誠僞。到前便明。合得的便是。合不得的便非。如佛家說心印相似。心印。事苑八曰。達磨西來不立文字。單傳心印。○印刻文合信也。真是箇試金石。指南針。

先生曰。人若知這良知訣竅。隨他多少邪思枉念。這裏一覺都自消融。真箇是靈丹一粒。點鐵成金。靈丹成金。是神仙不死之藥。方事多見于史記秦皇漢武之紀。

崇一曰。先生致知之旨。發盡精蘊。看來這裏再去不得。先生曰。何言之易也。近思錄克己篇。明道先生獵自謂。今無此好。周茂叔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潛隱未發。一日萌動。復如前矣。後十二年。因見果知未也。再用功半年。看如何。又用功一年。看如何。功夫愈

恰好處——良知體驗ノ所ヲ斥ス。

百世以——良知ヲ體驗スレバ、例ヘ百世ノ久シキニ涉リ、聖人ヲ俟テ之ヲ正スト雖モ、決シテ疑惑セザルナリト。

泄天機——機密ヲ洩ス意ナリ、乃チ道ノ妙處ヲ説キ明シタルヲ云フ。

後人揜——古昔ノ聖人已ニ良知ヲ發明シテ、之ヲ人ニ示スト雖モ、後ノ人ハ之レヲ掩ヒ隠セシトナス。

久愈覺不同此難口說

先生問九川於致知之說體驗如何九川曰自覺不同往時操持常不得箇恰好處此乃是恰好處先生曰可知是體來與聽講不同我初與講時知爾只是忽易未有滋味只這箇要妙再體到深處日見不同是無窮盡的又曰此致知二字真是箇千古聖傳之祕見到這裏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中庸語

九川問曰伊川說到體用一原顯微無間處門人已說是泄天機是易傳序語○全書尹和靖問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原顯微無間天機者指道真莫太洩露天機否伊川曰看得甚好如此說破猶人不解悟不得已言之耳○多出于莊子先生致知之說莫亦泄天機太甚否先生曰聖人已指以示人只爲後人揜匿我發明耳何故說泄此是人人自有的覺來甚不打緊一般然與不用實功人說

亦甚輕忽可惜彼此無益與實用功而不得其要者提撕之甚沛然得力

又曰知來本無知覺來本無覺然不知則遂淪埋

先生曰大凡朋友須箴規指摘處少誘掖獎勵意多方是下章

又戒九川云與朋友論學須委曲謙下寬以居之易乾文言曰寬以居之仁以行之

九川臥病虔州先生云病物亦難格覺得如何對曰功夫甚難先生曰常快活便是功夫

九川問自省念慮或涉邪妄或預料理天下事料理俗語也出晉書王徽之傳想到極處井井有味便繾綣難屏繾綣字彙不相離貌覺得早則易覺遲則難用力克治愈覺扞格惟稍遷念他事則隨兩忘

知來本——道ハ本必超絶的ノモノナレバ、其本體ヲ知覺シタル曉ニハ、知モノナク覺モノナシトノ意。

箴規指——箴規ハ互ニ其惡シキ所ヲ正シ合フコト、指摘ハ其過ヤ惡ヲ指摘スルコト。

九川問——關外曰、此條、俞本載在卷末補遺內。料理天下——世間ノ事ニ彼レ此レト干渉スルコト。井井ハ少シモ亂レズシテ條理アル貌、扞格ハ防ギ合フコト。



如此廓清亦似無害。先生曰：何須如此？只要在良知上著功夫。九川曰：正謂那一時不知。先生曰：我這裏自有功夫。何緣得他來？只爲爾功夫斷了，便蔽其知。既斷了，則繼續舊功，便是何必如此？九川曰：直是難處。雖知丟他不去。先生曰：須是勇。用功久自有勇。故曰：是集義所先者。勝得容易，便是大賢。

九川問：此功夫卻於心上體驗明白，只解書不通。先生曰：只要解心。心明白，書自然融會。若心上不通，只要書上文義通，卻自生意見。

有一屬官，因久聽講先生之學，曰：此學甚好，只是簿書訟獄繁難，不得爲學。先生聞之，曰：我何嘗教爾離了簿書訟獄。

直是難——關外曰：俞本，直作眞。  
是難——念慮閉息，是難。一關外曰：丟他不去。關外曰：丟字是屏除字。  
須是勇——關外曰：須是勇，句絕，用功久，關下。  
集義生——孟子公孫丑上篇ノ語ナリ、浩然ノ氣ハ道義内ニ充滿シテ生ズルモノ、外部ヨリ收得スルモノニアラズ、故ニ集義ニヨリテ生ズルモノハ、乃チ是レ浩然ノ氣ナリ。  
是大賢——關外曰：大賢、張本作「大勇」。  
簿書訟——帳簿ノ整理ヲ訟裁判等ノ事務繁多ナリト。

其屬託——關外曰：屬字、全書及關、朱、俞、張並作「口」。  
讀毀羅——讀毀トハ毀譽褒貶スルコト、羅織トハ種種人ノ罪科ヲ構ヘ出シテ、罪人ニ陷ルルコトナリ。

是著空——空虛トナル義ニシテ、空想家ニシテ實用ナキヲ云フ。  
繫多聞——致良知ノ工夫ハ、多見、多聞トハ何等直接ノ關係アルナシトノ意。  
妙合當——良知ハ固有先テシテ、乃チ吾ノ根存在セシトノ意。

懸空去講學，爾既有官司之事，便從官司的事上爲學，纔是真格物。如問一詞訟，不可因其應對無狀，起箇怒心，不可因他言語圓轉，生箇喜心，不可惡其屬託，加意治之。字託業依也。憑也。屬託謂有所繫屬而依託也。不可因其請求屈意從之。不可因自己事務煩冗，隨意苟且斷之。不可因旁人讚毀羅織，隨人意思處之。羅織唐酷吏傳姚崇曰當時這許多意思皆私，只爾自知，須精細省察克治，惟恐此心有一毫偏倚，枉人是非。這便是格物致知。簿書訟獄之間，無非實學。若離了事物爲學，卻是著空。

虔州將歸，有詩別先生云：良知何事繫多聞，妙合當時已種根。妙合太極圖說曰：二好惡從之爲聖學，將迎無處是乾元。將迎出定性書。○將音送。言事去而心猶留在。迎言事未來而期待之。○乾元，易乾象傳。大哉乾元，萬物資始。先生曰：若未來講此。

好惡從一聖人ノ學ハ  
唯々善ヲ好ムコト好色  
ヲ好ムガ如ク、惡ヲ惡  
ムコト惡息ヲ惡ムガ如  
キノ工夫ニ從フノミ  
ト。  
是乾元——乾元ハ道ノ  
根原、將ト云ヒ、迎ト  
云フモ皆執著心ナリ。  
敷英ハ何人ナルカ傳未  
ク詳ナラズ。  
大學古——陽明自著ノ  
モノ、附錄ニ載ス。痞  
肚裏——胃袋ナリ、痞  
ハ腹ノ中ムスボリ痛ム  
病、乃チ胃病ナリ。  
先生曰——欄外曰、此  
章後論本有門人陳九  
川錄六字、陳、朱並同。

學的分——聖人ヨリ常  
人ハ學知的ノ分量多シ  
ト。  
生的分——學知的ヨリ  
モ生知的ノ分量多シ  
ト。

學。不知說好惡從之從箇甚麼。敷英在座曰。誠然。嘗讀先生大學古本序。不知所說何事。及來聽講。許時。乃稍知大意。

于中國裳輩同侍食。先生曰。凡飲食只是要養我身。食了要消化。若徒蓄積在肚裏。便成痞了。如何長得肌膚。後世學者。博聞多識。留滯胸中。皆傷食之病也。

先生曰。聖人亦是學知。衆人亦是生知。問曰。何如。曰。這良知人人皆有。聖人只是保全無些障礙。兢兢業業。兢兢業業。書經。自然不息。便也是

學。只是生的。分數多。所以謂之生知。安行。衆人自孩提之童。莫不完具此知。只是障蔽多。然本體之知。自難泯息。雖問學克治也。只憑他。他者指良知。只是學的分數多。所以謂之

學知利行。

黃以方問。先生格致之說。隨時格物。以致其知。則知是一節之知。非全體之知也。何以到得溥博如天。淵泉如淵地位。二句出中庸。先生曰。人心是天淵。心之本體無所不該。原是一箇天。只爲私欲障礙。則天之本體失了。心之理無窮盡。原是一箇淵。只爲私欲窒塞。則淵之本體失了。如今念念致良知。將此障礙窒塞。一齊去盡。則本體已復。便是天淵了。乃指天以示之。曰。比如面前見天。是昭昭之天。四外見天也。只是昭昭之天。只爲許多房子牆壁遮蔽。便不見天之全體。若撤去房子牆壁。總是一箇天矣。不可道眼前天是昭昭之天。外面又不是昭昭之天也。于此便見一節之知。即全體之知。全體之知。即一節之知。總是一箇本體。已下門人

黃以方——コレヨリ以下十五條ハ黃以方ノ錄スル所ナリ、黃氏、名ハ直、金谿ノ人、業ヲ陽明ニ受ケ、嘉靖二年登第シテ、漳州推官ニ除セラル、致言罪ヲ得テ雷州ニ謫セラレ、赦サレ還リ家甚ダ貧、之ヲ久シウシテ卒ス、隆慶ノ初メ光祿少卿ヲ追贈セラレ。  
溥博——溥博ハ廣闊ナル貌、淵泉ハ靜カニシテ深キ貌。  
昭昭之——昭昭耿耿トシテ明ナル天ナリ、四外ハ屋外ノ廣闊ナル所ヲ云フ。  
房子ハ部屋ナリ。外面又——欄外曰、問本、外面下有「天字」愚案、又字疑當爲「天字」之誤耳、然諸本無異同。

功業氣——功業ハ事業ト功績、氣節ハ氣骨ト節操ナリ。

發憤忘——朱子ノ解釋ニヨレバ、道ヲ得ザレバ、發憤シテ寢食ヲモ忘ルル位ナリ、又道ヲ得レバ喜ビ樂ミテ、心中ムスホレ解ケザル憂チモ忘ルル位ナリト。

擴充到——擴充ハ打チ廣メテ充實スルコト、到底ハ何處マデモ到ルコト。

自拱把——拱ハ兩手ノ第一指ト第二指トニテ圍ムチ云ヒ、把ハ片手ノ一指ト二指トテ圍ムチ云フ、合抱トハ兩手ニテ抱キ圍ム位ノ大キサナリ。

黃直錄。

先生曰。聖賢非無功業氣節。但其循著這天理。則便是道。不可以事功氣節名矣。氣節一作節氣。

發憤忘食。是聖人之志如此。真無有已時。樂以忘憂。是聖人之道如此。真無有戚時。恐不必云得不得也。論語述而篇集注曰。未得則發憤忘食。已得則樂之而忘憂。

先生曰。我輩致知。只是各隨分限所及。今日良知見在如此。只隨今日所知擴充到底。明日良知又有開悟。便從明日所知擴充到底。如此方是精一功夫。與人論學。亦須隨人分限所及。如樹有這些萌芽。只把這些水去灌溉。萌芽再長。便又加水。自拱把以至合抱。灌溉之功。皆是隨其分限所及。若些小萌芽。有一桶水在。盡要傾上。便浸壞他了。

徹根徹——根底マテ徹到スルコト。

勝其繁——綱外曰、諸本繁作煩。聖人須——綱外曰、問本、須作難。子入太——論語八佾篇ニ、子入太廟、每事問、或曰、孰謂三季人之子知禮乎、入太廟、每事問、子問之曰、是禮也トアリ。

問。知行合一。先生曰。此須識我立言宗旨。今人學問。只因知行分作兩件。故有一念發動。雖是不善。然卻未曾行。便不去禁止。我今說箇知行合一。正要人曉得。一念發動處。便即是行了。發動處有不善。就將這不善的念克倒了。須要徹根徹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潛伏在胸中。此是我立言宗旨。

聖人無所不知。只是知箇天理。無所不能。只是能箇天理。聖人本體明白。故事事知箇天理所在。便去盡箇天理。不是本體明後。卻於天下事物。都便知得。便做得來也。天下事物。如名物度數草木鳥獸之類。不勝其繁。聖人須是本體明了。亦何緣能盡知得。但不必知的。聖人自不消求知。其所當知的。聖人自能問人。如子入太廟。每事問之類。先儒

謂雖知亦問敬謹之至。子入太廟。出論語八倍。○先儒集注尹氏之說也。此說不可通。聖人於禮樂名物不必盡知。然他知得一箇天理。便自有許多節文度數出來。不知能問。亦即是天理節文所在。是得本文是禮也之句。

問。先生嘗謂善惡只是一物。善惡兩端。如冰炭相反。如何謂只一物。先生曰。至善者心之本體。本體上才過當些子。便是惡了。不是有一箇善。卻又有一箇惡。來相對也。故善惡只是一物。直因聞先生之說。則知程子所謂善固性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又曰。善惡皆天理。謂之惡者。本非惡。但於本性上過與不及之間耳。明道先生曰。人性氣稟理有善惡。然不是性中元有此兩物相對而生也。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惡。是氣稟自然也。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又曰。善惡皆天理。謂之惡者。本非惡。但或過或不及。便如此。蓋天下無性外之物。本皆善而流於惡耳。其說皆無可疑。

冰炭相——炭ハ火ナリ。氷ハ火ニ接スレバ則チ消エ。火水ヲ得レバ則チ滅ス。兩者相並立セザル義ナリ。

直ハ以方ノ名ナリ。

夾雜——他念ノハサマリ雜リ來ルコト。

修道說——中庸ノ首句。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テ解釋シタルモノニシテ。其見解ハ朱子ト異ナレリ。

先生嘗謂人但得好善如好好色。惡惡如惡惡臭。便是聖人。直初時聞之覺甚易。後體驗得來。此箇功夫著實是難。如一念雖知好善惡。然不知不覺。又夾雜去了。才有夾雜。便不是好善如好好色。惡惡如惡惡臭的心。善能實實的好。是無念不善矣。惡能實實的惡。是無念及惡矣。如何不是聖人。故聖人之學。只是一誠而已。

問。修道說言率性之謂道。屬聖人分上事。修道之謂教。屬賢人分上事。修道說見于和文錄第八卷。而上卷馬子莘問條注載之。先生曰。衆人亦率性也。但率性在聖人分上較多。故率性之謂道。屬聖人事。聖人亦修道也。上文聖人亦是學知之條。下文問聖人條知行二字即是工夫之條。當並考。但修道在賢人分上多。故修道之謂教。屬賢人事。又曰。中庸一書。大抵皆是說修道的。事。故後面凡說君子說顏淵說子路。皆是能修道。

的說小人說賢知愚不肖說庶民皆是不能修道的其他  
言舜文周公仲尼至誠至聖之類則又聖人之自能修道  
者也。

問儒者到三更時分掃蕩胸中思慮空空靜靜與釋氏之靜

只一般兩下皆不用此時何所分別

其主意有存滅之正相反不可不辨先生曰動靜只是一箇那三更時分空空靜

靜的只是存天理即是如今應事接物的心如今應事接

物的心亦是循此天理便是那三更時分空空靜靜的心

故動靜只是一箇分別不得知得動靜合一釋氏毫釐差

處亦自莫揜矣

門人在座有動止甚矜持者先生曰人若矜持太過終是有

弊曰矜持太過何如有弊曰人只有許多精神若專在容

三更時——昔ノ子ノ刻  
ニシテ今ノ夜ノ十二時  
頃ナリ。  
兩下——儒佛兩方ナ  
リ。

動止甚——進退容貌甚  
々莊重ニシテ威儀ナ  
格守スルコト。

直率者——節氣ノナキ  
ソソカシキモノ。

貌上用功則於中心照管不及者多矣有太直率者先生

曰如今講此學卻外面全不檢束又分心與事爲二矣

門人作文送友行問先生曰作文不免費思作了後又一

二日常記在懷曰文字思索亦無害但作了常記在懷則

爲文所累心中有一物矣此則未可也又作詩送人先生

看詩畢謂曰凡作文字要隨我分限所及若說得太過了

亦非修辭立誠矣

文公格物之說只是少頭腦如所謂察之於念慮之微

或問格物說曰若其用力之方則或者之事爲之著或

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此一句不該與求之

文字之中驗之於事爲之著索之講論之際混作一例看

是無輕重也不該該俗語辭猶當字

問有所忿懣一條先生曰忿懣幾件幾件是兼說恐懼好樂憂患朱子

有所忿——大學ノ有  
レ所忿懣則不得其  
正ノ一條ナリ忿懣ハ  
怒ノ情ニシテ人心  
レナキコト能ハズ。

不可有一欄外曰、有  
下、愈、張並有、所字。

著相——事物ニ拘泥執  
著スルコト。

還他トハ彼ニ對シテト  
云フニ同シ。

黃勉叔——此ノ以下十  
一條ハ勉叔ノ錄スル所  
ナリ、勉叔、黃氏、名  
ハ修易、勉叔ハ其字ナ  
リ、鄒貫未ダ詳ナラズ。

不能無者。人心怎能無得。只是不可有耳。凡人忿懣著了一分，意思便怒得過當。非廓然太公之體了。故有所忿懣便不得其正也。如今於凡忿懣等件，只是箇物來順應，不要著一分意思，便心體廓然太公。得其本體之正了。且如出外見人相鬪，其不是的，我心亦怒。然雖怒，卻此心廓然，不會動些子氣。如今怒人亦得如此，方纔是正。

先生嘗言佛氏不著相，其實著了相。吾儒著相，其實不著相。請問曰：佛怕父子累，卻逃了父子；怕君臣累，卻逃了君臣；怕夫婦累，卻逃了夫婦。都是爲箇君臣父子夫婦著了相，便須逃避。如吾儒有箇父子還他，以仁有箇君臣還他，以義有箇夫婦還他，以別。何曾著父子君臣夫婦的相。黃勉叔問：心無惡念時，此心空空蕩蕩的，不知亦須存箇善

腔子裏——心中闇黑ノ  
義ナリ。  
打ハ俗辭、作ノ意アリ。

缸ハ瓶ナリ。

要責效——心中俄ニ光  
明ナラシメント其效ヲ  
責ムルコト。

去尋討——事事物物ノ  
上ニ就イテ、理ヲ討尋  
探求スルコトナリ。

念否。先生曰：既去惡念，便是善念，便復心之本體矣。譬如日光被雲來遮蔽，雲去光已復矣。若惡念既去，又要存箇善念，卽是日光之中添燃一燈。已下門人黃修易錄。問：近來用功亦頗覺妄念不生，但腔子裏黑窶窶的，不知如何打得光明。先生曰：初下手用功，如何腔子裏便得光明，譬如奔流濁水，纔貯在缸裏，初然雖定也，只是昏濁的，須俟澄定既久，自然渣滓盡去，復得清來。汝只要在良知上用功，良知存久，黑窶窶自能光明矣。今便要責效，卻是助長，不成功夫。先生曰：吾教人致良知，在格物上用功，卻是有根本的學問。日長進，一日愈久，愈覺精明。世儒教人，事事物物上去尋討，卻是無根本的學問。方其壯時，雖暫能外面修飾，不見

憔悴——瘦七衰ヒテヤツレ果テルコト。

下面數——據於德、依於仁、於於藝、等ノ句ヲ指ス。

畫采——繪畫ナドノ色彩、所謂修飾ヲ施スコト。

無狀小——無分別ナル痴漢ナリ。

有過。老則精神衰邁。終須放倒。譬如無根之樹。移栽水邊。雖暫時鮮好。終久要憔悴。

問。志於道一章。論語述而篇。子曰。志於道。先生曰。只志道一句。便

含下面數句。功夫自住不得。譬如做此屋。

志于道。是念念要去擇地。鳩材。經營成箇區宅。據德卻是

經畫已成。有可據矣。依仁卻是常常住在區宅內。更不離

去。游藝卻是加些畫采。美此區宅。藝者義也。理之所宜者

也。如誦詩讀書彈琴習射之類。皆所以調習此心。使之熟

於道也。苟不志道而游藝。卻如無狀小子。不先去置造區

宅。只管要去買畫掛做門面。不知將掛在何處。

問。讀書所以調攝此心。不可缺的。但讀之之時。一種科

錄。橫渠先生曰。書以維持此心。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讀書則此心常在。不讀書則終看義理不見。

科目意——所謂試驗ノ問題ナドノ考ガ起ルコト。  
學業——試驗ニ應ズル爲メニスル課業ナリ。  
總有累——欄外曰。張本。總作縱。

印對——眞ナルカ偽ナルカナ相對シ合セテ證スルコト。  
資質庸——性質ハ凡庸下劣ナルコト。  
窮通有命——班彪ノ王命論ニ。窮達有命。吉凶由人トアリ。困窮利達ハ天命ニシテ。人力ノ如何トモ左右シ難キナ云フ。  
制於親——親ニ孝養ヲ盡サン爲メニ。科擧ヲ捨テ去ルコト能ハズトナリ。

目意思牽引而來。不知何以免此。先生曰。只要良知真切。雖做舉業。不爲心累。總有累亦易覺。克之而已。且如讀書時。良知知得強記之心不是。即克去之。有欲速之心不是。即克去之。有誇多鬪靡之心不是。即克去之。如此亦只是終日與聖賢印對。是箇純乎天理之心。任他讀書亦只是調攝此心而已。何累之有。曰。雖蒙開示。奈資質庸下。實難免累。竊聞窮通有命。上智之人。恐不屑此。不肖爲聲利牽纏。甘心爲此。徒自苦耳。欲屏棄之。又制於親。不能舍去。奈何。先生曰。此事歸辭於親者多矣。其實只是無志。志立得時。良知千事萬爲。只是一事。讀書作文。安能累人。人自累於得失耳。因嘆曰。此學不明。不知此處耽閣了幾多英雄漢。

形色天——形色トハ人ノ形體顏色ヲ云フ、手足ノ動作、顏色等ハ皆感情ノ發露ニシテ自然ナリ、故ニ天性ト云フ。

停當トハアテハマルコト。

不可助長——強ヒテ長成増進セシムベカラズト。

問。生之謂性。孟子告子上論之詳而程子卻以是說性近思錄載之是論卷內下文聖人人生知條亦可參考。告子亦說得是。孟子如何非之。先生曰。固是性。但告子認得一邊去了。不曉得頭腦。若曉得頭腦。如此說亦是。孟子亦曰。形色天性也。孟子盡心上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這也是指氣說。又曰。凡人信口說任意行。皆說此是依我心性出來。此是所謂生之謂性。然卻要有過差。若曉得頭腦。依吾良知上說出來。行將去。便自是停當。然良知亦只是這口說這身行。豈能外得氣。別有箇去行去說。故曰。論性不論氣。不論氣不論性。不明。論性明道先生語。氣亦性也。性亦氣也。但須認得頭腦是當。又曰。諸君功夫最不可助長。上智絕少。學者無超入聖人之理。一起一伏。一進一退。自是功夫節次。不可以我前日用得功夫了。今卻不濟。便要矯強做出一箇沒破綻的模樣。

蹶跌トハ俗ニケツマツクト云フ。

得益進德——人ノ毀謗欺慢ニ遭遇セバ、我其レニヨリテ我が非ヲ改ムル故、益モアリ、又德ヲ進ムル資トモナルトノ意。

被累倒——覺ノ爲メニ累ハサレテ倒レルニ至ルコト。  
禹穴ハ古昔禹ヲ葬リシトコロト傳フ、田間禾ハ田ニ植エラレタル稻ナリ、  
范兆期——傳未ダ詳ナラズ。

這便是助長。連前些子功夫都壞了。此非小過。譬如行路的人。遭一蹶跌起來。便走不要欺人。做那不曾跌倒的。樣子出來。諸君只要常常懷箇遁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之心。遁世二句。易文言語。依此良知忍耐做去。不管人非笑。不管人毀謗。不管人榮辱。任他功夫有進有退。我只是這致良知的主宰。不息久久自然有得力處。一切外事亦自能不動。又曰。人若著實用功。隨人毀謗。隨人欺慢。處處得益。處處是進德之資。和文錄四。答陸原靜書曰。今日之多口。就非吾儕動心忍性。砥礪切磋之地。○第五答友人書曰。毀譽榮辱之來。非獨不以動其心。且資之以爲切磋砥礪之地。先生之自修教人。每每如是。若不用功。只是魔也。終被累倒。

先生一日出遊禹穴。顧田間禾。曰。能幾何時。又如此長了。范兆期在傍曰。此只是有根。學問能自植根。亦不患無長。先



反己——自己ヲ反省スルコト。

機括——俗ニ呼吸ト云フ義ニ近シ。

不肯相——象ハ傲慢ノモノナレバ、必ズ舜ニ相下ルガ如キコトハナカルベシト。

生曰。人孰無根。良知即是天植靈根。自生生不息。但著了私累。把此根戕賊蔽塞。不得發生耳。

一友常易動氣責人。先生警之曰。學須反己。若徒責人。只見得人不是。不見自己非。若能反己。方見自己有許多未盡處。奚暇責人。舜能化得象的傲。其機括只是不見象的不

是。孟子離婁上。瞽叟底豫。集注。李氏曰。舜之所以能使瞽叟底豫者。盡事親之道。其爲子之職。不見父母之非而已。又陳了翁曰。彼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者。常始於見有其不是處耳。○謹案。是道也。非獨可施之於君父。凡五倫之交。固無別道矣。是以爲自反慎獨之學也。○書堯典曰。蒸蒸又。不格。姦。朱子以至訓格。先生以正訓。說詳見于下文先生

曰。蒸。蒸條。堯典曰。父頑。母嚚。象傲。必不肯相下。如何感化得他。是友感悔。

是傲人。堯典曰。父頑。母嚚。象傲。必不肯相下。如何感化得他。是友感悔。曰。爾今後只不要去論人之是非。凡當責辯人時。就把做

一件。大己私克去方可。

先生曰。凡朋友問難。縱有淺近粗疎。或露才揚己。皆是病發。

當因其病而藥之可也。不可便懷鄙薄之心。象山集要與張季

鄙之習。謬妄之說。正可哀憐。傷悼。當有開導。扶掖。摧陷廓清之功。乃爲進學之驗。非君子與人爲善之心矣。孟子

問。易朱子主卜筮。程傳主理。何如。程朱易之辨。先儒作朱易先生曰。

卜筮是理。理亦是卜筮。天下之理孰有大於卜筮者乎。只爲後世將卜筮專主在占卦。上看了。所以看得卜筮似小

藝。不知今之師友問答。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之類。皆是卜筮。卜筮者不過求決狐疑。神明吾心而已。決狐疑。史記

之狐疑。○狐性多疑。故曰狐疑。○禮記曲禮曰。卜筮者。先聖王之所以使民信時。日敬鬼神。畏法令也。所以使民決嫌疑。定猶豫也。易是問諸天。人有疑。自信不及。故以易問天。謂人心尚有所涉。惟天不

容僞耳。

黃勉之問。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論語里仁篇語。事事要如此否。

易朱子——易ニ關スル朱子ノ著書ハ、周易本義二十卷、周易啓蒙三卷アリ、程傳トハ伊川ノ易傳四卷ヲ指ス。

有所涉——私欲私情ニ滲ル所アリト。黃勉之——コレヨリ以下六十八條ハ、勉之ノ錄スル所ナリ、勉之名ハ省曾、五岳ト號ス、蘇州ノ人、陽明道ヲ越ニ講ズルヤ、贊ヲ執リ

弟子下ナル、會稽問  
道錄十卷ヲ作ル。會稽問  
無適也。君子ハ親疎  
厚薄ノ別ナク、唯ダ一  
ニ義ノアル所ニ隨フト  
云フ意。

思無邪——詩ハ三百五  
篇アリテ、其中種種雜  
多ノ事ヲ含メドモ、要  
スルニ、邪念ナシト云  
フ一言ヲ以テ斷定スル  
コトガ出來ルト。  
道人心——書經大禹謨  
ニ人心惟危、道心惟微  
トアリ、心ハ人ノ知覺  
中ニ主トナリテ外ニ應  
ズ、其形氣ノ人心ニ發  
シテ公ニナリ難シ、易ク  
シテ私ニナリ難シ、故  
ニ惟危シ、其義理ノ道  
心ニ發スルヤ、明ナリ  
難クシテ昧ミ易シ、故  
ニ惟微ナリト云フ。

故曰微——關外曰、張  
本、微上有二惟字。  
中人以——論語雍也篇  
ニ中人以上、可以語  
レ上也、中人以下、不  
レ可以語上也トアリ、  
中人以下トハ下愚ナル  
モノ、下愚ニハ高尚ナ  
ルコトヲ語リテモ、省  
得セザルガ故、無益ナ  
リト。  
須設設——關外曰、設  
設、象本、字從心、緩  
也。

逝者如——論語子罕篇  
ニ、子在川上、曰、逝  
者如斯夫、不舍晝  
夜トアリ。

先生曰、固是事事要如此、須是識得箇頭腦、乃可。義即是  
良知、曉得良知是箇頭腦、方無執著。且如受人餽送、孟子公孫  
丑下、陳臻問、前日於齊、餽兼金一百章可參考也有今日當受的、他日不當受的、也有今  
日不當受的、他日當受的、倘若執著了今日當受的、便一  
切受去、執著了今日不當受的、便一切不受去、便是適莫、  
便不是良知的本體。如何喚得做義。已下門人黃省曾錄。

問、思無邪一言如何、便蓋得三百篇之義。論語爲政篇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注是魯頌駉篇

先生曰、豈特三百篇六經只此一言便可該貫、以  
至窮古今天下聖賢的話、思無邪一言也可該貫。此外更  
有何說。此是一了百當的功夫。

問道、道心人心。先生曰、率性之謂道、便是道心。但著些人的意  
思、在便是人心。道心本是無聲無臭。故曰、微。依著人心行

去、便有許多不安穩處。故曰、惟危。朱子以效驗說之。先生直以心中當體不安穩者說之。似的切。  
問、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論語雍也篇語愚的人與之語上、尚且不  
進。況不與之語可乎。先生曰、不是聖人、終不與語。聖人的  
心、憂不得人人都做聖人。只是人的資質不同、施教不可  
躡等。中人以下的人、便與他說性說命、他也不省得也。須  
謾謾琢磨他起來。且也。謾字彙。

一友問、讀書不記得如何。先生曰、只要曉得如何、要記得、要  
曉得、已是落第二義了。只要明得自家本體、若徒要記得、  
便不曉得。若徒要曉得、便明不得自家的本體。

問、逝者如斯。論語子罕篇語集注亦說得是當。○孟子離婁篇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說自  
家心性活潑潑地、否。先生曰、然。須要時時用致良知的功  
夫。方才活潑潑地、方才與他川水一般。若須臾間斷、便與

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仁人無求死以成仁。志士仁人其意ハ志士仁人ハ其身ヲ愛シテ、仁道ニ反スル行チセズ、又仁道チ行ハンガ爲メニ其身ヲ殺スコトハ敢テ辭セズト。  
生身命——身體生命ヲ指ス。  
卻去去——欄外曰、卻去丢了、陳、施、俞三本並作都去丢了。  
比干龍——比干ハ殷紂王ノ臣、王ヲ諫メテ三日去ラズ、王怒リテ之ヲ殺ス、龍逢ハ夏桀玉ノ臣、桀ヲ諫ムルヲ以テ死ス。  
叔孫武——事、論語子張篇ニアリ。  
說他不——到底彼ヲ毀リ盡スコト能ハズトノ意。  
象恭色——象恭トハ容貌恭シクシテ、心ノ卑劣ナルモノ、色莊トハ顔色ヲ作りテ君子ヲ装フモノ、何レモ似而非ナル者ヲ云フ。

天地不相似。此是學問極至處。聖人也只如此。  
問志士仁人章。論語衛靈公篇文。先生曰。只爲世上人都把生身命子看得來太重。不問當死不當死。定要宛轉委曲保全。以此把天理卻去丢了。卻去丟。異本傳習錄及陽明要書共作都丟。忍心害理。何者不爲。若違了天理。便與禽獸無異。便偷生在世上。百千年也不過做了千百年的禽獸。學者要於此等處看得明白。比干龍逢只爲他看得分明。所以能成就得他的仁。仁通本作人。一本及要書作仁。與論語合。今從之。

問叔孫武叔毀仲尼。大聖人如何猶不免於毀謗。先生曰。毀謗自外來的。雖聖人如何免得。人只貴於自修。若自己實實落落是箇聖賢。縱然人都毀他。也說他不著。卻若浮雲掠日。如何損得日的。光明若自己是箇象恭色莊不堅不

介的。象恭。書經堯典曰。靜言庸違。象恭。注曰。象恭貌恭而心不然也。○色莊。論語先進篇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注曰。言不可以言貌取人也。縱

然沒一箇人說他。他的惡慝終須一日發露。所以孟子說。

有求全之毀。有不虞之譽。孟子離婁下集注。呂氏曰。行不足以致譽。而偶得譽。是謂不虞之譽。求免於毀而反致毀。

是謂求全之毀。毀譽在外的。安能避得。只要自修何如爾。

劉君亮要在山中靜坐。案。年譜嘉靖三年八月下曰。劉侯有入山靜養之間。

世故屏思慮。養吾靈明。必自驗。至於通晝夜而不息。然後以無情應世。且云於靜求之。似爲徑直。但勿流於空寂而已云云。欲專絕世故屏思慮。偏於虛靜。則恐既已養成空寂之性。雖欲勿流。先生曰。汝若以厭外物之心。去求之靜。是反於空寂。不可得矣。汝若不厭外物。復於靜處涵養。卻

養成一箇驕惰之氣了。汝若不厭外物。復於靜處涵養。卻好。

王汝中省曾侍坐。先生握扇命曰。爾們用扇。續韻。們俗語也。省曾起

對曰。不敢。先生曰。聖人之學。不是這等捆縛苦楚的。捆。字本切冠注。苦楚。取束也。不是粧做道學的模樣。汝中曰。觀仲尼與曾點言

劉君亮——名ハ邦采、師泉ト號ス、性識高明、力ヲ用ケルコト、果銳ナリ、嘉興府同知ニ擢テラル、官ヲ棄チテ歸ル、因ニ下注ノ劉元道ハコレ恐ラクハ別人ナラン。  
王汝中——名ハ幾、龍溪ト號ス、浙ノ山陰ノ人、弱冠ニシテ鄉ニ擧ケラル、業チ陽明ニ受ケ、陽明尤モ之ヲ愛ス、刑部郎中ニ累官ス、神宗ノ朝、八十六歳ニテ卒ス、學者稱シテ緒山先生ト曰フ。  
捆縛苦——捆縛ハ固クシメシバルコト、苦楚ハ苦ミイタムコト、道學的——宋學者風ト云フニ同シ。

寬洪包——氣象ノユル  
チカニ大キク、何モノ  
キモ包擁セザルコトナ  
キコト

志一章略見論語先進卒章。先生曰。然以此章觀之。聖人何等寬洪包含氣象。且為師者。問志於羣弟子。三子皆整頓以對。至於曾點飄飄然不看那三子在眼。自去鼓瑟來。何等狂態。及至言志。又不對師之問目。都是狂言。設在伊川或斥罵起來了。二程外書曰。韓持國與伊川善。暇日同遊西湖。命諸子待長者行。敢笑語如此。韓氏孝謹。行。行次有言貌不莊敬者。伊川回視厲聲叱之曰。汝輩從之風衰矣。持國遂皆逐去之。聖人乃復稱許他。何等氣象。聖人教人。不是箇束縛他。通做一般。只如狂者便從狂處成就他。狷者便從狷處成就他。人之才氣如何同得。

先生語陸元靜曰。元靜少年亦要解五經。志亦好博。但聖人教人。只怕人不簡易。怕人不易簡。上卷愛問。文中子條。此意詳盡。他說的皆是簡易之規。以今人好博之心觀之。卻似聖人教人差了。  
先生曰。孔子無不知而作。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此是聖學。

真血脈路案。一本無此一條。而下文又問此道條。此道至易至簡之條。及孔子曰錄七字終之。以何廷仁條以下為下卷之第一。以右門人陳九川本。論語述而篇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顏子。事見易係辭。

何廷仁黃正之李侯璧汝中德洪侍坐。先生顧而言曰。汝輩學問不得長進。只是未立志。侯璧起而對曰。珙亦願立志。先生曰。難說不立。未是必為聖人之志耳。對曰。願立必為聖人之志。先生曰。爾真有聖人之志。良知上更無不盡。良知上留得些子別念掛帶。便非必為聖人之志矣。洪初聞時。心若未服。洪初要書作。洪初未。知孰是。聽說到此。不覺悚汗。陽明要書曰。此下皆黃省曾錄。然他友皆字。德洪獨名。其為緒山手錄無疑。集說刻耳。

先生曰。良知是造化的精靈。這些精靈。生天生地。成鬼成帝。皆從此出。真是與物無對。人若復得他。完完全全。無少虧欠。自不覺手舞足蹈。不知天地間更有何樂可代。

何廷仁——字ハ性之、  
初名ハ秦、善山ト號ス、  
江西零縣ノ人、性溫厚、  
嘉靖ノ間、鄉舉ヲ以テ  
新會縣ニ知タリ、陽明  
ニ從ヒ學ビテ、其學ヲ  
浙東江西ニ推演ス、南  
京工部主事ニ遷リ、老  
イテ致仕シテ卒ス、著  
善山語錄アリ、李侯璧  
ノ名ハ珙、黃正之、德  
洪ノ傳前ニ出ヅ。

一友靜——關外曰、此條、俞本、載在卷末補遺內。

支解妙——高遠支妙ニ說明シテ、人ノ耳目ヲ驚カサントシタリト。

醫經折——醫者ガ人ノ眩チ、三タビ折ル程ノ經驗ナケレバ、病理ニ通ズルコトガ出來ザルガ如ク、我が致良知ノ說モ屢ニ失敗シテ多クノ苦キ經驗ヲ經テ來タ結果ナリトノ意。

急心——速成的ニナサントスル心。

充實光——可レ欲之謂レ善、有レ諸己之謂レ信、充實之謂レ美、充實而有レ光輝之謂レ大、聖而不可レ知レ之之謂レ神云云トアリ。

還他是——良知ノ是トスル所ニ附キ隨フコト。還是儼——關外曰、關本、運作レ便。

一友靜坐有見馳問。先生答曰。吾昔居滁時。見諸生多務知解口耳。異同無益於得。姑教之靜坐。居滁時年譜正德五年先生三十九歲。告門人曰。悔昔在

貴陽舉知行合一之教。紛紛異同。罔知所入。茲來乃與諸生靜坐。僧寺使自悟性體。願恍恍若有可即者。既又途中寄書曰。前在寺中所云靜坐事。非欲坐禪入定也。蓋因吾輩平日爲事物紛拏。未知爲己。欲以此補小學收放心一段耳。明道云。纔學優須知有用力處。既學便須知有得力處。諸友宜於此處著力。方有進步。異時始有得力處也。

一時窺見光景。頗收近效。久之漸有喜靜厭動。流入枯槁之病。或務爲玄解妙覺。動人聽聞。故邇來只說致良知。良知明白。隨爾去靜處體悟也好。隨爾去事上磨鍊也好。良知本體原是無動無靜的。此便是學問頭腦。我這箇話頭。自滁州到今。亦較過幾番。只是致良知三字無病。醫經折肱。方能察人病理。左傳定公十三年。三折肱知爲良醫。

一友問。功夫欲得此知時時接續。一切應感處。反覺照管不及。若去事上周旋。又覺不見了。如何則可。先生曰。此只認

良知未真。尚有內外之間。我這裏功夫。不由人急心認得。良知頭腦。是當去朴實用功。自會透徹。到此便是內外兩忘。又何心事不合一。內外兩忘。明道先生定性書中語。

又曰。功夫不是透得這箇真機。如何得他充實光輝。出孟子若能透得時。不由爾聰明知解。接得來。須胸中渣滓渾化。不使有毫髮沾帶。帶恐滯字。始得。

先生曰。天命之謂性。命即是性。率性之謂道。性即是道。修道之謂教。道即是教。問如何道即是教。曰。道即是良知。良知原是完完全全的。還是他非的。還他非。是非只依著他。更無有不是處。這良知還是爾的明師。

問。不睹不聞。是說本體。戒慎恐懼。是說功夫。否。先生曰。此處須信得本體原是不睹不聞的。亦原是戒慎恐懼的。戒慎

通乎晝——晝夜之道トハ、陰陽變化ノ道、之レニ通徹シテ知ラザルコトナキニ至ルヲ云フ。向晦宴——夜ニナレバ之レト共ニ宴息スルハ人意ノ然ラシムルニアラズ、天然自然造化ノ常理ナリト。衆竅俱——衆竅ハ身體ニアル九箇ノ孔穴ヲ云フ、耳目鼻口ノ類ナリ、夜ニ至レバ、混沌トシテ見聞知覺スルモノナキガ故ニ、身體中ノ竅モ閉塞スルコト。上下與——聖人ノ德至大ニシテ、上ハ天ニ達シ、下ハ地ニ徹シ、其ノ化育、造化ト類チ同シウスル意。妄思覺——欄外曰、妄思、愈本、作ニ妄想。妄思覺——種ニナル妄念雜慮ニ苦ミ、又夢ニ襲ハルルナリト。即先兆——兆ハ萌ナリ、以前心ノ經驗シタルコトガ、夢トナリテ現ハルルナリ、是先兆ナリ。

恐懼不會在不睹不聞上加得些子見得真時便謂戒慎恐懼是本體不睹不聞是功夫亦得。  
問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易上係先生曰良知原是知晝知夜的又問人睡熟時良知亦不知了曰不知何以一叫便應曰良知常知如何有睡熟時曰向晦宴息。易隨大象曰君子以嚮晦入宴息此亦造化常理夜來天地混沌形色俱泯人亦耳目無所睹聞衆竅俱翕此即良知收斂凝一時天地既開庶物露生人亦耳目有所睹聞衆竅俱闢此即良知妙用發生時可見人心與天地一體故上下與天地同流。孟子盡心上曰夫君子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今人不會宴息夜來不是昏睡即是妄思魔寐曰睡時功夫如何用先生曰知晝即知夜矣日間良知是順應無滯的夜間良知即是收斂凝一的有夢即先兆

有夢近思錄問人心所繫著之事果善夜夢見之莫不害否曰雖是善事心亦是動凡事有朕兆入夢者卻無害捨此皆是妄動

又曰良知在夜氣發的方是本體以其無物欲之雜也學者要使事物紛擾之時常如夜氣一般就是通乎晝夜之道而知

先生曰仙家說到虛聖人豈能虛上加得一毫實佛氏說到無聖人豈能無上加得一毫有但儒家說虛從養生上來佛氏說無從出離生死苦海上來卻於本體上加卻這些子意思在便不是他虛無的本色了便於本體有障礙聖人只是還他良知的本色更不著些子意在良知之虛便是天之太虛良知之無便是太虛之無形日月風雷山川民物凡有貌象形色皆在太虛無形中發用流行未嘗作得天的障礙聖人只是順其良知之發用天地萬物俱在

說到虛——道家ハ虚無恬淡ヲ説キテ、自然ニ復歸セントス。佛家ハ、生滅輪廻ハ是レ無常ナリト説キテ、生死ノ苦樂ヲ脱セントス。

我良知的發用流行中何嘗又有一物超於良知之外能  
 作得障礙和刊文錄第五答南元善書曰夫惟有道之士真其以見其良知之昭  
 明靈覺圓融洞徹廓然與大虛而同體大虛之中何物不有而無一物  
 能為大虛之障礙蓋吾良知之體本自聰明睿知本自寬裕溫柔本自發強剛毅本自  
 齊莊中正文理密察本自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本無富貴之可慕本無貧賤之可憂本  
 無得喪之可欣戚愛憎之可取舍蓋吾之耳而非良知則不能以聽矣又有於聽目  
 而非良知則不能以視矣又有於明心而非良知則不能以思與覺矣又有於睿  
 智然則又有於寬裕溫柔乎又有於發強剛毅乎又有於溥博淵泉而時出之乎

或問釋氏亦務養心然要之不可以治天下何也先生曰吾  
 儒養心未嘗離卻事物只順其天則自然就是功夫釋氏  
 卻要盡絕事物把心看做幻相漸入虛寂去了與世間若  
 無些子交涉所以不可治天下

或問異端先生曰與愚夫愚婦同的是謂同德與愚夫愚婦  
 異的是謂異端孟子離婁下儲子曰王使人謂夫子果有以異  
 於人乎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  
 先生曰孟子不動心與告子不動心所異只在毫釐間告子

謂同德——衆人ノ同ジ  
 ク有スル徳ヲ同徳ト云  
 フ。

是集義——コレ孟子公  
 孫丑上篇ノ其爲氣也、  
 配ニ義與道、無レ是假  
 也、是集義所生者、非ニ  
 義襲而取之也、一句  
 ナ指ス。

性無善——告子ノ語ナ  
 リ、孟子告子上篇ニア  
 リ、食色ハ人ノ自然ノ  
 性ナリ、故ニ之レ善惡  
 ナ以テ律スベカラズト  
 ノ意。

只在不動心上著功孟子便直從此心原不動處分曉心  
 之本體原是不動的只爲所行有不合義便動了孟子不  
 論心之動與不動只是集義所行無不是義此心自然無  
 可動處若告子只要此心不動便是把捉此心將他生生  
 不息之根反阻撓了此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孟子集義工  
 夫自是養得充滿竝無餒歎自是縱橫自在活潑潑地此  
 便是浩然之氣孟子語見  
 公孫丑上。  
 又曰告子病源從性無善無不善上見來性無善無不善雖  
 如此說亦無大差但告子執定看了便有箇無善無不善  
 的性在內有善有惡又在物感上看便有箇物在外卻做  
 兩邊看了便會差無善無不善性原是如此悟得及時只  
 此一句便盡了更無有內外之間告子見一箇性在內見





謂之禮。知此條理，便謂之智。終始是這條理，便謂之信。又曰：目無體，以萬物之色為體。耳無體，以萬物之聲為體。鼻無體，以萬物之臭為體。口無體，以萬物之味為體。心無體，以天地萬物感應之是非為體。

問：殀壽不貳。先生曰：學問功夫，於一切聲利嗜好，俱能脫落。殆盡尚有一種生死念頭，毫髮掛帶，便於全體有未融釋處。人於生死念頭，本從生身命根上帶來，故不易去。若於此處見得破透，得過此心全體，方是流行無礙，方是盡性至命之學。

一友問：欲於靜坐時，將好名好色好貨等根，逐一搽尋掃除。廓清於靜坐之時。上卷一日。恐是剜肉做瘡否？先生正色曰：這是我醫人的方子，真是去得人病根。更有大本事，人過了

從生身——生死ノ考ハ  
生活生命ノ根底ニ基キ  
テ、起リ來ルトノ意

逐一搽——一搜シ求  
メテトノ意

方子——方子ハ唯ダ方  
ト云フニ同シ、乃チ方  
法ヲ云フ

放起——放チ置ケトノ  
義

糊塗——ハツキリトセ  
ズ、曖昧ナルコト

把塵尾——塵尾ハ拂子  
ナリ、塵ト云フ大ナル  
鹿ノ毛ニテ作り、邪ヲ  
拂フモノナリト、提起  
ハ法ヲ提起スルコト

十數年亦還用得著。爾如不用，且放起。不要作壞我的方子。是友愧謝。少間曰：此量非爾事，必吾門稍知意思者，為此說以誤汝。在坐者皆悚然。

一友問：功夫不切。先生曰：學問功夫，我已曾一句道盡。如何今日轉說轉遠，都不著根。對曰：致良知，蓋聞教矣。然亦須講明。先生曰：既知致良知，又何可講明。良知本是明白，實落用功，便是不肯用功。只在語言上轉說轉糊塗。曰：正求講明致之之功。先生曰：此亦須爾自家求。我亦無別法可道。昔有禪師未知為誰。傳燈所載一指和尙打地和尙之徒歎。人來問法，只把塵尾提起。一日其徒將塵尾藏過，試他如何設法。禪師尋塵尾不見，又只空手提起。我這箇良知，就是設法的塵尾。舍了這箇，有何可提得。少間又一友請問功夫切要。先生旁顧曰：我

至誠前——至誠ノ徳チ有スルモノハ、禍福吉凶ノ一切チ前知スルノ義ナリ。幾ハ事變ノシザシナリ。

遇變而——事ノ變化ニ遭遇シテ、能ク身ヲ轉ジテ通ズルコト。

塵尾安在。一時在坐者皆躍然。

或問至誠前知。

中庸曰。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

故至誠如神。先生曰。誠是實理。只是一箇良知。實理之妙用流行。

就是神。其萌動處就是幾。誠神幾曰聖人。誠神幾曰聖人。此周子通書文。聖人不貴。前知禍福之來。雖聖人有所不免。聖人只是知幾。

遇變而通耳。易係辭曰。變而通之。良知無前後。只知得見在的幾。便是一了百了。若有箇前知的心。就是私心。就有趨避利害的。

意。邵子必於前知。謹案。邵子前知之論。至精至微。蓋雖一念心頭之微。其差處不能免於明鏡。○邵子。康節先生也。終是利害。心未盡處。

先生曰。無知無不知。本體原是如此。譬如日未嘗有心照物。而自無物不照。無照無不照。原是日的本體。良知本無知。今卻要有知本無不知。今卻疑有不知。只是信不及耳。

先生曰。惟天下至聖為能聰明睿知。舊看何等玄妙。今看來原是人人自有的耳。原是聰。目原是明。心思原是睿。知聖人只是一能之爾。能處正是良知。衆人不能。只是箇不致知。何等明白簡易。

問。孔子所謂遠慮。周公夜以繼日。與將迎不同。何如。論語衛靈公。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夜以繼日。孟子離婁下曰。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案。遠慮。舊說。就事上說之。故不免於有將迎之病。先生就心上論。故不涉於將迎。而事物亦有其中。○案。近世談先生之學者。多所謂不精思。漫然隨事者。其間有精思之者。卻目以為涉安排。世儒以為頓悟之宗者。亦以是也。先生曰。遠慮不是茫茫蕩蕩去思慮。只是要存這天理。天理在人心。亘古亘今。無有終始。天理即是良知。千思萬慮。只是要致良知。良知愈思愈精明。若不精思。漫然隨事。應去良知便粗了。若只在事上。茫茫蕩蕩去思教做遠慮。便不免有毀譽得喪。人欲攬入其中。就是將迎了。周

惟天下——中庸ノ語ナリ。天下ノ至聖者ハ下ニ臨ミテ決シテ誤ラザルノ聰明睿知チ有ストノ意。

玄妙——幽玄ニシテ微妙ナルコト。

將迎——心ノ物ニ從ヒテ執著スルコト。

先生曰。惟天下至聖為能聰明睿知。舊看何等玄妙。今看來

原是人人自有的耳。原是聰。目原是明。心思原是睿。知聖

人只是一能之爾。能處正是良知。衆人不能。只是箇不致

知。何等明白簡易。

問。孔子所謂遠慮。周公夜以繼日。與將迎不同。何如。論語衛靈公。子曰。人

無遠慮。必有近憂。○夜以繼日。孟子離婁下曰。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案。遠慮。舊說。就事上說之。故不免於有將

迎之病。先生就心上論。故不涉於將迎。而事物亦有其中。○案。近世談先生之學者。多所謂不精思。漫然隨事者。其間有精思之者。卻目以為涉安排。世儒以為頓悟之宗者。亦以是也。

先生曰。遠慮不是茫茫蕩蕩去思慮。只是要存這天

理。天理在人心。亘古亘今。無有終始。天理即是良知。千思

萬慮。只是要致良知。良知愈思愈精明。若不精思。漫然隨

事。應去良知便粗了。若只在事上。茫茫蕩蕩去思教做

遠慮。便不免有毀譽得喪。人欲攬入其中。就是將迎了。周

公終夜以思。只是戒慎不睹，恐懼不聞的功夫。見得時，其氣象與將迎自別。

問。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論語顏淵首章。朱子作效驗說，如何？

先生曰：聖賢只是為己之學，重功夫，不重效驗。仁者以萬物

為體。為體之間。不能一體只是己私未忘，全得仁體，則天下

皆歸於吾仁，就是八荒皆在我闔意。八荒以下六字出呂與叔克己銘。天下皆

與其仁，亦在其中。如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二章語。亦只是

自家不怨，如不怨天不尤人之意。出憲問篇。然家邦無怨於我

亦在其中，但所重不在此。

問。孟子巧力聖智之說，朱子云：三子力有餘而巧不足，何如？

萬章下首章。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又曰：智譬則功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注曰：孔子巧力俱全而聖智兼備。三子則力有餘而巧不足。是以一節雖至於聖而不知不足以及乎時中也。先生曰：三子固有

作效驗——學問ノ效驗ノ義ニシテ、朱子ノ註ニ曰ク、一日克己復禮、則天下之人皆與其仁、極言其效之甚速而至大也云云ト。萬物爲體——綱外曰、張本、爲體間有二字。八荒——八方荒忽極遠ノ地ナリ云フ、闔ハ門内ナリ。

家邦無——此レハ從來學者ガ在レ邦無怨云云ヲ解釋シタルモノナリ。

三子——伯夷、伊尹、柳下惠ノ三人、巧ハ技巧ナリ。

伊尹——名ハ摯、有莘ノ野ニ耕ス、湯ニ聘セラレ、桀ヲ滅シテ天下ヲ定メ、號シテ阿衡ト云フ、太甲三篇ヲ作リテ太甲ヲ誡ム。柳下惠、名ハ展禽、又ノ名ハ獲、字ハ季、魯ノ人ナリ、魯ノ士帥トナル、後黜ケラレテ去ラズ、柳下ニ居リ以テ號トス、惠ハ諡ナリ。

自了然——綱外曰、然了、陳、施、俞三本作了、然、張本、作了瞭然。

力亦有巧。巧力實非兩事。巧亦只在用力處。力而不巧亦

是徒力。三子譬如射。一能步箭。一能馬箭。一能遠箭。他射

得到俱謂之力。中處俱可謂之巧。但步不能馬。馬不能遠。

各有所長。便是才力分限有不同處。孔子則三者皆長。然

孔子之和。只到得柳下惠而極。清只到得伯夷而極。任只

到得伊尹而極。何曾加得些子。若謂三子力有餘而巧不足。則其力反過孔子了。巧力只是發明聖智之義。若識得

聖知本體是何物。便自了然。了然通本作然了。今從異本改之。

先生曰：先天而天弗違，天即良知也。後天而奉天時，良知即

天也。易乾文言曰：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良知只是箇是非之心。是非只是箇好惡。只好惡就盡了。是

非只是非就盡了。萬事萬變。又曰：是非兩字。是箇大規矩。

巧處——即子其知子用  
キルニ巧ナル處ナリ。  
欄外曰、此條、俞本載  
在卷末補遺內。大風  
塵土吹揚、天濛濛  
深下シテ雨降ス  
ト。影影——ホノカニト云  
フ意、彷彿ニ見ユルコ  
ト。這點明——欄外曰、張  
本、點上有二字。

巧處則存乎其人。  
聖人之知。如青天之日。賢人如浮雲。天日。愚人如陰霾。天日。雖有昏明不同。其能辨黑白。則一。雖昏黑夜裏。亦影影見得黑白。就是日之餘光未盡處。困學功夫亦只從這點明處精察去耳。

色象——色彩形象ナ云  
フ。

問。知譬日。欲譬雲。雲雖能蔽日。亦是天之一氣合有的。欲亦莫非人心。合有否。先生曰。喜怒哀懼愛惡欲。謂之七情。七者俱是人心。合有的。但要認得良知明白。比如日光。亦不可指著方所。一隙。通明皆是日光。所在雖雲霧四塞。太虛中色象可辨。亦是日光不滅處。不可以雲能蔽日。教天不要生雲。七情順其自然之流行。皆是良知之用。不可分別善惡。但不可有所著。七情有著。俱謂之欲。俱為良知之蔽。

勘得破——深ク看破シ  
抜クコト、俗辭ナリ。

然纔有著時。良知亦自會覺。覺即蔽去。復其體矣。此處能勘得破。方是簡易透徹功夫。

問。聖人生知安行是自然的。如何有甚功夫。先生曰。知行二字。即是功夫。但有淺深難易之殊耳。良知原是精精明明的。如欲孝親。生知安行的。只是依此良知。實落盡孝而已。學知利行者。只是時時省覺。務要依此良知。盡孝而已。至於困知勉行者。蔽錮已深。雖要依此良知去孝。又為私欲所阻。是以不能。必須加人一己百人十己千之功。方能依此良知。以盡其孝。聖人雖是生知安行。然其心不敢自是。肯做困知勉行的功夫。困知勉行的。卻要思量做生知安行的。事。怎生成得。

問。樂是心之本體。中卷答陸原等書中。樂不知遇大故。於哀哭時。

遇大故——父母君主ナ  
ドノ喪ニ遇フコト。

大哭一——一番ハ一度  
ト云フ義ニアラズ、十  
分哭スルコトナリ。

文王作——文王ハ易ノ  
卦ニ繫ケタル象辭ヲ作  
リ、周公ハ爻ニ繫ケタ  
ル爻辭ヲ作リ、孔子十  
翼ヲ作リシヲ云フ。

連筭——筭ハ算ナリ、  
符ニ至ルマデ抽キ得  
ズト。

公獄——裁判沙汰、訟  
訴ナリ。  
聽之言——陽明裁判セ  
シニ、其言ノ未ダ終ラ  
ザルニ、父子感動シ、  
泣キ叫ビテ退キシト。

此樂還在否。先生曰：須是大哭一番了，方樂。不哭便不樂矣。雖哭此心安處，即是樂也。本體未嘗有動。

問：良知一而已。文王作象，周公繫爻，孔子贊易，何以各自看理不同。先生曰：聖人何能拘得死格。大要出於良知同，便各爲說，何害。且如一園竹，只要同此枝節，便是大同。若拘一定枝節，節節都要高下大小一樣，便非造化妙手矣。汝輩只要去培養良知，良知同更不妨有異處。汝輩若不肯用功，連筭也不會抽得。何處去論枝節。

鄉人有父子訟獄，請訴於先生。侍者欲阻之。先生聽之，言不終辭，其父子相抱慟哭而去。  
年譜正德五年庚午。先生三十九歲。陸廬陵縣知縣。爲政不事威刑，惟以開導人心爲本。民胥悔勝，氣鬪訟至有涕泣而歸者。蓋言此事。○要書評曰：父子不較是非，然此事必其父有偏私，故以此言感動之，又使其子知不可有自是之見。若曲在其子，豈應始可以論枝節。若不用功至筭，亦未抽芽，何以論其枝節也。

柴鳴治——傳未ダ詳ナ  
ラズ。

以睽舜爲訣。○今案是亦一理。然猶未免就事上論，而不知心原同體之仁。過化存神之德者也。夫若此事，先生至孝之所致，而非以言語感動之者。○語類百六卷。紹興有繼母與夫之表弟通，遂爲接腳夫。其子來訴，楊敬仲以爲子訴母不便，朱子告之曰：曾與其父思量否。其父身死，其妻輒棄背，與人私通，而其罪至此。官司若不與根治，則其父得不啣冤於地下乎。追之急，其接腳夫即赴井，其有罪不可掩。○今謹案敬仲之言，知常而不知變。朱文公之論，察理之密，可無以加之。而是聽訟吾猶人者，若先生之事，實使無訟者歟。  
柴鳴治入問曰：先生何言致伊感悔之速。先生曰：我言舜是世間大不孝的，子瞽瞍是世間大慈的，父鳴治愕然請問。先生曰：舜常自以爲大不孝，所以能孝。瞽瞍常自以爲大慈，所以不能慈。瞽瞍只記得舜是我提孩長的，孟子盡心上孩提之童注：二三歲之間，知孩笑可提抱者也。○此言令之孩笑也。今何不曾豫悅我，不知自心已爲後妻所移了。尙謂自家能慈，所以愈不能慈。舜只思父提孩我時如何愛我，今日不愛只是我不能盡孝。孟子萬我竭力耕田，共爲子之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日思所以不能盡孝處，所以愈能孝。及至瞽瞍底豫時，出孟子離婁上：又不過復得此心原慈的本體。

所以後世稱舜是箇古今大孝的子。瞽瞍亦做成箇慈父。先生曰。孔子有鄙夫來問。未嘗先有知識。以應之。其心只空

空而已。但叩他自知的。是非兩端。與之一剖決。子罕篇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注。叩發動也。兩端猶言兩頭。言終始本末。上下精粗。無所不盡。○此注與先生之說異。鄙夫之心

便已了然。鄙夫自知的是非。便是他本來天則。雖聖人聰明。如何可與增減得一毫。他只能自信。夫子與之一剖決。便已竭盡無餘了。若夫子與鄙夫言時。留得些子知識。在。便是不能竭他的良知道體。即有二了。

先生曰。烝烝乂不格姦。本注說象已進進於義。不至大為姦惡。書經堯典曰。有齔在下。曰虞舜云云。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注。惡也。○案。本注兼父母及象。舜徵庸後。象猶日以殺舜。言之。先生特舉象論之也。何大姦惡如之。舜只是自進於乂。以乂薰烝

本注——朱子派蔡沈ノ注ナリ。欄外曰。義當爲善字訛。蔡傳曰。進進以善引此也。微庸——堯ニ微サレテ用ケラレシコト。以乂薰烝——欄外曰。烝他六字。語意較足。善ニ進ムルコト。

動心忍——天ガ舜ノ心ヲ動カシ。氣質上忍ビ難キ所ヲ忍バセ。其不能ナル點ヲ増進シテ。聖賢ノ域ニ達セシメントスルナリ。

戲子——俳優ノ如キモノノ演ズル俗曲俗樂ヲ云フ。

不去正他姦惡。凡文過揜。慝。此是惡人常態。若要指摘他是非。反去激他惡性。舜初時致得象要殺己。亦是要象好的心太急。此就是舜之過處。經過來。乃知功夫只在己。不去責人。所以致得克諧。此是舜動心忍性。增益不能處。孟子告子下曰。舜發於畎畝之中云云。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古人言語俱是自家經歷過。所以說得親切。遺之後世。曲當人情。若非自家經過。如何得他許多苦心處。

先生曰。古樂不作久矣。今之戲子。尙與古樂意思相近。未達請問。先生曰。韶之九成。書益稷。簫韶九成。鳳凰來儀。注。簫韶舜樂之總名也。九成樂以九成。又曰。樂象成者也。故曰成。便是舜的一本戲子。武之九變。武謂大武。武王之樂也。九變即九成也。事見於周禮大司樂。便是武王的一本戲子。聖人一生實事。俱播在樂中。所以有德者聞之。便知他盡善盡美。與盡美未盡善處。論語八佾。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矣。

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孟子公孫丑上。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若後世作樂。只是做些詞調。於民俗風化。絕無關涉。何以化民善俗。今要民俗反朴還淳。取今之戲子。將妖淫詞調俱去了。通書樂章曰。代變新聲。妖淫愁怨。導欲增悲。不能自止。故有賊君棄父。輕生敗倫。不可禁者矣。只取忠臣孝子故事。近思錄教學明童子洒掃應對事長之節。令朝夕歌之。似當有助。使愚俗百姓人人易曉。無意中感激他良知起來。卻於風化有益。然後古樂漸次可復矣。曰。洪要求元聲不可得。案。年譜嘉靖十五年九月下。舒芬曰。必義作易。紀陽氣之初。以為律法。建日冬至之聲。以黃鐘為宮。大簇為商。姑洗為角。林鐘為徵。南呂為羽。應鐘為變宮。蕤賓為變徵。此聲氣之元。五音之正也。○朱子曰。律家最重元聲。恐於古樂亦難復。先生曰。爾說元聲在何處求。對曰。古人制管候氣。恐是求元聲之法。先生曰。若要去葭灰黍粒中求元聲。制管候氣及葭灰黍粒考。上卷問律呂新書條詳之。卻如水底撈月。撈。字彙音。取也。沈如何可得。元聲只在爾心上求。曰。心如何求。先生曰。

悅憚——悅喜ノ情ナリ。  
詩言志——詩ハ總テ心ノ物ニ感シテ發シ、然モ自然ト音律ニ協フ、故ニ詩ハ志ヲ言フト云ヘリ。  
歌永言——歌ハ言語ニ抑揚音節ヲツケテ詠ズルモノナレバ、言ヲ永ウスト云フ。  
依永律——聲ハ宮・商・角・徵・羽ノ五聲ナリ、律ハ六律六呂ヲ云ヒ、皆律呂ヲ以テ五聲ヲ調和ス、故ニ聲ハ永キニ依リ、律ハ聲ニ和スト云ヘリ。

要點化——點化ハ師ヤ友ヤ其ノ他ノモノニヨリテ、感化セラルルヲ云フ。  
解化者——解化ハ自己

古人為治。先養得人心和平。然後作樂。比如在此歌詩。荀子。白帖。蔡邕聞主人琴有殺聲。主人曰。蠅螂捕蟬。吾恐失蟬。故情見乎聲。爾的心氣和平。聽者自然悅懌興起。只此便是元聲之始。書云。詩言志。志便是樂的本。歌永言。歌便是作樂的本。聲依永律和聲。書舜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只要和聲和聲便是制律的本。何嘗求之於外。曰。古人制候氣法。是意何取。先生曰。古人具中和之體。以作樂。我的中和原與天地之氣相應。候天地之氣。協鳳凰之音。前漢曰。制十二筩以聽鳳之鳴。其雄鳴為六。雌鳴亦六。比黃鐘之宮。而皆可以生之。是為律本。不過去驗我的氣果和否。此是成律已後事。非必待此以成律也。今要候灰管。先須定至日。然至日子時。恐又不準。又何處取得準來。先生曰。學問也要點化。但不如自家解化者。自一了百當。不自家。通本作不知作家。今據一本及要書改之。不然亦點化許多不得。

ミツカラガ化スルコト。氣魄——根氣精神ヲ云フ。

人有過——關外曰、此條、龜本載在二卷末補遺內。

役役——カチ勞スル貌。

孔子氣魄極大。凡帝王事業無不一一理會也。只從那心上來。譬如大樹有多少枝葉。也只是根本上用得培養功夫。故自然能如此。非是從枝葉上用功。做得根本也。學者學孔子。不在心上用功。汲汲然去學。那氣魄卻倒做了。上卷

人有過。多於過上用功。就是補甑。其流必歸於文過。甑。陶器。炊飯者。補甑。俗所謂磁器一覺。不可復補治之意。言事之已過者。不可復治之。則當省。所以過之心如何而已。若於過上用功。則如已破之磁而欲補之。以掩其罅。其流必至於文過也。

今人於喫飯時。雖無一事在前。其心常役役不寧。只緣此心忙慣了。所以收攝不住。近思錄三。張橫渠曰。書以維持此心。一時放下。則一時無蓋有業以居之心。就不放。居業易乾。居業易乾。德性有懈。讀書則此心常在。不讀書則終看義理不見。

先生嘆曰。世間知學的人。只有這些病痛打不破。就不是善。琴瑟簡編。近思錄三。張橫渠曰。書以維持此心。一時放下。則一時無蓋有業以居之心。就不放。居業易乾。居業易乾。德性有懈。讀書則此心常在。不讀書則終看義理不見。學者不可。

所惡於上——大學ニ、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云云トアリ。

肯綮——重要ナル所、急所ヲ云フ。

劈頭ハ最初ト云フニ同

與人同。孟子公孫丑上曰。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注。公天下之善而不為私。崇一日。這病痛只是箇好高。不能忘己爾。

問。良知原是中和的。如何卻有過不及。先生曰。知得過不及處。就是中和。所惡於上。大學絜矩章。下文數節可以類推。

先生曰。蘇秦張儀之智。蘇秦張儀共權謀。徒傳並見史記。也是聖人之資。後世事業文章許多。豪傑名家。只是學得儀秦。故智儀秦。學術善。

揣摩人情。無一些不中人肯綮。莊子養生主篇曰。技經肯綮。未嘗注。骨肉相著之處也。故其說不能窮儀秦。亦是窺見得良知妙用處。但用之於不善爾。

或問。未發已發。先生曰。只緣後儒將未發已發分說了。只得劈頭說箇無未發已發。使人自思得之。若說有箇已發未



發聽者依舊落在後儒見解。若真見得無未發已發說箇有未發已發原不妨原有箇未發已發在。問曰未發未嘗不和已發未嘗不中譬如鐘聲未扣不可謂無既扣不可謂有。譬如鐘聲近思錄伊川先生曰冲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云云亦此意。畢竟有箇扣與不扣何如。先生曰未扣時原是驚天動地既扣時也只是寂天寞地。

問古人論性各有異同。

孟子性善出滕文公篇荀子性惡出性惡篇楊子性善惡混出脩身篇韓子性三品出原性告子所說亦

何者乃為定論。先生曰性無定體論亦無定體。有自本體上說者有自發用上說者有自源頭上說者有自流弊處說者總而言之只是這箇性。但所見有淺深爾。若執定一邊便不是了。性之本體原は無善無惡的發用上也原是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的其流弊也原是一定善

古人論性——古來性論  
孔孟性相近也習相遠也云云子思命之謂性云云孟子告子性無善無不善也云云荀子性之惡也云云揚雄人之性善惡混云云韓愈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云云朱子性即理也云云如

一定惡的譬如眼有喜時的眼有怒時的眼直視就是看的眼微視就是觀的眼總而言之只是這箇眼若見得怒時眼就說未嘗有喜的眼見得看時眼就說未嘗有觀的眼皆是執定就知是錯。孟子說性直從源頭上說來亦是說箇大槩如此。荀子性惡之說是從流弊上說來也未可盡說他不是只是見得未精耳。眾人則失了心之本體。問孟子從源頭上說性要人用功在源頭上明徹荀子從流弊說性功夫只在末流上救正便費力了。先生曰然。先生曰用功到精處愈著不得言語說理愈難若著意在精微上全體功夫反蔽泥了。

楊慈湖不為無見又著在無聲無臭上見了。楊慈湖名簡字敬仲象山門人。人一日間古今世界都經過一番。人一日上卷世道日降條可並案。只是人不見

楊慈湖——慈溪人陸象山師事之自一家學ヲナス官ハ秘書郎温州知實誤學士ヲ著甲乙稿昏記只啓蔽等アリ。

羲皇世——太古伏羲氏  
時代ノ世界ナリ。  
雍雍穆穆ハ和キ敬ブ  
貌。穆穆ハ和キ敬ブ  
貌。

羲皇已——人品ノ高キ  
コト、太古伏羲時代ヨ  
リ以上ノ人ト云フ義。  
陶淵明ノ語ニ本ツク。  
薛尚謙——關外曰、此  
條之後、愈本、王本並  
有、問鄉愿一條、諸本多  
闕、年譜則載之、與此  
條合、爲一時事、施本  
與年譜同、但語有詳  
略。  
薛尚謙——鄉謙之、  
馬子莘ノ傳前ニ已ニ出  
ツ、王汝止ハ心齋ト號  
ス、泰州安豐場ノ人、  
學ヲ陽明ニ受ク、而シ  
テ陽明學派ハ長、其宗  
ヲ得タリ、長、布衣ヲ  
以テ起リ、聲名諸弟ノ

耳。夜氣清明時。無視無聽。無思無作。淡然平懷。就是羲皇  
世界。平日時。神清氣朗。雍雍穆穆。就是堯舜世界。日中  
前。禮儀交會。氣象秩然。就是三代世界。日中以後。神氣漸  
昏。往來雜擾。就是春秋戰國世界。漸漸昏夜。萬物寢息。景  
象寂寥。就是人消物盡世界。學者信得良知過。不爲氣所  
亂。便常做箇羲皇已上人。

薛尚謙鄒謙之馬子莘王汝止侍坐因嘆

薛尚謙名侃鄒謙之名守  
益王汝止名良○年譜正

德十五年九月下日。泰州王銀服古冠服執木簡。以二詩爲贊。請見先生。異其人。降階  
迎之。既上坐。問何冠。曰有虞氏冠。問何服。曰老萊子服。曰學老萊子乎。曰然。曰將止學  
服。其服未學。上堂詐跌。掩面啼哭也。銀色動坐漸側。及論致知格物。悟曰。吾人之學。飾  
情抗節。矯諸外。先生之學。精澁極微。得之心者也。遂反服執弟子禮。先生易其名爲良。  
汝止。先生自征寧藩已來。天下謗議益衆。請各言其故。有  
言先生功業勢位日隆。天下忌之者日衆。有言先生之學  
日明。故爲宋儒爭是非者亦日博。有言先生自南都以後

上ニ出ツ。  
征寧藩——陽明、正德  
十四年寧王宸濠ヲ討チ  
テ平定セシメテ云フ。  
自南都——陽明、正德  
十六年、南京兵部尙書  
ニ任セラレ、乃チ此時  
ヨリ從ヒ學ブモノ殊ニ  
衆シ。

同志信從者日衆。而四方排阻者日益力。先生曰。諸君之  
言信皆有之。但吾一段自知處。諸君俱未道及耳。諸友請  
問。先生曰。我在南都已前。尚有些子鄉愿的意思在。  
論語  
陽貨

篇子曰。鄉原之賊也。○原與愿同。謹厚也。鄉原鄉人之愿者也。詳見孟子末篇。○今  
案此條出年譜嘉靖元年二月下而少異。下文曰。鄉愿究其心。忠信廉潔所以媚君子  
也。同流合汙所以媚小人也。其心已破壞矣。故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狂者志存古人。一  
切紛囂俗染。舉不足以累其心。真有鳳凰翔于千仞之意。一克念即聖人矣。惟不克念  
故闕略事情。而行常不掩其不掩。故心向未壞。而庶可與裁。曰鄉愿何以斷其媚世。曰  
自其譏狂狷知之。狂狷不與俗諧。而謂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此鄉愿志也。故  
其所爲皆色取不疑。所以謂之似三代以下。士之取盛名於時者。不過得鄉愿之似而  
已。然究其忠信庸潔。或未免致疑於妻子也。雖欲純乎鄉愿。亦未易得。而況聖人之道  
乎。○與黃宗賢書曰。近與尙謙子莘宗明講孟子鄉愿狂狷一章。頗覺有所警發。○與  
尙謙書曰。前所論鄉愿可熟味也。二字在度時。同志中尙多未徹。○竊案先生屬意於  
狂者。每如此者。蓋以其不飾邊幅。內外無二也。是乃孔孟真血脈矣。若夫恣情直行。外  
爲狂態。以盜名者。德賊之甚。狂者之亦似而非者。晉七賢之類是也。故象山集要第六  
曰。居士極不好狂者。云最敗風俗。只喜狷者。故自  
號又次居士。先生曰。此言亦有味。是亦當以省察。

真非信手行去。更不著些覆藏。我今纔做得箇狂者的胸  
次。使天下之人都說我行不揜言也罷。尙謙出曰。信得此

到看爾——欄外曰、到看、陳本、作、倒看、張本同。  
董蘿石——字、八復宗、陽明二長、ズルコト十四歲、著書省錄求心錄アリ。

張叔謙——名、八元冲、浮峯、ト號ス、越ノ山陰ノ人、性真切純篤、陽明ニ學ブ、嘉靖十七年進士及第ス、官、ハ副都御史ニ至ル。  
丙戌——嘉靖五年ナリ。

如泰山——五嶽ノ一、山東省青州ノ西方ニアリ、以テ陽明ノ人格甚々崇高ナルニ譬フ。  
翦裁剖——欄外曰、翦裁、句絶、剖破、屬下。

以能問——才能アリナガラ才能ナキモノニ問ヒ、知識多ク有シナガラ知識少キモノニ問ヒ、己ニ道アレドモ、無キガ如クニ謙遜シ、徳内ニ充ツレドモ、虚シキガ如クニ自持シ、人ニ侵害セラルルモノ、自ラ省ルノミニテ、人ヲ怨ミ報セズト。

過。方是聖人的真血脈。

先生鍛鍊人處。一言之下。感人最深。一日王汝止出遊歸。先生問曰。遊何見。對曰。見滿街人都是聖人。先生曰。爾看滿街人是聖人。滿街人到看爾是聖人。在到看要書作。又一日董蘿石出遊而歸。見先生曰。今日見一異事。董蘿石年譜嘉靖三年正月下曰海寧董溪號蘿石。以能詩聞於江湖。年六十八。來遊會稽。聞先生講學。以杖肩其瓢笠。詩卷來訪。入門長揖上坐。先生異其氣貌。禮敬之。與之語連日夜。溪有悟。因何秦強納拜。先生與之徜徉山水間。溪日有聞。忻然樂而忘歸。自號從吾道人。○和文錄第七卷。從吾道人記詳之。先生曰。何異。對曰。見滿街人都是聖人。先生曰。此亦常事耳。何足為異。蓋汝止圭角未融。蘿石恍見有悟。故問同答異。皆反其言而進之。洪與黃正之。張叔謙。汝中。丙戌會試歸。為先生道途中講學。有信有不信。先生曰。爾們拏一箇聖人去。與人講學。人見聖人來。都怕走了。如何講得行。須做得箇愚夫愚婦。卷內上文或問異端

條曰。與愚夫愚婦同的是謂同德。與愚夫愚婦異的是謂異端。

方可與人講學。洪又言。今日要見人品高下最易。先生曰。何以見之。對曰。先生譬如泰山。在前。有不知仰者。須是無目人。先生曰。泰山不如平地大。平地有何可見。先生一言。翦裁剖破。終年為外好高之病。在座者莫不悚懼。要書曰。以上五十一條。錢德洪錄。可更考之。

癸未春。癸未。案年譜。是嘉靖二年。先生時五十二歲在越。鄒謙之來。越問學。居數日。先生送別于浮峰。是夕與希淵諸友。移舟宿延壽寺。秉燭夜坐。先生慨悵不已。曰。江濤煙柳。故人倏在百里外矣。一友問曰。先生何念謙之之深也。先生曰。曾子所謂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曾子語。出論語。泰伯篇。若謙之者。良近之矣。

丁亥年九月。先生起復。征思田。將命行。丁亥。案年譜。嘉靖六年。先生五十六歲在越。五月命兼都察院左都

御史征思田。六月疏辭不允。九月壬午發越中。○思田二州名。謂之兩廣。先是廣西田州岑猛爲亂。提督都御史姚鏌征之。猛父子悉擒之。訖遣。目盧蘇王受構衆。煽亂攻陷。思恩。鏌復征之。久弗克。故有此命。○此條與年譜及王龍溪全書所載文字各不同。時德洪與汝中論學。汝中

舉先生教言曰。無善無惡是心之體。有善有惡是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

上卷侃去花間艸條。先生曰。無善無惡是謂至善。並全章

及此下先生曰。先儒條。至善。德洪曰。此意如何。汝中曰。此恐未是

究竟話頭。若說心體是無善無惡。意亦是無善無惡的。意

知亦是無善無惡的。知物是無善無惡的。物矣。若說意有

善惡。畢竟心體還有善惡在。德洪曰。心體是天命之性。原

是無善無惡的。但人有習心意念上見有善惡在。格致誠

正修。此正是復那性體功夫。若原無善惡功夫。亦不消說

矣。是夕侍坐天泉橋。各舉請正。

年譜所載云。幾日。明日先生啓行。晚將入內。聞洪與幾候立庭下。先生復出。使移席天泉橋上。德洪舉與幾辨請問。先生喜曰。正要二君有此一問。我今將行。朋友中更無有論證及此者。二君之見云云。是可以

無善無一之所謂陽明。四言教。心之本體。寂然不動。場合。ハ、絕對的ニシテ、善ヲ以テ名ヅクベキニアラズ、善惡ハ畢竟意ノ發動ニヨリテ生ズ、又善惡正邪ヲ判別スルモシテ善ヲ爲シ、邪ヲ去ルハ、即チ是レ格物ノ工夫ナリトノ意。物是無一欄外曰。物是問。施。俞。張三本。並有亦字。

利根之人——利發ナル人ヲ云フ。

知惡的——欄外曰。施。俞。二本、無的字。

見先生孳孳於講學。教人而不倦之一端。先生曰。我今將行。正要爾們來講破此意。

二君之見。正好相資爲用。不可各執一邊。我這裏接人。原

有此二種。利根之人。直從本源上悟入。人心本體。原是明

瑩無滯的。原是箇未發之中。利根之人。一悟本體。即是功

夫。人已內外一齊俱透了。其次不免有習心。在本體受蔽。

故且教在意念上實落爲善去惡。功夫熟後。渣滓去得盡

時。本體亦明盡了。汝中之見。是我這裏接利根人的。德洪

之見。是我這裏爲其次立法的。二君相取爲用。則中人上

下皆可引入於道。若各執一邊。眼前便有失人。便於道體

各有未盡。既而曰。已後與朋友講學。切不可失了我的宗

旨。無善無惡是心之體。有善有惡是意之動。知善知惡的

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只依我這話頭。隨人指點。自沒

病痛。此原是徹上徹下功夫。利根之人世亦難遇。本體功  
夫一悟盡透。此顏子明道所不敢承當。豈可輕易望人。人  
有習心不教。他在良知上實用為善去惡功夫。只去懸空  
想箇本體。一切事為俱不著實。不過養成一箇虛寂。此箇  
病痛不是小小。不可不早說破。是日德洪汝中俱有省。

先生初一欄外曰。執  
齋以此條為跋。低  
書檢諸本皆平頭。  
但張本低書。案此與  
曰仁錄一條同。當姑  
從諸本。又曰。問本。此  
條後尚有二條。

先生初歸越時。朋友踪跡尙寥落。既後四方來遊者日  
進。癸未年已後。案年譜。正德十六年辛巳。先生五十歲在江西。茲年  
八月至越。癸未嘉靖二年也。先生于時五十二歲。環先  
生而居者比屋。如天妃光相諸刹。天妃山名。○  
光相坊名。每當一室。  
常合食者數十人。夜無臥處。更相就席。歌聲徹昏旦。南  
鎮禹穴陽明洞。諸山遠近。寺刹徒足所到。無非同志游  
寓所在。先生每臨講坐。前後左右環坐而聽者。常不下  
數百人。送往迎來。月無虛日。至有在侍更歲不能遍記。

其姓名者。每臨別。先生常嘆曰。君等雖別不出在天地  
間。苟同此志。吾亦可以忘形似矣。莊子讓王篇曰。養志  
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諸生  
每聽講出門。未嘗不跳躍稱快。嘗聞之同門先輩曰。南  
都以前朋友從遊者雖衆。未有如在越之盛者。此雖講  
學日久孚信漸博。要亦先生之學日進。感召之機。神變  
無方。神變無方。一本無此四字。○  
易係辭。易無方而神無體。亦自有不同也。

此條本與上文列書。今據上卷曰仁跋文之例。低書之。

德洪題言——關外曰：此文原係二續錄之跋，全書載在二卷末，執卷從一本，移之於此，以爲序，非是。當復舊本在二卷末。廣信——今江西省南昌府之東ニアリ，浙江福建ニ接ス。

以憂去——師陽明ノ喪ニ遇ヒシナフ。贊——無益ナル刊刻ヲ云フナリ。不復營——念頭ニ懸ケザルコト。曾子才洵——傳未ダ詳ナラズ。

荆——古ノ郢及ビ江陵ノ地。今ノ湖北省武昌。宣昌二府ノ中間ニア

嘉靖戊子冬。德洪與王汝中奔師喪。嘉靖七年也。先生五十七歲。十一月二十九日卒于南安。事詳見年譜。至廣信。計告同門。約三年收錄遺言。全書三十七計。告同門書曰。去年冬十九日。寬畿西渡錢塘。將北趨殿對。二十二日。有人自廣來傳。夫子已逝。相顧駭怖。不知所出。且將還。庾嶺。聞之。且喜且疑。即日舟迎至蘭溪。傳言。夫子已逝。相顧駭怖。不知所出。且相慰曰。天爲吾道。必無此事。兼程夜抵龍游驛。吏曰。信矣。於十一月二十九日午時。終於江西之南安。聞之。昏殞憤絕。不知所答。又曰。凡我同志。遠者仕者。雖不必居三年。其亦肯間相一聚。以庶幾相期於成乎。踰月之外。喪事少舒。將遣人遍探夫子遺言。及朋友私錄。以續成書。凡我同志。幸於夫子片紙隻語。備錄以示。嗣是而後。每三年。則復遣一人。以哀吾夫子之教言。不至漫逸。一以驗朋友之進足。爲吾不肖者私淑也。荒悖恍惚。不知所云。繼後同門各以所記見遺。洪擇其切於問正者。合所私錄。得若干條。居吳時。將與文錄竝刻矣。適以憂去。未遂。當是時也。四方講學日衆。師門宗旨。既明。若無事於贅刻者。故不復營念。去年同門曾子才。漢得洪手抄。復傍爲采輯。名曰遺言。以刻行於荆。洪讀之。覺當時采錄未精。乃爲刪其重複。削去蕪蔓。存其三之一。名曰傳習續錄。是指自下卷首至前條。復刻。

蕪一今ノ安徽省鳳陽府宿州ノ南ニアリ。沈思長一名ハ龍、古林ト號ス、宣城ノ人、學ヲ歐陽南野及ビ王龍溪ニ受ク、嘉靖中、鄉舉行唐知縣タリ、御史ニ擢テラル、廣西參議ニ至ル。

幾ハキザシ、幾微ナリ、神ハ神妙、神知ナリ。

於寧國之水西精舍。事物紀原。漢明帝立精舍以處攝摩騰。即白馬寺。象山文集。與楊敬仲書云。精舍二字。出後漢包咸傳。其事在建武前。儒者講習之地。用此名甚無歎也。今年夏。洪來遊蕪。蕪音奇。沈君思畏曰。師門之教久行于四方。而獨未及于蕪。蕪之士得讀遺言。若親炙夫子之教。指見良知。若重親日月之光。惟恐傳習之不博。而未以重複之爲繁也。請哀其所逸者。增刻之。若何。洪曰。然。師門致知格物之旨。開示來學。學者躬修默悟。不敢以知解承。而惟以實體得。故吾師終日言是而不憚其煩。學者終日聽是而不厭其數。蓋指示專一。則體悟日精。幾迎於言前。神發於言外。感遇之誠也。今吾師之沒未及三紀。十二年爲紀。三紀三十六年也。自嘉靖七年戊子。至二十五年丙辰。得二十九年。而格言微旨。漸覺淪晦。豈非吾黨身踐之不力。多言有以病之耶。學者之趨不一。師門之

逸藁——陽明ノ本集ニモレタル草稿ナリ。不背者——師說ノ本旨ニ背反セザルモノノ義ナリ。

黃梅尹張君——傳未ダ詳ナラズ。

黃以方——コレヨリ以下二十八條ハ所謂補遺ニシテ、曾才漢ノ採録スル所ナリ、前條德洪ノ書一篇ハ、執齋取リテ以テ、此ノ補遺ノ序トナス。行有餘——論語學而篇ノ語ナリ。禮樂射御書數ノ六ツチ云フ。

教不宣也。乃復取逸藁。采其語之不背者得一卷。采其不背者得一卷。要書一曰。繼又爲之補遺。總名傳習錄。今案。所謂傳習錄者。指上文。而是下乃所謂補遺也。然而其所采。獨黃以方之錄。則是又可疑耳。其餘影響不真。與文錄既載者皆削之。并易中卷爲問答語。其餘是逸藁中所采之餘也。然下文所謂并易中卷云語。不可曉。案中卷八卷。而中卷則移入之書類。是蓋據緒山此語也。然中卷不可移易。以小序分明述之。則此所謂中卷云者。蓋指逸藁之中卷乎。當存疑。以付黃梅尹張君增刻之。庶幾讀者不以知解承。而惟以實體得。則無疑。于是錄矣。嘉靖丙辰夏四月。門人錢德洪拜書于蕪之崇正書院。丙辰。案。年譜。嘉靖三十五年丙辰五月。湖廣兵備僉事沈龍。建仰止祠於宗正書院。祀先生。○錢緒山撰。仰止祠記。

黃以方問。博學於文。爲隨事學。存此天理。然則謂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其說似不相合。先生曰。詩書六藝。皆是天理之發見。文字都包在其中。攷之詩書六藝。皆所以學存此天

學而不——古人ノ道徳ヲ學ビテ、其意義ヲ解サザレバ、聖人ノ道ヲ誣フルモノト云フベシ、常ニ思ヒ解シテモ、古人ノ書ニ就テ學バザレバ、疑念起リテ、斷然タル處置ニ出ヅル能ハズ、則チアヤブムナリ。

理也。不特發見于事爲者方爲文耳。餘力學文亦只博學於文中事。或問學而不思二句。論語爲政。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曰。此亦有爲而言。其實思即學也。學有所疑便須思之。思而不學者。蓋有此等人。只懸空去思。要想出一箇道理。卻不在心上。實用其力。以學存此天理。思與學作兩事做。故有罔與殆之病。其實思只是思其所學。原非兩事也。

先生曰。先儒解格物爲格天下之物。朱子補傳曰。大學之始教。必使學之理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近思致知。程子曰。求之性情固切於身。然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不可不察。今如何去格。縱格得草木來。如何反來誠得自家意。我解格作正字義。物作事字義。大學之所謂身。即耳目口鼻四肢是也。欲修身。便是要目非禮勿視。耳非禮勿聽。口非禮勿言。四肢非禮勿動。要修這箇

所謂身——大學ノ終ニ其身ノ身ヲ指ス。

身。身上如何用得功夫。心者身之主宰。目雖視而所以視者。心也。耳雖聽而所以聽者。心也。口與四肢雖言動而所以言動者。心也。故欲修身。在於體當自家心體。常令廓然大公。無有些子不正處。主宰一正。則發發于目。發發。語本素問。金匱直言論。自無非禮之視。發發于耳。自無非禮之聽。發發于口。與四肢。自無非禮之言動。此便是修身在正其心。然至善者。心之本體也。卷內上文丁亥年條。天泉橋問答及注可并案。心之本體。那有不善。如今要正心。本體上何處用得工。必就心之發動處。纔可著力也。心之發動。不能無不善。故須就此處著力。便是在誠意。如一念發在好善上。便實實落落去好善。一念發在惡惡上。便實實落落去惡惡。意之所發。既無不誠。則其本體如何有不正的。故欲正其心。在誠意工夫到誠意始有著落。



意誠之本——關外曰：關本、意誠作誠意。

處。然誠意之本，又在于致知也。所謂人雖不知，而已所獨知者。此正是吾心良知處。然知得善，卻不依這箇良知便做去。知得不善，卻不依這箇良知便不去做。則這箇良知便遮蔽了。是不能致知也。吾心良知既不能擴充到底，則善雖知好，不能著實好了。惡雖知惡，不能著實惡了。如何得意誠。故致知者，意誠之本也。然亦不是懸空的致知。致知在實事上格。如意在于為善，便就這件事上去為。意在去惡，便就這件事上去不為。去惡固是格，不正以歸於正。為善則不善正了。亦是格，不正以歸於正也。如此則吾心良知無私欲蔽了。得以致其極。而意之所發，好善去惡，無有不誠矣。誠意工夫，實下手處在格物也。若如此格物，人人便做得。人皆可以為堯舜。正在此也。

孟子告子下。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為堯舜。

依晦翁——晦翁，朱子其晚年之號。

當初——最初同。

居夷三——正德元年貴州龍場驛三講。居爾。三年。學問上。大發悟。七。見得此。聖賢。ト。ナ。リ。ト。ノ。意。義。ガ。了。解。セ。ラ。レ。タ。リ。ト。

邵端峯——傳未詳ナラズ。

有諸。孟子曰。然云云。

先生曰。衆人只說格物。要依晦翁。何曾把他的說去用。我著實曾用來。初年與錢友同論做聖賢。要格天下之物。如今安得這等大的力量。因指亭前竹子。令去格看。錢子早夜去窮格竹子的道理。竭其心思。至於三日。便致勞神成疾。當初說他這。是精力不足。某因自去窮格。早夜不得其理。到七日。亦以勞思致疾。遂相與嘆。聖賢是做不得的。是謂學以為聖賢。下文無他。大力量去格物了。及在夷中三年。頗見得此意思。乃知天下之物。本無可格者。其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決然以聖人為人人可到。便自有擔當了。這裏意思。卻要說與諸公知道。

門人有言。邵端峯論童子不能格物。只教以灑掃應對之說。

作攝恭——手下下ケテ  
恭シク敬禮スルコト。

賣柴人——微賤ナルモ  
ノヲ云フ。

知之匪——爾外曰、兩  
知之匪、當從本書上  
作非知之觀。  
知之匪——天下ノ道理  
之ヲ知ルノ艱キニアラ  
ズ、凡テ一之レヲ躬  
ニ行フコトガ艱シトノ  
意。

博學之——中庸ニ博學  
之、審問之、慎思之、

先生曰。灑掃應對就是一件物。童子良知只到此便教去。灑掃應對就是致他這一點良知了。又如童子知畏先生長者。此亦是他良知處。故雖嬉戲中見了先生長者。便去作揖恭敬。是他能格物。以致敬師長之良知了。童子自有童子的格物致知。又曰。我這裏言格物。自童子以至聖人。皆是此等工夫。但聖人格物。便更熟得些子。不消費力。如此格物。雖賣柴人亦是做得。雖公卿大夫以至天子。皆是如此做。

或疑知行不合一。以知之匪艱二句為問。知之匪艱行之惟艱。出書經說命中。先生曰。良知自知原是容易的。只是不能致那良知。便是知之匪艱行之惟艱。門人問曰。知行如何得合一。且如中庸言博學之。又說箇篤行之。分明知行是兩件。先生曰。博學只是事事學存此天理。篤行只是學之不己之意。又問。易學以聚之。又言仁以行之。乾文言曰。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此是如何。先生曰。也是如此。事去學存此天理。則此心更無放失時。故曰。學以聚之。然常常學存此天理。更無私欲間斷。此即是此心不息處。故曰。仁以行之。又問。孔子言。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衛靈公篇曰。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激之。則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激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知行卻是兩箇了。先生曰。說及之。已是行了。但不能常常行。已為私欲間斷。便是仁不能守。又問。心即理之說。程子云。在物為理。近思問心有善惡否。曰。在天為命。在物為理。在人為性。主於身。為心。其實一也。如何謂心即理。先生曰。在物為理。在字上當添一心字。此心在物則為理。如此心在事。父則為孝。在事君則為忠之類。先生因謂之曰。諸君要識得。

明辨之、篤行之トア  
リ、之トハ皆道ヲ指ス  
ナリ。

行之。分明知行是兩件。先生曰。博學只是事事學存此天理。篤行只是學之不己之意。又問。易學以聚之。又言仁以行之。乾文言曰。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此是如何。先生曰。也是如此。事去學存此天理。則此心更無放失時。故曰。學以聚之。然常常學存此天理。更無私欲間斷。此即是此心不息處。故曰。仁以行之。又問。孔子言。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衛靈公篇曰。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激之。則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激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知行卻是兩箇了。先生曰。說及之。已是行了。但不能常常行。已為私欲間斷。便是仁不能守。又問。心即理之說。程子云。在物為理。近思問心有善惡否。曰。在天為命。在物為理。在人為性。主於身。為心。其實一也。如何謂心即理。先生曰。在物為理。在字上當添一心字。此心在物則為理。如此心在事。父則為孝。在事君則為忠之類。先生因謂之曰。諸君要識得。

五伯攘——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ノ五霸ガ夷狄ヲ攘ヒテ、周ノ皇室ヲ尊ブコト。

來外面——外面ノ體裁ヨキヤウニ繕フコト、乃チ見榮テ張ラントスルナリ。

是王道——唐虞三代聖王ノ道ノ眞髓ナリト。

爲物不——道ハ唯ダ一ノミナレドモ、天地間ノ萬物生シテ已マザル、其効用ノ廣大無邊ナルコトハ、到底人知テ以テ測ラザルナリト。

我立言宗旨。我如今說箇心卽理。是如何。只爲世人分心與理爲二。故便有許多病痛。如五伯攘夷狄。尊周室。都是一箇私心。便不當理。人卻說他做得當理。只心有未純。往往悅慕其所爲。要來外面做得好看。卻與心全不相干。分心與理爲二。其流至于伯道之僞。而不自知。故我說箇心卽理。要使知心理是一箇。便來心上做工夫。不去襲義於外。於外通本作於義。今據一本及要書改之。便是王道之眞。此我立言宗旨。又問。聖賢言語許多。如何卻要打做一箇。曰。我不是要打做一箇。如曰夫道一而已矣。孟子滕文公上語。又曰其爲物不二。則其生物不測。則其生物不測。天地聖人皆是一箇。如何二得。心不是一塊血肉。凡知覺處便是心。如耳目之知視聽。手足之知痛癢。此知覺便是心也。

慎獨及——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慎獨ヲ指ス、集義ハ孟子公孫丑上篇ノ是集義所生者。非ニ義ヲ襲取レシモノ也。義ナリ、博約ハ論語雍也篇ノ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ノ博約ヲ云フナリ。於集義——綱外曰、集義博約、句絶、工夫屬下。

以方問曰。先生之說格物。凡中庸之慎獨。及集義博約等說。皆爲格物之事。先生曰。非也。格物卽慎獨卽戒懼。至於集義博約工夫。只一般。不是以那數件都做格物底事。以方問。尊德性一條。中庸第二十八章曰。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吾所以受於天。先生曰。道問學卽所以尊德性也。晦翁言。子靜以尊德性誨人。朱子文集答項平甫書曰。大挺子思以來。教人之法。惟以性事而熹平日所論。卻是問學上多了。所以爲彼學者多持守可觀。而看得義理全不子細。又別說一種杜撰道理。遮蓋不肯放下。而熹自覺。雖於義理上不敢亂說。卻於緊要爲己爲人上。多不得力。今當反身用力去短集長。庶幾不墮一邊耳。某教人。豈不是道問學處多了些子。是分尊德性道問學作兩件。且如今講習討論。下許多工夫。無非只是存此心。不失其德性而已。豈有尊德性。只空空去尊。更不去問學。問學只是空空去問學。更與德性無關涉。如此則不知。今之所以講習討論者。更學何事。

問致廣大二句曰。盡精微即所以致廣大也。道中庸即所以極高明也。蓋心之本體自是廣大。人不能盡精微。則便為私欲所蔽。有不勝其小者矣。故能細微曲折無所不盡。則私意不足以蔽之。自無許多障礙遮隔。如何廣大不致。又問精微還是念慮之精微。是事理之精微。曰念慮之精微。即事理之精微也。

先生曰。今之論性者。紛紛異同。皆是說性。非見性也。見性者。無異同之可言矣。

問聲色貨利。恐良知亦不能無。先生曰。固然。但初學用功。卻須掃除蕩滌。勿使留積。則適然來遇。始不為累。自然順而應之。良知只在聲色貨利上用功。能致得良知精精明。毫髮無蔽。則聲色貨利之交。無非天則流行矣。

適然來——美聲女色  
貨殖利財等——適之遺  
遇スルコト。

人之本——人ノ心ノ本  
體ノ義ナリ。

先生曰。吾與諸公講致知格物。日日是此講。一二十年俱是如此。諸君聽吾言。實去用功。見吾講一番。自覺長進一番。否則只作一場話說。雖聽之亦何用。

先生曰。人之本體。常常是寂然不動的。常常是感而遂通的。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

一友舉佛家以手指顯出問曰。衆曾見否。衆曰。見之。復以手指入袖問曰。衆還見否。衆曰。不見。佛說。還未見性。

此義未明。先生曰。手指有見。有不見。爾之見性。常在人心神。只在有觀。有聞。上馳騫。不在不觀。不聞。上著實用功。

蓋不觀不聞。是良知本體。戒慎恐懼。是致良知的工夫。學者時時刻刻。常觀其所不觀。常聞其所不聞。工夫方有箇實落處。久久成熟後。則不須著力。不待防檢。而真性自不

待防檢——防備警戒  
ヲ檢束スル義ナリ。

馳騫ハ無間ニ走ルコト。